

印度之研究



印度人如果能夠
長期的刻苦奮鬥
跟着他們維一的
領袖甘地向前進
不久就可以脫離

英國而自立如果
他們也信仰三民
主義那末將來的
成功便更大了

陳果夫題



研究印度的內
容應該聯想到
中國前途是
如何的危險

劉健群

題



卷 頭 語

這本貢獻給讀者的書，是我於一九三二年在杭州休養的時期所作。作這本書的原意，是因爲自歐洲大戰以後，世界的重心，已由西歐移至遠東，使這個居歐，亞，非，澳，四洲中間，而又佔全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印度。無論從政治，軍事，或經濟的觀點上來看，都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且因英國資本主義侵略的結果，已造成了民族運動的社會基礎，將成爲世界民族運動最重要的一環，給予我國革命以很大的幫助；故我不辭譴陋，乘這個空閒的時期，就所得的材料，研究之後，加以個人的見地，予以分析，并有所檢討。

但是，英國侵略印度的歷史，已有了三個世紀的悠久。在這過程中所發生的事變非常之多，爲時間所限使我不及一一去考究。好在這本書主要的目的，是分析英國侵略印度的各種方式和政策，以及印度在那種方式和政策之下所起的變化，使我同胞們有所

印度之研究 卷頭語

二

借鑑。

最後，我希望本書的讀者加以諒解和匡正！

干卓 作於杭寓

一九三二，四，二六。

印度之研究目錄

一 緒論

二 印度的地理形勢

三 印度的封建制度

四 印度的等級制度

五 印度的宗教意義

六 印度的鄉村公社

七 印度的土地問題

八 英國征服印度的各種方式與政策

九 印度自英資本主義侵入後所起之種種變化

十 印度自英資本主義侵入後農業上所起之變化

印度之研究 目錄

- 十一 印度自英資本主義侵入後工業上所受之影響
- 十二 英資本主義在印度工業化的意義
- 十三 英資本主義下的印度商業
- 十四 英資本主義下的印度交通機關
- 十五 一九一六年印度立憲派的改良要求
- 十六 大戰前的印度民族運動
- 十七 大戰期中的印度民族運動
- 十八 大戰後十年中的印度民族運動
- 十九 一九三〇年來的印度民族運動
- 二十 甘地主要的社會政策
- 二十一 印度民族運動的前途

印度之研究

一，緒論

一，印度是英帝國主義首要的殖民地，牠一切主權全操於英帝國主義之手，我們研究印度，便應以歷史的眼光對英國資產階級作下列的分析：

第一要分析英國的資產階級，是用那一種方式來剝削印度的民衆，他們從印度民衆身上剝削去的是什麼？他們積極剝削印人的目的是什麼？以及印度的財富，在英帝國主義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有什麼重大的意義。

第二要分析英國的資產階級，是用那一種力量來征服印度的民族，破壞印度原有的經濟與社會的組織，把印度的統治權掠奪到自己的手裏去。

第三要分析印度國民經濟與社會組織被英帝國主義破壞之後，社會所起之變態，及



在此變態中所發生之民族革命運動的意義。

第四要分析英國的資產階級，是用那一種策略來鞏固由印度統治階級手裏奪過去的統治權；并怎樣藉此統治權而運用所有經濟政治軍事的勢力，來壓迫印度繼續不斷而起的民族革命運動，和攫取中國及其他殖民地的利益，而稱霸於全球。

二，印度的財富，從古以來就稱為世界的藏庫。英國因地理上是處於島國的關係，大部份人民從事於海上的貿易；因此，印度就成為英國掠奪并攫取財富的目的地了。經濟學上所稱「資本之原始積累」，就是以此命名。自一七五七至一八五七年一百年間，英國在印度，除以東印度公司壟斷貿易的政策，向下層羣衆獲得意外的利潤之外，還強奪印度上層封建階級的財富，約有一萬萬金盧比，（戰爭賠款）未曾與以絲毫的代價。據英國考據家威廉傑克皮說：「英國當時自印度獲得的財富，總值有十一萬萬金盧比之多。」英國既向印度獲此鉅大的財富為發展工業之基金，又以三萬萬二千萬人口及物產豐富之印度，在其壟斷貿易的條件之下，為其銷售工業品及供給原料的絕好場所。英商社

會經濟，便因此發生重大的變化，從農業國轉入了工業國。并在十八世紀下半期促成工業革命，使工業能迅速的發展起來，適應於市場的需要，形成最先進的帝國主義國家。

三，英國經濟政治軍事的勢力，既如暴風雨般的侵入印度，印度的社會經濟生活，就發生重大的變化。印度是農業的國家，三萬萬二千萬的人口中，農民佔二萬萬三千萬以上。關於從前印度的土地，據玄奘的記載如下：「人民殷樂無戶藉官法，唯耕王地者乃輸地利，欲去便去，欲住便住」。這是分明說那時印度的土地是公有的，人民依照人口與農具的比例耕種國家的土地，每年僅納十一之賦。農民耕而食，織而衣，過着自給的生活。

自英國資本主義侵入印度之後，印度的社會便起了絕大的變化，因為英國一方面煽動印度的封建諸侯，使其脫離中央，致印度的中樞失主。又乘機引誘各封建諸侯，使其互相仇殺，而自已則操縱於其間，以收漁人之利；另一方面則以威力施諸封建諸侯，使其完全屈服，把印度的統治權奪過去。所以我們歸結英國奪取印度統治權的策略，就是

威迫利誘四個字。印度的土地，在這英資本主義操縱之下的封建諸侯混戰當中，不僅是田賦急速的加重，自十一加至六一，加至三一，甚至由三一加至三二，而且很快的由公有制度轉變為私有制度了。自印度的土地轉變為私有制度之後，農民每年既要納政府的田賦，又要納地主的地租，在這雙重剝削之下，已不堪命，而同時又因英資本主義的經濟深入農村，將農民主要的副業手工業，亦淘汰無餘。印度固有的經濟基礎，便因此完全破壞，農民的地主，亦因此發生急速的變動了。自英資本主義直接統治印度之後，田賦雖曾由收穫的三分之二減至三分之一，但他是按地估價，三十年為一易，致印度的田賦隨着農民的收穫增加而增加，使農民永無發展的可能。此外英國在印度更設有種種苛捐和雜稅，如鹽稅，灌溉稅等，直接或間接加在農民的身上。印度的農民在這嚴重侵略和剝削之下，就繼續不斷的從他們自己的農村裏破產出來，成為印度民族革命運動中的主力軍。

在英資本主義經濟強烈侵略之下，印度的城市和鄉村，自然發生階級的分化，新興

的資產階級漸漸的增長起來了。他們所經營的工業，雖遭英國在印度的政府嚴重壓迫；但他們仍在壓迫之下繼續着發展，尤其是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歐洲大戰的時候及戰後的幾年內，發展得異常迅速。他們經濟的力量既一天一天的向前發展，便形成了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運動。

隨着印度的資產階級發展而發展的，就是印度的無產階級，但我們在這裏還有一點須注意的，就是印度的工廠主，不單是印度的資產階級，其十分之九以上，是英國的資產階級，而其工廠裏的工人，則完全是印度的無產階級，因此印度的無產階級在數量上，當然是超出印度本國的資產階級的比例。據一九二六年的調查，在印度工廠中的產業工人。有八百六十萬以上。當然，他們在印度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運動中，是佔很重要的位置。

由這樣看來，英資本主義侵略和剝削印度的結果，就是產生上述三個重要的革命階級。這三個階級，在反帝國主義民族革命運動的鬥爭旗幟之下，必然會聯合一致，發生

偉大的力量。

四，我們在上面已經說明印度在英資本主義無情的侵略和剝削之下，必然會發生印度的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運動。這革命運動，在世界革命或東方民族革命的命運上，都具有很重要的意義，因為英國是最先進的帝國主義，殖民地遍佈全世界。且印度在經濟上是英帝國主義發展的基石，在軍事上是英帝國主義侵略亞歐及澳洲的根據地。在累積上是等於英帝國主義本國的十四倍。在人口上是等於英帝國主義本國的七倍。所以如果印度民族革命運動成功，不僅會給英帝國主義，以致命的打擊。而且會給世界革命及東方民族革命，以很大的幫助。

很明顯的，假使印度的革命成功，其影響不僅在印度的本身，而且及於英帝國主義的全部，使英帝國主義統治下所有的殖民地或自治國，都會高舉他們的民族革命的旗幟，促成不列顛帝國的瓦解。

那時的英帝國主義，既因印度的民族運動的成功，而失却全部或一部最有利的市場

，便不能再以殖民地獲得分外的利潤，分給其本國的無產階級，作爲和緩英國內部的革命運動。同時，他本國的工廠，亦將因市場的失却，而不斷的停閉，把整千整萬的無產階級由工廠中驅逐出來。英國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也會因此而勃興。在這種影響之下，東方諸國如中國，波斯，阿富汗，阿拉伯，朝鮮的民族革命，也格外發展得快而成功得速。

五，關於印度在英帝國主義組織中的重要，我們在上面已經略略的說過，現在再把他提出來研究一下：印度在英帝國主義的組織中，好比一塊巨大的炸藥，而且這塊炸藥有旦夕暴發的危險，換一句話說：印度是不會永久做英國經濟的發源地，及軍事的根據地，而是會與亞洲其他各國的民族革命運動聯合在一條戰線上，要求他自己民族的獨立和自由的。但是，我們切不可忘記或忽視現在英國正在運用他政治上與軍事上的策略，來壓迫印度及其他亞洲各國的民族革命運動，因爲英帝國主義知道亞洲其他任何一國的民族革命運動，都能影響到印度的民族革命運動。同時，印度的民族革命運動，亦能推

進亞洲其他各國的民族革命運動。

我們已經曉得印度不僅是英帝國主義經濟的外府，而且是軍事的根據地。英國有了印度作軍事上的根據地，便能把美國的直布羅陀，馬耳他羣島，亞丁，新加坡，香港，伯馬士敦，諸海軍根據地，完全聯合起來，使他本國的優越艦隊，成爲海上的霸王。凡是由歐洲或非洲經過直布羅陀與蘇彝士運河，或繞非洲南端而達亞洲或澳洲的兩條大道，及以上四洲相互間的交通，無不操在英帝國主義的手上。而印度更爲歐，亞，非，澳，四洲交通的樞紐。從印度向東北可經新加坡，香港，而達中國與日本。向東南可經新加坡而達澳洲，向西可通歐非二洲。

印度距英國六千哩，在地理上適居歐洲與遠東的中間。我們在地圖上亦可看得出這一個居在歐亞二大洲中心地位的印度，在東半球的確是處於極重要的地位。如阿拉伯，波斯，阿富汗，中國，安南，緬甸，暹羅，及南洋羣島，都是環繞他的四圍。所有從非洲東部起，經阿拉伯半島，印度支那半島，達東印度羣島一帶的海面，完全在印度控制

之下。所以英國前任海軍總長哈爾登公傅，關於印度在軍事上的重要，曾經說過以下的幾句話，他說：「從軍事方面看來，印度是英國在亞洲的根據地。如果印度一天在英國統治之下，印度的社會不發生任何危險之時，則英國在亞洲及太平洋一帶經濟上與軍事上之種種利益，也就一天得着保障。」在他這幾句話當中，已經充分的表現印度在英國帝國主義整個利益中所佔的地位了。

六，英帝國主義軍備的實力，建築在什麼地方，也是我們應當研究的問題。英國的軍備實力，是完全建築在他的艦隊上面。過去他的艦隊，比世界上任何強國都佔優勢；但是，他能操海上的霸權，還是因為他在沿海一帶充分供給煤料的煤站，與堅固的軍港，使他的艦隊相互間發生緊密的聯繫與偉大的力量。所以英國在十八與十九世紀的時候，就以武力佔據了歐亞之間沿海一帶許多險要的地方，作他自己的煤站與軍港。其中最重要的直布羅陀，馬耳他，蘇彝士，塞得，亞丁，波爾母，索高得拉羣島，好望角，孟買，及新加坡與香港，英國如能保持上述艦隊的根據地，就能繼續管轄和控制由西歐

至遠東的海道和交通，并能抵禦敵方的艦隊攻擊，這是很明顯的事實。

但是，上面所述的那些非常重要的海軍根據地，都是要靠印度居中作樞紐，把牠們鐵練般的連貫起來。所以如果英國一旦失了印度，則這條由西歐到遠東的海軍鍊鎖就立刻中斷，澳大利亞亦將隨之而失。因為澳大利亞是一個孤立而人烟稀少的海島，全靠英國在印度的艦隊作為保障。所以美國有名的著作家何墨氏曾經這樣的說：「英國如果沒有印度做他軍事上的根據地，他的帝國就要滅亡而不可救藥。即使用盡盎格魯撒克森民族的血和鐵，也不能彌補這個損失」。這就是說，假使英國沒有印度做他在遠東一切利益的保障，而從他自己本國中去調遣軍隊，來應付那許多殖民地反抗的戰爭和外來的攻擊，一定是不可能的。

七，有名的著作家雷文托落夫說：「印度對英最重大的任務，就是使英國能夠在他那裏調遣軍隊向亞洲各國進攻。」這就是說，印度對他自己的主人英帝國主義，另一個重大的幫助，就是英國有在印度境內隨時調遣二十五萬在英國軍官指揮之下的印度軍隊

，作爲進攻亞洲各國的工具。印度的軍隊，雖做英帝國主義侵略的工具，但是一切軍費軍備，都要印度負擔；因此，印度的財富與人民，亦都成爲英帝國主義侵略政策的工具了。

自一八四二年鴉片戰爭以後，沒一次的中英戰爭，英國不是調遣印度的軍隊進攻中國的人民，亦沒有一日英國不是以印度的軍隊駐紮在中國的領土之上。監視并抑制中國人民的行動。當歐戰時，英國曾調遣印度軍隊至歐洲參加作戰者，有一百二十五萬之多，同時，還要印度人民供給軍隊中輸送的驢馬，共計二十萬噸，及軍費一萬萬磅。

八、因英國佔有印度經濟上軍事上優越的地位，而造成今日的霸權，所以燃起其他各帝國主義爭奪印度的野心。十八世紀英法兩國因爭印度的財富，不僅在印度的境內發生繼續不斷的戰爭，即如英法有名的第二次從一六八八年至一七六二年的百年戰爭，其表面上雖則在英國王位繼承的問題，而其實則在爭奪印度的財富。十九世紀俄皇伸張其勢力於中亞細亞，危及英國在印度的地位。英國爲抑制俄國保護印度，乃於一九〇二年

與日本聯盟。旋於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幫助日本打敗俄國，印度乃得轉危爲安。三世紀最著名的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戰，亦就是因爲德國得了土耳其的同意，企圖建築由柏林經伯爾格來得直達保格達的三B大鐵路，使英國的朝野惴惴不安，深懼英國在印度的霸權，時因此而失墜。乃聯合法俄及日美等國打敗德國，把德國預備爭奪印度財富的工具三B鐵路計劃打得粉碎。

我們還要明瞭英國對於印度保護的政策，不但是限於印度境內的隘要，而是凡與印度水陸交通的要道，也一概包括在內。如直布羅陀，馬耳他，埃及，阿拉伯，南非洲，波斯，阿富汗，以及其他英國至印度的交通綫有關係的地方，英國都認爲是印度的軍事保障。如有別國對於這些地方加以侵犯，英國必藉口妨礙他與印度和遠東交通的聯絡而出來干涉。因爲英國知道保護上述的海道，就是保護印度，保護印度。就是保護英國。所以在十九世紀以來，曾不斷的去攻打他所認爲危害這條交通綫上的敵人。

法國自拿破崙當權以後，屢次企圖奪取埃及控制地中海的勢力，而與英國發生激戰

。一八九七年法國佔據尼羅河上游，英國就認為若危害英國在埃及及蘇彝士河的地位，要與法國宣戰，法國知難而退始免了一場惡戰。俄國自大彼得以後，亦就積極尋找不凍的海口，以爲其經濟與軍事之策源地。可是，他由波羅的海出大西洋的一條路，早已爲瑞典與丹麥所封鎖。當然，他最有利的海道，就是由黑海出地中海；但是，英國認俄國這種計劃，是危及英國經地中海達印度的交通，乃於一八五四年至一八五五年聯合土耳其，法蘭西在克里米一役打敗俄國，把黑海實行封鎖了。俄國出地中海的計劃既被英國所遏阻，乃改由中亞細亞向波斯灣及由西伯利亞向日本海猛進；而英國仍認俄國這種計劃，是危及英國至印度的交通，乃於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幫助日本打敗俄國，把俄國向波斯灣與阿富汗伸張的勢力阻住了。英國在前面雖則已利用了他的同盟國日本打敗他自己的敵人俄國；但是，在他的背後又來了一個比俄國更兇猛的敵人德國。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是因英國認德國籌備建築由柏林經伯爾格來得達保格達的大鐵路，是截斷英國至印度的交通而起。

我們在上面這一段歷史看來，可知英國對西方與東方各國軍事上與外交上的政策，是視他們發展的勢力，是否危及英人經地中海至印度交通上的安全為斷。同時，亦可知英國過去助此抑彼或助彼抑此的政策，都是借刀殺敵的政策罷了。

九，英國怎樣防禦印度的北方及西北方，也是我們所應當研究的問題。印度的北方，有最高大的西馬拉耶山，與中國的西藏為界，作他天然的屏障，使英國對於保障印度的問題容易解決。三英國防禦印度西北的政策，自十九世紀以來，為要封鎖印度西北方的交通門戶，如西馬拉耶山一樣的堅固，曾經規定一種奇特的政策，使與印度西北毗連的阿富汗與波斯諸國。作為緩衝國。除英國外，不許其他列強的勢力侵入，并使這些國家，永久保持着野蠻及經濟落後的狀態；因為波斯，阿富汗，及我國的西藏，一天保持着經濟落後和交通閉塞的情形，印度就得一天的安全。

二、印度的地理形勢

我們就印度外面的形勢看來，便可以知道印度是一幅絕無僅有的險要異常的圖畫。他爲亞洲南部的大半島，有一百七十五萬平方哩的面積，與三萬萬二千萬的人口，氣候係熱帶與半熱帶之間。他三面臨海，北有積雪千年高不可仰的喜馬拉耶山，爲他天然的藩籬，阻絕中印度的交通。僅有西北一隅，由喀布爾河至喀拉基海口七百哩的地帶，稍爲低平，遂成爲歷史上，印度與中亞細亞，地中海通商，以及外族侵入的要道。

依照印度地理上的形勢，可以把牠分爲喜馬拉耶山麓的草原帶，印度河與恆河之間的平原帶，特根的高原帶，三個主要的區域：

喜馬拉耶山麓的草原區域，氣候是極不平均。多疾病，多猛獸，交通不便。居民鮮少，都係遊獵的民族，文化的程度非常低下。他們的生活，尚在游牧時代。在未資本主義化以前，發展農業經濟，是絕對不可能的事；但亦有其他經濟的意義：第一因有巨大森林的，既可供給木材，又可保持溶雪的平均，有利於平原區域的農業。第二因容易畜水，成爲印度河及恆河水利與瀑布及水電的淵源。

在印度河與恆河之間的平原區域，土地肥沃，利於農業。而所有印度河與恆河流域的地勢，又甚平坦，交通便利，沃野千里；是以集中於此平原的居民，佔全印度人口半數以上。這個區域，是印度古代文化與經濟的發源地。他的經濟關係與社會形式，可以代表全印度經濟及社會的形式。

特根高原區域，是印度南部的中心地點，是以文德海亞山與東西兩高止山所形成，沿東高止山麓一帶，雖亦有肥沃的土地；但因灌溉困難，須有農業上較高的文化，才能不受天時的影響，他北邊的文德海亞山，自西至東儼然把印度劃分為二，在印度英領以前，鐵道及航路未發達之時，該山實為印度經濟，政治，與軍事統一的障礙物，使印度從古以來未能成爲一個真正統一的國家。

印度的地勢，因有上述三種絕然不同的區別，所以印度社會經濟上發生雨量分配不均的問題。如印度河下流近阿拉伯海之生兒基區域，幾終年無雨。他的土地百分之九十，是全賴人工灌溉。但恆河口之孟加拉，其面積之大，與生兒基相等，而其三個月所下

之雨量，則多於法國十五年所下的雨量。其他如西高止山之西的地區，其一平方生的米突的地方，整年得雨量六米突又二十生的米突。而其東之特根高原，離海面僅九十五啓羅米突，但其一平方生的米突的地方，全年僅得六十五生的米突的雨量。

印度的雨量分配不均，是與季候風有直接的關係，而季候風的方面，又以印度的山脈爲轉移。在印度境內，我們可以看到有兩支方向不同的季候風，一支吹向西北，另一支吹向東北，爲時有四月之久，即六七八九各月，這種季候風是起自印度洋的南部，吹到印度的極南部哥麻林海角，在那裏觸到東西二高止山脈，遂分爲兩支：一支沿着西高止山脈，飽和着多量的水分向北吹去，因無高山攔阻，即沿印度河而上，其水滴在生兒基赤土之上，亦不下降，直達到喜馬拉耶山，才反轉凝結爲雨，成爲灌溉印度西北的水道。另一支則沿着東高止山的方向吹去，浸潤了沿海一帶的土地，他吹到恆河下流的時候，即沿恆河轉向西北吹去，當他轉向西北吹去之後；隨處皆受喜馬拉耶山的攔阻，他所包含的水分，即凝結下降，成爲恆河平原的東南部孟加拉及阿薩密兩省多量灌溉的雨

水。現在我們可以按雨量的充足和稀少，重新把印度區分一下：雨量充分的區域：如孟加拉，阿薩密，及卡利馬腦，與馬拉把爾兩海岸；需要人工灌溉的區域：如恆河中區及印度西北區一帶，雨量稀少甚至絕無的區域：如特根高原及印度河口生兒基赤土。但是雨量充分的區域，還不能担保農民有很好的收成；因為印度下雨的期間，僅為四個月，而在此四個月所下的雨量，又極不平均，常有水患的危險；所以印度農民對於自己的勞動，如同賭博一樣，他們對於自己的收成，是毫無把握，往往因雨量分配與灌溉技術的不平均，在同面積土地上的生產，有百分之五百的相差。英國致察家哥夫爾特見印度的農民對自己的收成毫無把握，就稱他們為「老鐵烈」。「老鐵烈」在英文中的意義，就是拚命運的遊戲。

印度主要的河流，一方面如印度河，另一方面是恆河，這兩條河都是人工灌溉的水道，且河水帶有多量的肥料，對於農業上有很大的意義。惟因這兩河之間的平原，多為河水沖積所成的沙地，易為河水所毀壞，且因季候風的關係，雨量極不平均，河床時有變

遷，成爲水患的危險。這兩河均可由河口而上航八百哩之遙，兩岸沃野千里，適於農作，所以兩河流域，成爲古代印度文化之發展源地。但這兩河不平行，而是斜形互爲直角。這兩河的河口，一在東一在西，相隔甚遠，欲發生交通關係，必要繞過全印度斯坦半島，這當然不是資本主義以前舊式的小船所能來往的，所以印度古代的文化，牠發達的程度，僅限於何面交通時期。印度河流交通的形勢，是恰恰和英國相反，我們曉得英國有無數的河流與海口，并在沿海一帶有很好的航路，可以使所有的內河彼此有很好的交通關係，而印度則完全沒有，此所以英國的文化能後來居上，而印度是四分五裂，陷於殖民地的地位。

印度是農業的國家，在經濟發展的原則上來說，當然是帝國主義侵略的對象。考茨基下帝國主義的定義，就是以工業國侵略農業國爲原則，印度在農業方面出產最豐富的，是米，麥，棉，蔗。在礦業方面埋藏最多的，是鐵，煤，煤油，及其他金屬，這些都是帝國主義必需的營養品。印度農業主要區域，是印度河與恆河流域一帶。產煤的主要

區域，是孟加拉。而其鐵礦則集中於特根高原。但是，目前英國在印度所有的交通機關，都是只圖原料出口及英貨侵入的運輸，而不使印度本地的工業有所發展。英國有名的教授哥爾克爾在他的「印度經濟狀況」一書上說：「假使政府在印度出產原料的熱帶區域，與合於工業理性化的溫帶區域之間，建設大規模賤價的運輸機關，那末，印度就可以發展他自己的工業與農業。」

三、印度的封建制度

印度的封建制度，是亞洲標榜式的封建制度，我們應當研究一下。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亞利亞族自紀元前一五〇〇餘年前以游牧的方式侵入印度之後，即轉入農業時代。他的勢力，沿着恆河由西而東發展，經過長時期的戰爭，才把印度原有土人驅逐至特根高原。當他們驅逐土人佔領印度河與恆河流域的時候，是分為無數的小部落。每一部落，都有他們自己的酋長，戰時為元帥，祭時為祭司。至戰勝土人轉入農業時期之後，

各部落即擁護他們自己的酋長，建立他們自己的國家。所以印度在紀元前千餘年的時候，是有無數的小國存在。他們相互間，時常發生鬥爭，及至紀元前六世紀左右，諸小國中之最強者摩順那伽，即以武力征服諸小國，建立摩健陀王國。而摩健陀王國復分封其功臣於各地，作為王國的藩籬。那些功臣受封的地位，當然是世襲的；因此，那些分封的功臣，遂脫變而為封建諸侯，這就是印度封建制度的源始。

印度封建諸侯的經濟，當然也與西歐一樣，是建築在農民的身上，因為那時的封建諸侯，一方面是軍事上的元帥，政治上的魔王。而另一方面在社會經濟上，就是他所受封區域內的大地主。玄奘所謂「惟耕王田乃輸地利」的王田，就是那時封建諸侯的土地，而所有農民，則都是封建諸侯的勞動者而已。

各封建諸侯既掌握軍事政治的全權，而又操土地的所有權；因此，土地與農民，就是他們的財產。爭奪土地與農民，亦就是封建諸侯普遍而急切的要求。因有這種要求，所以個個封建諸侯，都是盡他的力量，武裝他自己的農民，作爭奪土地，互相撕殺的工

具。

印度封建諸侯那種綿延數千年循環式的互戰，好比我國過去軍閥的混戰。而印度之被外族蹂躪，亦就是因為各封建諸侯互相殘殺，不能團結抵禦外侮。自英人侵入之後，更復從中挑撥，施其鬼域，初則，嗾使各地諸侯，脫離王國，擁兵自立，致中樞日益失墜，俾便乘機蠶食。繼則，於各地諸侯之間，助乙抑甲，助丙抑乙，使其互相仇殺，互相吞併，致政治陷於無政府狀態，人民如同一盤散沙。而英人則操縱於其間，得遂其侵略與殖民之企圖。所以印度的封建諸侯，都是在外族英人利用與支配之下，成爲英人侵略的工具。英國有位科學家色羅在他所著「英國的拓殖」書上說：「印度非亡於英人，而是亡於忠心於英國的印人」。

中間雖曾有賣索爾，刺日普法，摩訶刺陀，西克諸邦的諸侯，因不堪忍受英人的壓迫和侵略，起而作抗英的鬪爭，然終爲英國強大的海陸軍所征服，甚至爲英國所廢黜，而另立其忠馴的走狗。所以現在印度的封建餘孽，都是英國的經紀者。同時，英人亦利

用并保持這舊有的勢力，作爲統治印度土人，及阻抑印度革命的工具；因爲印度的封建餘孽，在政治上最屬世襲的專制政體，他們是在印度總督所派遣的統監或代辦監督之下奉行英政府的命令。他們必須承認英政府爲無上的權威，并須絕對遵守各統監或代辦的言行，而矢其忠貞。他們不能向另一個封建餘孽或外國宣戰或媾和，以及締結任何條約。他們除了每年納巨大的資金於英國的印度政府之外，（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爲八百五十一萬九千盧比）還要各出一定額數的軍隊，（在一九二五年爲二萬七千三百名）在英軍官統率之下，壓迫印度民族運動，并侵略中國及其他的殖民地。

假使封建餘孽中有不遵照上述的種種去奉行，那就稱爲叛亂而被廢黜。英政府亦會對各封建餘孽作以下的宣示：「若汝輩後嗣，能效忠王室，尊重與不列顛政府所締結的條約，則都保留其地位，不加更動。」因此，那些封建餘孽，爲對英政府表示自己的忠誠，便把自己的天良放在背後，而採取最殘酷的手段，去壓迫并剝削他們管轄區域內的土人，以保持一己的地位，渡其「歌姬舞女，唯我所欲」的浪漫生活。而英人對各封

建錄章以往的稗政，更一仍其舊，不使有所改良，以阻塞其民智。從此可知英帝國主義利用印度的封建勢力，來滅亡印度和統治印度，是與過去帝國主義利用中國軍閥的勾當，毫無二致，值得我們深刻的注意。

四、印度的等級制度

阿利亞人最初自中亞細亞侵入印度的時候，就稱自己的人種爲優種，而稱被征服的人種爲劣種，以相對立。及至阿利亞族佔有印度河與恆河流域間之大平原而轉入農業以後，生殖日繁，土地日闢，各部落昔日由酋長一人掌理政治教權，至此乃爲各部落酋長所分任。既久遂成世襲。那些酋長們爲保持子孫世世相承的祿位，於是在國家法律政治及職業的關係基礎上，發出四種不同的等級：第一級，就是世掌宗教祭祀的僧侶；第二級，就是世掌軍政民政的貴族；第三級，就是世爲農工商，從事實業的平民；第四級，就是土人被征服之後，世執賤業的奴隸。

上面這四個等級，在印度是獨佔與世襲的。他們在國家法律政治以及職業的範疇內，是有很嚴格的區分，絲毫不能混亂。同級間雖可互助，異級間却互相排拒，其高級與低級為伍，是引為奇恥大辱，至於異級通婚，則更為稀有之事。

但是，印度這些社會地位不平的等級制度，並不是說，沒有社會經濟關係的基礎；因為僧侶與貴族，就是農民的地主，奴隸的主人，反過來說，農民與奴隸，亦就是僧侶與貴族生產關係上的勞動者。而其在平民一級內，亦如法國大革命時候所謂「第三等級」，即是含有種種階級的混合體，而包括在社會勞動過程關係之基礎上完全不同的農工商三個階級。

印度這種根據法律政治與職業而區分的等級制度，同時因有社會生產的關係，而反映出有階級的意義。所以過去印度的等級鬥爭，就是階級鬥爭之特殊的形式。這種模糊不清的等級制度，亦因之有人稱為階級制度。

這種社會法律政治經濟種種不平等，而互相排拒與仇殺的制度，現在仍然存在着。

據西門委員會的調查，僧侶與貴族的人數約七八百萬，他們壟斷了宗教知識種種的權利。現時印度的政府官吏律師教授，以及一般大工商資本家，差不多都是他們充任。因此，他們與一般農工羣衆的利益，常常居於相反的地位，相互間時起鬥爭，致印度人相互間的感情，非常惡劣，不能團結禦侮。當然，這種情形是給英帝國主義侵入印度以很大的幫助。

現時的革命運動，亦因此種等級與階級的分歧，而影響於政治的立場不同。如國民會議中左右派的對立，以及自治黨，不合作黨，獨立黨，農工黨，共產黨，相互間的對立，致印度的革命運動，受着重大的打擊。所以印度如果欲由英帝國主義壓迫之下解放出來，首先就要把這種等級制度完全消滅，把各種不同的革命勢力完全統一起來，才有成功的可能。從前釋迦牟尼大倡社會平等，無種性之別，無貴賤之分，慈航普渡，同登覺路的教義，亦就是一種宗教性質的社會革命，謀推翻這種人類中社會地位不平等的制度，而另行建設完全平等的新世界。

五、印度的宗教意義

宗教制度，是印度歷史上的一个怪物，他是外族侵略的結晶，也是外族統治印度的一个大勢力。我們現在爲要明白這個制度，就應該先看一看他的背景。

印度自紀元前一千五百餘年，亞利安族由西北侵入算起，受外族的侵略共二十六次之多。這二十六次竟有二十一次被侵入，而每一次的侵入，又都經過長時間的民族戰爭。以嚴格的講起，印度的社會，是不曾有過平安的日子，所以在政治方面，可以說印度從來未有過真正統一的國家，沒有一個能負責任的政府。印度的人民，在這種社會的情形，不用說他們是不安和黑暗極了。被征服者，不僅受盡了如地獄般的奴隸痛苦，而且受盡了因戰爭而起的飢荒死亡流離，以及負擔重稅的慘痛，對於人生的興趣，完全消滅，他們的眼光，便漸漸轉向死後的一條路上去，這種現象，自然是最宜於宗教的傳播，和助長宗教的勢力。

印度是農業的國家，農民佔全人口百分之七十五以上。而其農業的有無收穫，則繫於雨量之平均與否。如果雨量不平均，或則不足，那就會發生飢荒，而農民就要餓死，所以印度農民的命運，就好比賭博一樣；於是，那些超脫現世的痛苦，別尋來生的快樂的宗教邪說，遂乘時而起，而一般愚民更相習成風，視爲福音了。而印度的農民，更因爲沒有科學的智識，他們不曉得季候風與下雨，是受氣候的影響，而誤認了是有鬼神主宰於其間，乃崇拜自然現象，如稱太空之神曰達漢，晝天之神曰密多羅，夜天之神曰婆樓那，雨天之神曰陰陀羅，太陽之神曰羅那，火神曰阿格尼，風神曰婆幽，其他如雲，雷，電，月，牛，蛇，及酒……等三十三神，都爲當時農民所崇拜，從此求神問佛，就成爲印度一般人民的人生觀了。

我們曉得征服印度的民族，都是野蠻而強悍的，他們的頭腦是簡單的，他們的心腸是直爽的。他們需人去啓發他們的思想，去和軟他們鉄石的心腸，去減少他們好殺的獸性，去告訴他們作惡或殺人者死後受刑的慘苦，他們正如一塊肥沃的土地，就因此而成

爲宗教下種的黃金機會了。

我們記得每一次外族侵入印度，都有他自己的政治組織，他爲鞏固他自己的政治組織，團結他自己的部落，就發生一個簡單的精神團體，進而爲一個有系統有階級的組織；於是凡他政治所及的地方，凡他有一個官吏的地方，就有他自己宗教的宣教師。比如一個大城市裏有一個主政的官吏，亦有一個主教的教師。

印度的各種宗教，就在上述的種種基礎上產生的，並且在上述的基礎上日夜長大起來的。我們明白上面所述的種種情形，就能明白印度的各派宗教，都含有政治意義與作用。雖則，不是與侵入之外族完全相符合；可是，在外族侵略與統治的政策上，的確是有很大的關係。

印度各派宗教，既然都有他自己民族的特性，政治的背景，經濟的基礎，與風俗習慣的不同，所以他們相互間發生不斷的鬥爭，其中鬥爭最劇烈的，就是印度教與回教，英人詳究印度各派宗教的情形，遂決定投入旋渦，煽動各派教徒鬥爭，已則爲左右袒於

其間，藉收漁人之利；所以印度的宗教，常被英帝國主義利用，為英帝國主義造成佔有并統治印度的良好機會。

印度固有的印度教徒有二億三千萬，他是亞利亞人所創的吠陀經與波羅門教的化身。印度回教的信徒，僅有七千萬之餘。他是於第十世紀由中亞細亞，阿拉伯一帶侵入印度。這兩教在歷史上與信仰上，都是完全不同，而繼續着鬥爭；因印度教徒所崇拜的母牛，就是回教徒祭祀的犧牲，而回教徒所尊敬的可蘭經，亦就是印度教徒輕蔑的對象。

當一八八五年在孟買開第一次印度國民會議之時，七十二名出席代表中，回教徒祇有二名。一八八六年在加爾各答開第二次印度國民會議之時，四百四十名出席代表中，亦只有回教徒三十三名。及至歐戰爆發以後，這兩教的上層分子才稍見接近。如一九一六年一九一九年兩黨的數度合作，一九二七年的國民會議上選舉回教徒安薩博士為議長，他如同教徒領袖狄亞白基擁護甘地主張。及一九三〇年六月三日，孟買回教徒大示威，接受甘地主張，這都是兩教上層分子為民族解放運動而直接攜手的明證。

但是，這種合作，僅是領袖及一部分的教徒，所以在合作期內，兩教徒的衝突，仍繼續發生。而英帝國主義，爲分化印度的革命勢力起見，更加緊其挑撥并多方收買，使兩教下層羣衆互相鬥爭。^多據西門委員會報告書上的統計，從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七年五月間，這兩教徒因衝突而死者，約四百五十人，受傷者達五千人。這不僅減低和分化民族革命的力量，及破壞兩教上層分子的聯合，而且授英帝國主義以鎮壓暴亂的機會，和不許印度以實行自治的口實。所以這也不僅兩教聯合前途的危機，而也是印度革命前途的危機。

在印度除了這印度教與回教之外，還有佛教，基督教，及耶那，西克，巴希，猶太等宗教。而這些宗教在印度民族革命運動中最有作用的，就是西克教。他有三百二十萬的教徒，他們是慍悍馳名於世，常站在排英運動的前綫而爲印度革命中的主力之一，

六、印度的鄉村公社

印度以農業上技術的落後，雨量的不平均，決定了印度社會的組織，使印度的農民，在生產的過程中團結一起，組織他們的鄉村公社；所以鄉村公社，是印度農民羣衆社會生活的集體組織，他是印度農民羣衆承遺下來的社會分工制度的經濟組織，他是印度土地管領的機關，他是印度土地由公有制度轉入私有制度的橋樑，他是印度封建諸侯與農民羣衆中間聯接的機關，他是印度農民羣衆的德模克拉克西機關，他是鄉村裏行政而兼司法的機關。鄉村公社的組織，通常是由兩院中推出五個領袖所組合而成，他的任務，第一是討論全社有共同利益的事項，如管理灌溉，分配水池，以及公共的牧場，森林，與鄉村的盟家約。其次是維持全社的秩序，替代諸侯徵收賦稅，處理刑事與界線的糾紛。

鄉村公社之內，通常有八個至十二個工人，供給全社農民日常所必需的工業品，如房屋，器具，及衣服。印度古代的手工業，所以非常發達，就是因爲這個緣故。而農民則將自己所剩餘的農產品，供給社內的工人。同時，還有波羅門，掌理全社的祭祀，教

師教育全社的學生，卜巫者預告農民收穫的丰歉，此外，尚有理髮者，牧者，樂者，醫生舞女，詩人等，各司其職，以這些掌理者與互助者而成立了鄉村公社的組織。印度這種簡單市政式的管理機關，是從上古一直傳下來的。鄉村公社以爲一切土地皆爲祖先所有，只可遺傳，不可分割。其經濟組織，則爲純粹自給的制度。其政治組織，除推舉五個委員處理日常事務以外，通常由五十村各推出代表組織會議。會議的職權甚大，可以處理全社人民一切的事務。他們的選舉法，是兩院制，由農民選出代表組織下議院，由工人及僧侶選出代表組織上議院。由此組成的鄉村德模克拉克西制度，不僅是有經濟的意義，而且是由政治的作用，亦不僅是自然經濟，同時亦是包含商品經濟。這種鄉村德模克拉克西制度，在西歐亦甚盛行；如今之瑞士，卽其最顯著之例證。近年瑞士的政權，落在小資產階級之手，逐漸趨向資本主義化；而其始源實爲一大鄉村公社之組織。印度這種鄉村公社，是穩定社會最好的組織，英國在印度的官吏，稱其爲普通農民協作社的組織。

在歐洲各國是封建諸侯消滅鄉村公社，而印度則爲「碩果僅存」，迨至英資本主義的經濟勢力侵入之後，在鄉村裏才發生巨大的變化，動搖公社經濟的基礎。而英人又一方面，自行宣佈將鄉村公社所有的森林，牧場，土地，沒收爲國有的財產，另一方面，取消鄉村公社司法自理之權，代以英人的審判，并執行英國的法律，公社代徵田賦之權，亦被取銷了，替以英政府所委派的官吏；從此，印度徵收田賦，英國便可不經公社同意，而任意決定其所欲得稅的總量。苛捐雜稅，亦便因此增加無已，鄉村公社農民德模克拉克西的制度，亦被破壞無遺。然而，印度的鄉村公社組織上雖被破壞，歷史上的意義，仍舊存在着；所以在將來領導農民反抗英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鬥爭中，還是佔非常重要的地位。

七、印度的土地問題

印度的土地，在第一時期，是全印人所公有的，類似原始的共產社會。在第二時期

，是合族所公有，而共耕共食，頗似氏族共產社會，這時期歷時甚久，由連合產業至鄉村公社初期。第三時期，由公社分給各家族耕種，而定期重分；因土地賦稅日益加重，及人口發展的不平衡，農民不能不定期重分土地，以期平均分担。至重分的方法，是以農具與人口為標準。此種制度，自鄉村公社至現在印度的西北及特根高原，仍然存在著。第四時期，就是土地私有，這個制度，是孕育於鄉村公社，因為鄉村裏，在那時候已發生階級的分化，形成貧富不均的現象。

我們記得，印度的歷史曾告訴我們，當各部落都到了氏族社會的時候，不平衡的傾向，在他們的中間，已經存在了；因為各部落的酋長，既有軍事上的權威，又操貿易上的全權。而且那時候一切的土地，實際上都放在鄉村公社之下；所以在鄉村公社服務的委員與議員，他們所擁有的土地與森林，在數量上與質量上都勝過其他的農民。同時，那些在公社服務的領袖，都握着全社農民的政治，司法，宗教，經濟，的全權。而其中一部份，即由封建諸侯的經紀者，而轉變為封建諸侯的官吏。另一部份，則既有豐富的

農產品，復握有多量之手工製造品，亦遂由自然經濟轉入商品經濟，形成商業的資產階級。那些封建諸侯的官吏，與各部落的酋長，以及新興的商業資產階級，就都是後來的地主階級。

我們現在來研究印度封建諸侯怎樣徵收自然地租，就是在每一鄉村公社之內，都有一塊公地，通常是在每十塊土地之內，有一塊是公地，那塊公地，是以全公社的勞動力來耕耘，而以其全數的收成交與土酋，由土酋轉交諸侯，這就是所謂十一收租，印度這種土地制度，是與我國的井田制相彷彿。

若果我們還記得印度與外國通商的大道，及歐亞兩洲對印度貿易中最需要最寶貴的農產品，是香料，染料，胡椒；那，末我們就很容易了解那些諸侯從農民身上取得的地租自然品，香料，染料，胡椒等，若能夠多剝削一分，則便能多換得一分外國貨，過其更奢侈的生活。所以印度的封建諸侯，從農民剝削自然品的增加，（就是增加田賦）是與資本主義侵入的增加，成正比例的。

封建諸侯增加賦稅，剝削農民的方式，比如從前鄉村公社的土地，每十塊之內，有一塊爲諸侯耕種，而現在則不然，於公社的土地，每六塊之中，或三塊之中二塊之中，要有一塊，是爲諸侯耕種了，這就是六一，三一，或二一收租，亦卽田賦增加的意義。後來諸侯向農民徵收農產品的方法，亦不要再由公社代徵，而直接派其屬吏至各鄉村按戶徵收，若果農民從前祇須以其收穫十二分之一或十分之一繳納於封建諸侯，而在英資本主義經濟侵入之後，十六十七世紀的莫臥兒帝國，就要徵收農民全部收成之一半了。若果從前是以自然經濟的方式徵收田賦，而現在則改以貨幣的方式徵收了；因爲以貨幣的方式，對農民的剝削，更爲厲害，諸侯的收入，亦更爲豐富。若果從前祇徵收土地的生產品，至此就無孔不入，凡土地，手工業品，各種牲畜，及公社內其他的出產品，亦無一物不要納稅了。同時，產生出無數的丈量官，登記員，徵收員等等；因爲增加這些官吏，能給封建諸侯以很大的實際裨益。

在莫臥兒帝國時代，地稅的收入，爲國庫總數百分之七十，卽此可知莫臥帝國及各

封建諸候的生命，是完全依靠於農民的身上，并以榨取農民以求生存，而農民因封建更諸候在英資本主義指揮之下，表演暴戾和殘酷的國內戰爭，以致流離失所。同時，因英資本主義的經濟，如暴風雨般的侵入鄉村，把鄉村裏的農民破產出來，成爲廣大的僱農或孤苦的漂泊者，給封建諸候以致命的打擊。

八、英國征服印度的各種方式與政策

自葡人霍特曼於一五九六年繞好望角而達印度之後，英國的亨商人及英在土耳其貿易公司裏的商人，即瘋狂似的尋找直達印度的航路，他們深信地圓之說，以爲葡人能繞南非洲直達印度，他們亦可繞北歐洲直達印度，因此他們向北發展的希望非常之切，但均成泡影，僅爲英國歷史上一件饒有興趣的故事而已。及西班牙人環航地球成功，歐印間的航禁開放之後，英人就如黃犬逐臭般的侵入印度了。起首他們是在西高止山以西馬拉巴海岸之古拉特一帶經營，至一六一二年英人與古拉特政府締約，得與蘇拉特等處通

商，并在蘇拉特建設商館，這就成爲後來一六六〇年倫敦商人東印度貿易公司的基點。

英人自在印度建立商館之後，卽利用印人仇恨葡萄牙與荷蘭人橫暴的心理，而煽動他們反抗葡萄牙，他自己則坐收漁人之利，所以英人在那時所遇到的障礙很少。嗣後一六二三年英葡之戰，把葡人打敗之後，他的勢力就積極的向印度的東方發展。那時他們知道印度莫臥兒帝國與封建諸侯相互間的政治關係非常薄弱，乃初則，引誘封建諸侯脫離帝國，使其中樞失主，屬國離散。繼則，煽動封建諸侯內戰，已則左右袒於其間，昨日助乙抑甲，今日助丙抑乙，明日復助甲抑丙，造成封建諸侯循環式的混戰，使印度經濟陷於窮竭與破產，政治陷於無政府之狀態，以遂其經濟與政治侵略的企圖。他們這種借刀殺人及兩面快刀的政策，後來就成爲英帝國主義侵略的傳統政策了。

現在我們來研究於一六六〇年正式成立的倫敦商人東印度貿易公司的內容是怎樣他在英帝國主義佔有印度的過程中有什麼作用。他的組織，當初是二百十七個股東，六萬八千萬磅的資本，得英女王伊利薩伯的特許而成立的，五百萬磅的股東，於大會中才

有一票的表決權，每年開會四次，從二千磅以上的股東中選出二十四人經理公司的事務。他的作用，不僅是握住英國在印度經濟的全權，而且是兼理英國在印度的政治司法，并操軍事的全權。這種以貿易公司機關，兼理政治司法并操軍事全權的組織，在歷史上自然是一種特殊的形式。

自該公司成立以後，英國對印度的貿易，完全為該公司所壟斷。而該公司又不僅壟斷英國在印度的貿易，而且壟斷印人對外的一切貿易，不許印人與該公司以外之外人通商。其貿易的政策，是以先填款與印人，并先斷好一定的價格，（當然是在價值之下。）而購其貨物，不因經濟的條件變更而有所變更。此種掠奪與剝削的策略，就是他們牟利與致富的捷徑。

英東印度公司這種掠奪式的經濟侵略，引起印人極端的憤恨，時在法人暗助之下，作抗英的運動。同時，英國亦亟謀確立其在印度的領土，而增加其收入。乃即藉端派遣兵艦十艘，兵士六百人，會同在喀丁拉薩的陸軍四百名，謀佔孟加拉灣東北的齊培崗，

爲侵入印度的根據地。一六八六年十月，英國的海陸軍至呼格里，遂與莫臥兒帝國的軍隊大起衝突。那時，莫臥兒帝國的軍隊，內有民衆一致抗英的運動作聲援，外有法國暗地的接濟作後盾；所以連戰皆捷，所有英國佔有的帕特那，科新巴則，及蘇帕特諸地，相繼克復，孟買亦被重圍，英國在印度的地位，有根本動搖的危險。但是，印度因爲沒有海軍，致所有的海口，都被英國強大的海軍所封鎖。同時，莫臥兒帝國的內部，亦發生重大的變化。在這嚴重的形勢之下，莫臥兒帝國便完全屈服了，遂於一六九〇年與英議和。在這議和的結果，英國除了獲得鉅大的賠款之外，還得到關於通商更有利的轉讓，并得在恆河出口處最重要的三角洲，建立英國的殖民地，作爲侵略號稱印度天府的孟加拉與恆河流域的根據地。英印這一次戰爭的結果，可說是把英國領有印度的工作，打下了一個很深的基礎。

英東印度公司，既以挑撥離間的政策，造成印度中樞失主，諸侯混戰，形成無政府的狀態，復於一六九〇年的和約內，得有三角洲爲佔有印度的根據地。乃不斷的對孟加

拉政府施以重量的壓迫；結果，引起孟加拉政府聯法而抗英。當時英人被孟加拉政府所入黑房囚死者一百二十三人，法印聯軍與英人戰至一七五七年，於普拉西最後一役，英軍大勝，締結和約驅逐法人之勢力於孟加拉之外。從此，孟加拉遂處於英人勢力保護之下，英人握住印度貿易的霸權，印度的財富就如洪水般的流入英國了。而英國復利用其本國所產的煤鐵，及由印度剝削去的財富，即於一七六〇年，轉入工業革命，造成十八十九兩世紀的黃金時代。當時英人與孟加拉政府所締結的條約，在第二條上說：「雙方締結攻守同盟，以抗拒任何敵人。」，第三條上說：「所有法國商館財產等，概行歸移英有，此後并不許法國在孟加拉，貝哈爾，烏德三省的 anywhere 地方有居住情事」。

英人從普拉西大戰把法國打敗之後，在印度舞台上，雖然再沒有與英爭奪霸權的第二個國家。然而印人以迭次失敗，及英人之得寸進尺，已個個慌於亡國之痛，乃前仆後起，與英人作不斷的抗戰；同時孟加拉政府，亦不堪英東印度公司的壓迫，而於一七六四年在莫臥兒帝國指揮之下，與烏德諸邦聯合，作抗英的鬥爭。但因各地政府之間，

及政府與人民之間，沒有切實的聯繫；故至一七六五年巴克薩一役，即爲英人所敗，莫臥兒帝阿拉沙知各邦擣貳，大勢已去，乃要求停戰，割孟加拉，貝哈爾，奧理薩三省，歸東印度公司所有。同年，烏德亦入於東印度公司保護之下。英人至此乃，視印度爲囊物，而採取更積極的政策前進。

一七六五年英國既以武力奪得孟加拉，貝哈爾，奧理薩等三省要地，遂分三路向南印中印北印積極侵入。而其東印度公司亦於一七七三年加以改組，置英政府監督之下。公司則專理內政財政，而軍事則另設總督統率海陸軍，以便積極進攻。同時，創設種種苛政，以英國官吏代替各地諸侯的稅吏，往各縣道收稅，并增設種種苛政，以剝削印人。此外，更創英籍法庭，作爲壓迫印民的工具。因此，英人縱欲自恣，肆無忌憚，而其殘酷貪婪，則尤爲前所未有。結果，引起印度諸邦與人民不斷的抗戰。

他向南印發展的勢力，如暴風雨般的搖動了南印諸邦的命運，與法國在南印殘餘的勢力，使他們惴惴不安而合力抗英，南印的買索爾諸邦，因得法國之助，即於一七六七

牟起而與英人作戰，是謂賈索爾戰役。這戰爭繼續至一八〇一年才被撲滅，英東印度公司就正式併有南印。

莫臥兒帝國末葉，印度諸邦中是算摩訶刺陀為最強。他握中印度的霸權；他乘賈索爾戰爭起而抗英。前後大戰凡三次，至一八一九年，摩訶刺陀族完全失敗，中印度特根高原，遂為英東印度公司所佔有。

與摩訶刺陀同時而起作抗英的戰爭，就是盤據恆河上游的西克族。當一八一四年英人與尼泊爾戰爭爆發之後，西克族更聯合其他諸邦相偕而起，作抗英的鬥爭。至一八一六年尼泊爾戰敗言和，北印諸邦亦因戰敗解體；於是時抗英的勢力，仍埋伏於各地，有隨時發作的可能。果然，及至一八四五年西克族抗英的戰爭，就乘時復起，自一八四五年至一八四九年，戰事非常激烈，英軍死亡枕藉，陷入極困難的地位，惟最後古拉特一役，西克軍完全被包圍消滅，北印度亦遂為英東印度公司正式所佔有，至此英國以武力統一印度的局勢乃告成功。

英國既以武力次第征服全印度，而其東印度公司亦已於一八三三年改組；因此，印度完全開放，而為英全國臣人侵略和剝削的唯一對象。而他們侵略和剝削的方法，至此愈加高妙，愈加厲害。同時，公司的措施，亦愈乖方。英籍的官吏，亦愈貪婪；是以怨聲載道，民不聊生。各地封建殘餘的武裝勢力，與所有農工商學各界的民衆，即於一八五六年實行大聯合，與英人作廣大而英勇的民族鬭爭。這種偉大而含有民族革命意義的戰爭，經過三年之久，雖為英帝國主義殘忍的手段所撲滅，但確有歷史的意義；因為在這一鬥爭的當中，已充分的表現印人抗英的勇氣，與英人殘忍的政策了。

經過這一次一八五六年至一八五八年的戰爭，印度抗英的民族運動，遂由沸點降至水點，都惴惴於英人的權威之下了。同時，英政府亦認東印度公司在政治上無力制止印人的抗英運動，乃於一八五八年八月，將東印度公司最後的一線命脈亦斬斷了。英東印度公司，經此便成為歷史的廢墟，與印人痛苦的紀念了；而印度則入英王直接統治之下，成為不列顛帝國之一部。

我們現在來看英王於一八五八年八月所頒的勅令，他在他的勅令上寫着以下的四條：

- 一、東印度公司所有一切領土，皆歸英王統治，政務以英王之名義行之。
- 二、東印度公司及監督部之各種權利，由英政府派國務員一人承之。
- 三、屬於東印度公司之海陸軍，即為英王之海陸軍，從公於印度者，皆為英王之官史。

四、東印度公司及事務委員會，一律廢除。

我們現在再來看是年九月東印度公司對英王極饒有興趣的獻詞，他們很敬謹的寫道：「今謹將印度廣大的土地與民衆，獻諸陛下，願其能同沾化雨，共享昇平，但對公司以及公司所以成功之道，亦願陛下有以鑒察之」。

英王維多利亞遂於是年十一月發表宣言，正式領有印度，從此印度即入於英王直接統治的時期，英王的銜上，亦加一印度皇帝的稱號了。

九、印度自英資本主義侵入後所起之種種變化

若欲明瞭這樣堂皇的印度大國，被英國少數的商人所征服，必須分析那個時期中印度社會所起之變化。

歷史告訴我們，那時印度的莫臥兒帝國雖然有中央集權制的政權，又有一百萬的常備軍，盛極一時。然而僅有廣大的輪殼，而無堅實的基礎，常在風雨飄搖之中。他的基礎，是建築在各地封建諸侯的身上；故英國的勢力一經侵入，便即瓦解而冰消了。

當英國的勢力侵入印度之後，在他的社會上就發生巨大的變化：比如在政治上，因英國施其合縱連橫的政策，致屬國分離，中樞失主，陷於無政府的狀態；在軍事上，因英國施其挑撥離間的政策，致各地諸侯發生暴戾與殘酷的國內戰爭；在經濟上，因為英國商業資本主義的侵入，致鄉村的農民與城市的手工業者破產。

上面種種的社會變化，就成為莫臥兒帝國滅亡的催命符，而在這變化中所長大的商

業資本，亦就成爲封建制度的勁敵，發生激烈的鬥爭。英國的資產階級，在印度既造成這種無政府的與非常的變態，也就利用他作爲奪取整個印度的工具了。

我們在研究印度社會變化的問題上，須先引述印度的鄉村公社的變態。他在英國勢力侵入之後，就成爲鄉村農產品大規模貿易的總樞；故英人稱之爲農民協作社。後來公社裏一部份的委員和辦事員，亦漸漸脫變爲商人，而形成新興的商業資產階級。至於最早在印度貿易的英人，則每每先行付款與農民，而定購其產品。譚維尼亦曾在他所著「印度旅行記上」寫着：「在印度中沒有一個鄉村，是沒有放重利者及貨幣貿易者」。這些。就是證明印度在那時經濟組織的變更，商品交換關係的盛行了。

這裏我們更有一點要注意的，就是印度的農民，在上述貨幣經濟與商業資本發展的影響之下，發生劇烈的階級分化，一方面則爲地主富農，另一方面則爲貧農佃農。因爲印度的農民，原來在每鄉村爲一鄉長所領導，鄉長自己擁有大批的土地不須納稅，其餘各家都有一塊大小各異的從公社分配得來的土地，而他們且有出租及出售的自由權因

此，各鄉長與一般投機商人高利貸者，遂握有鄉村經濟的全權，而漸漸成爲鄉村的地主階級。同時，英資本主義派往各地的徵稅官吏，更凌駕公社之上，直接與農民發生經濟的關係，間接破壞公社內自然的經濟與原始的分工，促成鄉村的農民分化。所有印度的地主和富農，亦好像歐洲封建時期的地主與富農，在鄉村裏好比酋長，他們享受封建制度時代的特權。

印度的土地賣買和集中，是發生於經濟制度革命之後，尤其是英國勢力侵入之後，才由商業資產階級，高利貸者，及官吏鄉長，變成印度的地主階級。

總而言之，印度是因十六世紀鄉村中的法律關係，產生了財產的差別，地稅的不均，而這種差別與不均，更因英國的勢力侵入而愈加厲害，致農民要繳他們自己的收獲百分之五十以上的重稅與地租，生活日趨惡劣。同時，封建制度與商業資本，因爭農民利益而起之鬥爭，亦愈加厲害。這種現象，直到現在還未終止。

賦稅增加的趨向，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看出，是由公社一部份稅而進到普通的田稅，

由幾種生產品的特稅。而進到所有鄉村生產品的特稅。由不正確的納稅統計，改為完密的統計。西班牙一位有名的旅行家說：「南印度十分之九的農產品是為納稅，那樣的抽稅法，簡直沒有一種名詞來稱呼。若欲使抽稅的官吏有建設的政策，是絕對不可能。當才白王時代的財政部，曾出過以下的佈告：「若是你看見農民還能拿出一點稅來，你就要堅決的恐嚇他，最後鞭打他。若是一個村長有兩次未能繳上稅，就要斬決他」。因此，利刀與鞭笞，就進入農村，成為作惡的工具，一切新命令的老娘婆了。

我們還有一點要說到，就是以貨幣經濟來代替自然經濟的經濟革命，是始於一五七一年哀克白爾皇帝；因為他接近廣大的市場與外來的勢力，且認為這種貨幣的納稅，是他自己利益上無量的保障；所以他願農民以三分之一的收獲變為貨幣，并以過去十九年平均的市價為標準。這種制度，初僅在南印度幾處實行，自英國勢力侵入之後，遂通行於全印度，印度商業資本亦如雨後春筍般的長大了。因為這種付稅的手續，必須經過市場的關係，農民把農產品出賣之後，才有錢納稅。

印度自改變農民納稅的方法之後，農民即改種別種農產品，以適應市場上的需要，致五谷的生產減少非常之快，使農民時有飢荒之虞，很快的陷於困苦與破產的地位，這也是莫臥兒帝國日趨於崩潰的主要原因之一。

由自然經濟轉變為貨幣經濟，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原來是進步的；但是，農民因此而愈加困苦，減少了生產力，大批的土地，成為荒蕪，封建制度與商業資本的衝突，更為厲害。南印度高止山的東西兩岸，是首先走進商業資本發展的路程上，且較北部在政治上有更大的影響。而那些地方的手工業有很大的發展，變成了印度紡織工業出口的中心，商業資本，亦遂在封建制度的懷抱中得着勝利。

印度的農民，在封建制度與商業資本雙重壓迫之下，他們的生計入於最惡劣的地位。若是我們拿十六十七世紀的旅行家親眼看見印度狀況的描寫，很覺相像法國農民在大革命以前的圖畫，以下幾段，就是他們寫的：譚維尼說：「農民除了圍在腰間的一塊破布外，一點東西都沒有，他們窮到萬分了。若是一個農民得到一點財物，很快的就會被

別人享受去的。……農民們因為不能擔負賦稅的繁重，逃出鄉村而變為兵丁或孤苦的漂泊者」。一個服務於莫臥兒帝王宮裏的法國醫生馬哥爾在給他的朋友卡皮爾的信上寫着：「農民羣衆被削減到忍無可忍的地步，離開了他們的田地，而到更要受節制的城市裏去，或到軍營裏去」。另一個荷蘭人這樣寫道：「假使農民不被那殘忍而無情的政府壓迫，印度的肥沃，是很能出產豐富的農業品」。

印度因有上述的種種變態，而產生成羣結隊的土匪，流氓，乞丐，盜賊，成為旅行家與商業資本家的禍患。這種不幸的事實，發生於十七世紀英國勢力侵入之後，到了十八世紀初葉和中葉，就普遍於全印度了。

英國在印度親手造成那大批的土匪，流氓，乞丐，盜賊，對於他自己侵略的政策上，有什麼意義呢？當然，有很大的意義，因為一方面英國的東印度公司，可以在那人羣中招募得大批的印度兵，作為侵略印度及遠東其他各國的工具；另一方面可以利用社會的不安，而藉口保護僑民的生命財產與貿易，作為進攻而信有的機會。

我們明白印度在英國勢力侵入後所起之莫臥兒帝國與封建諸候間的衝突，商業資本與封建制度間的衝突，以及土地制度的變更，鄉村裏階級的變化，賦稅的增加，盜匪的遍野等種種的變態，便能回答廣大的印度帝國終至頹敗崩潰，為英國少數商人所征服的問題。

十、印度自英資本主義侵入後農業上所起之變化

我們為了解釋印度的保守性，到了二十世紀尚有財產共有而不分居的大家族制度。為了明白一般印度人尤其是農民，為宗教思想所束縛，我們就要首先研究印度人民職業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農民生活及農業技術。

若明瞭印度農民的生活與農業的技術，就能明瞭印度農民的思想與組織，更能明瞭印度農民在印度民族革命運動中所佔的地位。至於農業的技術問題，是與印度資本主義發展的問題有密切的聯繫。因為農業革命，是在工業革命之前，（如英國十八世紀後半

期。)或與工業革命同時發生。(如德國十九世紀後二十五年。)資本主義在印度家專式的農業基礎上，原來是很難發展的。同時，在印度英國統治者，又採取種種方法，阻止印度本地工業的發展，致農業上的技術無從改良。

農業的技術，對於農業的生產有什麼關係呢？我們曉得農民的任務，就是抗衡自然界，把一切不利於植物的因素，儘量除去，造成最好的條件，適合農產物的生長，達到農業的生產。但是，農民這些任務能否達到，是按農業技術所達到的程度而轉移；因為土地的肥沃，僅為土地客觀的特性，而此種肥沃，在經濟上，是常常與農業化學與機械發展的程度成比例，並與這些發展的程度共同變遷的。在化學與技術幫助之下，那些不甚肥沃的土地，就可變為肥沃，那些有妨害的土地，就可變為無妨害的了。

印度農業上應採用的主要方法：第一是排水或灌溉的水流管理；第二是植物營養上所必需的淡氯化化合物，及礦物質的肥料管理；第三是要以燒製或深耕的方法，改良土地的植物性；第四是要有特別防範乾地層建築的方法。盡量應用於乾氣候的土地。很明顯

的，印度的農業，對於上述的要求，是完全沒有的。他們那不知什麼科學及合理的耕種方法，只憑經驗的積壘，及所傳授而不合理性的方法。因此，印度的農民，非常保守，墨守世世相傳錯誤的經驗，而不加以理解，以致技術非常落後，在各方面都絲毫不得發展。且在農業上都帶有無稽的宗教偏見；所以印度的農業，完全停滯了。自亞克巴拉皇帝起，三百年的農業，同一單位耕種土地的收穫，完全沒有增加。而在德國則僅在資本主義開始發展的三十年，他每一單位的收穫，就增加了百分之七十。試舉以下的數字，將印度的農業與其他各國比較一下，比如每一英畝（約有中國六畝。）土地為單位計算，則印度所出產的棉花，僅八十五啓羅格蘭姆，而埃及有四百五十啓羅格蘭姆，美國亦有二百啓羅格蘭姆。印度的甘蔗僅為一噸，而荷蘭東印度則有四噸，中美古巴亦有二噸。印度的麥子為十三斛，而埃及則為十六斛。

印度的農業，依靠人工的肥料是很少的。但這並不是說印度的土地，如施用大量的肥料之後，他的收穫仍不增加。當然，在人工灌溉的田地，如再助以人工的肥料，其結

果可以使生產品大量的增加。可是，有一部分的印度農民，因處在熱帶的地位，有天然的肥料緣故，是非常懶惰的。他們對於自己所有很少的需要，可以從廣大的自然界中取得。他們土地所需要的，就是調節水量，及多次仔細的耕耘。這兩者之中，尤以調節水量為最有意義。因此，印度農民的責任：一方面，要預防旱季而盡量利用水分，把水分保持在土地內；另一方面，要防止在雨季的時候，有暴雨把土地內鹽類滋養料沖去。有這種的關係，所以他們必須蕩平地面，開鑿很多的池沼和運河，并建築堅固的堤防，以供畜水排水之用。但是，這些耕種方法，都要有資本主義時代很高的技術，才能達到。在資本主義以前的印度技術，當然是徒呼奈何。在這嚴重條件之下，所以印度的農民，尤其是西印度的農民，雖終歲勤勞，仍不得一飽，而陷於窮苦無告的地位。

關於季候風及雨量的不平均，而影響於農業的收穫，我們可以引證英國印度的農業管理員金庭格及包比，在倫敦一九二五年出版的著作。他們在「西印度農業經濟的發展上」寫着：「收穫量的變動到百分之五百，棉花及麥的商品部份變動到百分之二千

，都是因爲受氣候的影響」。可見農產物商品部分的變動更爲厲害，如棉花的變動，在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三年，棉花出口是四千噸，到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八年，則增至四萬噸，這都是鉅大的變動。據金庭格說，這都是因爲季候風與雨量的緣故。他在他的著作上寫着：「季候風的因素，比其餘一切的因素都厲害。印度農業的情形，受季候風的影響，比任何別的國家都較高一級。農民都是拚運命者，五谷的生產都同拚命賭的「老鐵烈」一樣。」一八八〇年英政府所設的賑災委員會，亦曾報告說：「印度大多數人民窮困的根本原因，以及他們在饑荒時候所表現的一切現象，完全在於印度全體民衆，依靠農田爲唯一職業的不幸環境而起。」從此，可知季候風與雨量對於印度農村經濟的停滯，有重大的意義，是沒有人能夠否認的。

印度古代時候的農民，爲了抵抗自然界，爲了調節水量，爲了救濟饑荒，而組織許多社會的機關。如強有力的鄉村公社及不分的大家庭，使農民羣衆盡力結合起來，在勞動的過程中互相幫助。這些印度古代的社會制度，都能鞏固農民的經濟，使農民的個別

經濟，在鄉村公社連合之下，有密切合作的關係，使農民自己及鄉村公社或國家政府，都有充分的糧食，以備因季候風之影響而起之饑荒。所以印度古代的農民，無論受什麼「季候風因素」的影響，而生活總有保障，並有不間斷的發展，總不像在英國統治之下，常常有整個區域的人民因饑荒而死。

這裏我們要注意，印度轉入英國統治之下，「季候風的因素」並未變更，所變更的，就是印度的社會情形。英資本主義統治的權力，把印度造成世界市場之一部。同時，又把自然經濟變為貨幣經濟，破壞了印度社會原有的制度，使印度舊經濟的組織，化為烏有。剝奪了印度農民預防饑荒的儲蓄，使印度農民直接受「季候風因素」的打擊。並不堪負擔的田賦和特稅，壓在農民的身上，使農民處於赤貧之地。印度的農業，就在這資本主義與封建制度混合的剝削之下，引起重大的危機。十八世紀以來，印度的饑荒日益加劇，就是英國在印度侵略政策的結果。

印度的農民，在這社會情形的當中，受盡了死亡流離窮困的慘痛，對於他們自己人

生的興起，已經完全消滅。他們的眼光，乃轉向死後的一條路上去。這種情形，自然會被宗教所迷惑，而宗教之毒焰，亦因之彌漫於人間。

雖然，在印度的英國統治者，為謀適應資本主義的生產，曾於一九〇五年提出改造印度農村經濟的問題，及至一九二八年英政府又任命印度農業調查團企圖改良印度農業；但我們要曉得印度的農業經濟，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基礎上得着改良與上昇，也是英帝國主義殖民政策之一部。不過他這些改良的企圖；因土地所有權的制度，土地租借的制度，以及土地所得稅的制度等種種的困難，沒有充分的實現；因為在現制度之下，如果普遍的採用代替人工的耕種機，就會使農村失業的人數激增，無論工業如何發展，終不能容納此大批的失業羣。所以欲真實改良印度的農業，就要另建一種新的土地制度。

現在產生這樣的一個問題，就是英國為什麼在十八和十九世紀的時候，不提出改造印度農業經濟的問題，而於直接統治五十年之後，才提出這些問題呢？若是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就要研究英國十八十九世紀輸入印度的貨物，與十九世紀末葉二十世紀初期

輸入印度的貨物，有怎樣的不同。我們還記得英國在十八世紀與十九世紀上半年期輸入印度的主要者，是剩餘的工業品，而十九世紀末葉及二十世紀初期輸入印度的主要者，不是在印度銷售的剩餘工業品，而是要在印度發展工業的剩餘資本了。無疑的，發展工業的要素。除了資本以外，還要有勞働力與原料及市場。英國爲了要有自由的勞働力，就不能不破壞農村中舊有的組織，把農民從家族與公社制度束縛中解放出來。爲了要有豐富的賤價的原料，就不能不打破會長及公社壟斷的貿易制度，而改爲個個農民自由的而直接的貿易。爲了要有良好的市場，就要改善農民經濟的條件，而增加其購買力。明白了上面的意義，就明白英國提出改造農村的問題，僅是有資本主義進而爲帝國主義的政策，企圖獲得更大的利潤，加重榨取農民而已。

所以印度農民的窮困，是與英國在印度資本主義的發展成正比例。印度雖則是廣大的農業國家，米蔗的出產佔世界的第一位，蔗，糖，茶，棉的出產，佔世界的第二位，小麥的出產，佔世界的第三位。但是，自英資本主義侵入農村之後，農村自然經濟就真

幣化了，所有的農產品，亦就商品化了，復因運輸的便利，很快的轉入英人之手了。所以印度豐富的農產品，並不是屬於印人自己，而是爲英人所有。英人既利用政治的權威，壟斷了印度的經濟，使印度一切生產都歸英人所有，作爲英國工業的原料。而又以印度的原料製成的商品，在印度市場上銷售，吸收印度的金錢。他們這種以熟貨換生貨，吸收金錢的侵略方式，便是印度致貧的原因，亦就是英國致富的原因。

因爲，英資本主義在印度急速的發展，把印度舊有的手工業工廠破壞了，停閉了，把整千整萬的手工業者，從城市中驅逐至鄉村裏去，使鄉村裏發生人口過剩的現象，農民的生活愈形惡化。據印度職業的統計中，依靠農業爲生活以百分比計算，在一八九一年是百分之六十一，在一九〇一年是百分之六十六，在一九一一年是百分之七十二，在一九二一年是百分之七十三，到現在恐已增至百分之七十五至八十了。太戈爾曾說：「印度鄉村正在被城市吃着，這都是希臘羅馬曾經發生過的事情。城市是天之敗家子，地球上利源，已被奢侈無度的生活消耗殆盡，我恐怕有一天地球要變成月亮，荒赤而死寂

。〔他這話就是表示印度鄉村的農民，是城市中工商業資產階級的犧牲者及被剝削者。

此外，英國資產階級在印度還造成大規模的封建制度，作為英國在印度社會上的柱石。這個新興的封建勢力，就寄生在農民身上的地主，王侯，教師，官吏，土豪，劣紳等等。又因資本主義的勢力侵入鄉村，在鄉村中形成高利貸者。當農民因荒歉付不出田賦或地租的時候，就成為高利貸者榨取的機會；所以印度的農民，竟有一半是負着重債的。而農民每年之主要的收成，亦不能不以商品形式抵還債務的一部或全部。自大戰之後，農產品價格的降低，和工業品價格的增高，更使農民負債壘壘，日益窮困。據彭查浦所調查的報告書上說：「不管任何鄉村，不負債的，不到三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以下。就全部的農民計算起來，負債佔百分之八十三。債的總數，達土地收入的總數十二倍；此外還要繳納政府的田賦及地主的地租等，於每年收入總數的一半。」又據另一個孟買的農業監督滿因博士，於一九一七年調查南印度鄉村的報告上說：「某村中一七七一年土地佔有的平均數為四十英畝，至一八一八降為十七英畝半，一八四〇年降至十

四英畝，至一九一五年更降至七英畝。在一〇三家中，只有八家是居於經濟健全的三位；其中有二十八家，須在附近之工廠內作工，以增加收入，才能維持他們的生活；其餘的六十七家，差不多佔百分之六十五，是不能維持生活的。他在調查另一個附近沒有工廠的鄉村中說：「有百分之八十五的人民，都不能維持生活。」

此外，滿因博士又稱：「在第一個鄉村中僅就債務一項的利息總數而言，便已達二千五百盧比；而其每年從土地方面得來的總潤利，則僅為一萬二千盧比。在第二個鄉村中債務的總利息，達六千七百盧比，而其土地收入的總純利，則僅為一萬四千盧比。」

關於農民對地主繳納地租的平均數，據滿因博士稱：「約有自耕農每年收入的總數之半，（在大塊土地的租金更重，）第一個鄉村中，政府對農民收入所課的稅額，在一八三〇年為八百八十九盧比，至一九一五年即增至一千六百盧比。」又有一個曾任印度農民的管理員，英籍官吏馬爾基，他寫道：「農民經濟一切的生產，僅足納稅，假使一個農夫更努力的工作，生產的東西比以前較多；那末，他就有被課以重稅而失其原來所

有土地的危險。」這種悲慘的情形，當然不能包括印度的全體農民；但是，可以表明小農經濟發展的絕望。還有一個英國的官吏基庭，也是孟買的農業管理員，他關於南印度的狀況寫道：「農夫中之貧農，是主要的特色。」

滿因博士致察鄉村的結果，他說：「即在目前的情形，印度鄉村的地位，仍將必然趨入沒落。」

所以有人說印度的農民中，有一萬萬以上的是終歲不得一飽的。據克爾尼的統計，印度人的歲入，每人只有三個盧比，日本人高三倍，西班牙人高五倍半，法蘭西人高十五倍，英國高二十五倍。這就是證明印度人民平均的收入，不能維持其日常必需的生活，而形成繼續不斷的饑荒，與整千整萬的死亡。印度的死亡率，在世界上是最高的，他比英國要高過三倍。印度的饑荒，亦是世界上最可驚的現象。從一八七六年到一九〇〇年二十四年當中，竟發生十八次的大饑荒，死亡之數達二十六萬人。但印度的饑荒，並不是因人口超過物質的供給而起，完全是為不良的土地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的各種糾

削所形成。布里奈連教授在他所著「印度人口論」中曾說：「生產食物的土地面積的增加，比人口增加要快得多。」所以這種饑荒的原因，就是我在上面所說：「印度豐富的出產品，並不是屬於印人自己，而是爲英人所有，」而印度這種嚴重的饑荒現象，除非把英帝國主義從印度驅逐出去，把土地制，加以根本的改革，印度饑荒與死亡的悲慘情形，是無法挽救的。去年九月十六日晚間，甘地在英下院答復工黨職員的問題中曾很沈痛的說：「印度目前經濟與行政制度，是榨取印度農民最後的一點血，」并說：「他這次赴英的目的，就是爲他們來請命。」所以將來印度革命中最廣大的社會基礎，就是二萬萬以上的農民，而農民問題中就是土地問題，土地問題，便是將來印度革命中的主義問題。

十一、印度自英資本主義侵入後工業上所受之影響

印度的文化發達最早，他是世界文化三大發源地之一。他自紀元前三百廿七年亞力

山大東征之後，即與中亞細亞及歐洲發生貿易。於是印度的文化與外國的文化，發生日益密切的關係。印度的手工業，亦就在這文化發達與貿易繁盛的兩個基礎上勃興起來。據紀元前三〇五年敘利亞王派駐印度孔雀王朝的代表麥如斯尼的記載如下：「當時孔雀王朝的政治組織，已有工業部，商業部，外交部，戶籍部，以及專司徵收製造品與貨物出售稅項的兩部，共計六部。」由他這段所記載的事實看來，那時印度工業的繁盛，可想而知了。及至鞫多王朝，歐洲希臘的文化傳至印度，而印度的工藝，更因之有巨大的進步，把印度的手工業換了一副新的局面。如彫刻的佛像，建築宮廟，陶冶五金，鑄鑄器皿，其中即一花一珠之微，亦莫不有深刻的意義，偉大的技術。所以印度的工業，從古以來，就是世界最發達的國家之一，成爲農民最主要的副業，與千百萬印人生命繫托的職業了。

所以，自英國勢力侵入印度的第一個世紀，英國的市場上，是充滿着印度的手工作品。那時，英人是以非洲的珊瑚及其他珍異的寶物，換取印度的手工作品。及至十八世

紀六十年代英國工業革命之後，英國剩餘的工業品，卽如暴風雨般的向印度侵入。自然，英國用機器製造出來的貨物，比印度用手工製成的貨物，是價廉而物美。而印度的手工業者，又爲地理條件與社會組織所限制，墨守成規，不思改良；於是英貨暢銷全國，土貨無人購用了。印度的手工業，就在這優勝劣敗，天演公例的當中，完全失敗了。整千整萬的手工業者，失却自己的手藝，一部分跑入鄉村裏去，致鄉村發生人口的過剩，且亦因田賦與地租的過重，不能爲生；另一部分則既無工廠可以容身，又以英屬之地排斥印度移民，不能移居海外，別謀生路，而成爲都市中的流氓無產階級了。

印度舊有的手工業，既已在英貨流行的當中淘汰了，而新興的工業，亦大都在英人的掌握之中，卽有少數爲印人所經營的工業，亦都在英國的經濟壓迫之下勉強圖存而已；因爲印度政權不操在印度本國的資產階級手裏，而是操在英國的資產階級手裏。那些握印度的統治權的英國資產階級，處心積慮，總要阻止印度本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這就是說，不讓印度本國由古代的商業資本主義走入現代的工業資本主義，把印度本國造成

一個工業的國家，而使印度的人民永久成爲英國紡織品的顧客，和英國工業原料的供給者。

英國怎樣阻止印度本國工業的發展呢？當然，他用盡了各種的策略；但他所有的策略當中，最足以制印度本國工業的致命，就是關稅的壓迫。誰都知道，海關是全國經濟的鎖鑰，保護關稅，是發展工業的基石。我們現在來看印度的海關，操在誰的手裏；印度的關稅怎樣厘定，印度的海關，是整個操在英人的手裏，而英人更利用這海關的權力，製定極不平等的關稅，作爲對印度本國工業的壓榨機。如英人厘定印度土產的銷費稅，就是抑制印人原有的工業，而助長英貨的銷場的最好方法。

英人怎樣厘定不平等的關稅呢？在英東印度公司時代，英國輸入印度的布疋，僅百分之二，五，即可通行無阻，在全國各處銷售。而對印度本國的製造品，則處處設關，關關抽稅，所抽的銷費稅至爲繁重。如棉花由此處運至彼處，須課稅百分之五，紡成棉紗，然後由此處運至彼處，復課稅百分之七、五，若將棉織成棉布，然後由此處運

至彼處，亦須另課以百分之二、五，所以印度本國的工業者，如欲棉花織成布疋，在市場上銷售，則必須經過價值百抽十五的重稅，比之英貨抽重六倍；所以印度本國舊有的工業，就在這嚴重的壓迫之下很快的破產了。此外，英國在印度還盡量增加機器的進口稅，阻止印人在現代工業的發展，以致舊有的工廠中破產出來的工人，無處容身，終為饑寒所逼，挺而走險，形成不斷的暴動。甘地的不合作運動，就是在這個基礎上萌芽和長大的。而不合作運動的中心口號，亦就是提倡國貨，抵制英貨，希望舊有的家庭手工業，從英帝國主義經濟政治的侵略和壓迫之下，恢復轉來，使印度的經濟，漸漸的自立起來。

十一、英資本主義在印度工業化的意義

我們已經在上面說過，英帝國主義在大戰前曾用盡了所有的方法，阻止印度的工業化。可是自大戰暴發後，他又竭力促成印度的工業化了。

他採取這樣完全相反的政策，到底有什麼意義呢？當然，有很多而且很重要的意義。

因爲，大戰暴發以後，英本國的工廠，除了製造戰場上所必需的物品之外，只能供給他自己本國的需要，再沒有力量來供給印度市場上的需要。因此，日貨與美貨便如暴風雨般的侵入印度的市場，搖動了英帝國主義在印度的經濟基礎。逼得英帝國主義掉轉頭來，一方面提高關稅，以阻止日美貨物的進口；另一方面援助印度的工業，使日益發展。如曾長期被遺棄的大塔鐵工廠，亦因此成爲政府最注意的工業部門之一。從前印度的商人與官吏以及知識分子的資本，因工業方面受英國政治經濟的壓迫，得不到利益，且無保障，紛紛投入農業方面。而現在他們的資本，便轉向工業尤其是棉業方面投入了；因爲，現在他們的資本投入工業上比投入土地上，所得的利益大些。此外，英政府更用種種方法，去獎勵他自己的資產階級，向印度投資。同時，英國的資產階級自己，亦因英本國的工業已發展到最高的限度，復因工資的過高，與工人運動的高漲，乃將他們自

已大量的資本，投入印度的工業，尤其是棉麻兩工業部門。所以在大戰結束的前後，印度的棉業與蔗業，已獲得可驚的發展，并獲得可驚的利益。在一九二〇年的平均股利，爲一百分之二十至一百四十，而其最高股利，在棉業中達百分之三百六十五，在蔗業中達一百分之四百。在戰前英國輸入印度的棉織品，佔百分之七十，印度本地所出的棉織品，僅佔百分之二十八。在戰後英國輸入部分，降至百分之三十五，而印度所產部分，則增至百分之六十一。在礦業方面，亦有同樣的發展。在一九〇八年出產的總額，爲八百萬磅，而一九二〇年則增至三千萬磅。但是，我們在這裏要注意的，就是上面所說印度工業的發展，不是印度本國的資本，而是英國的資本佔百分之九十以上，而其重大的股利，亦幾乎完全爲英人所佔有。

同時，英帝國主義在大戰中所得的經驗，知道現代的戰爭，完全是技術與化學的戰爭，亦就是工業的戰爭；所以如果一個國家沒有高度的工業發展，就不能戰勝另一個國家。他爲了準備奪取第二次大戰的勝利；所以他於大戰之後，除了提高他自己本國的關

稅，運用最高度的技術，來恢復并發展他自己本國的工業，尤其是軍事工業之外，還要同樣的，進行他自己所有的殖民地，尤其是印度殖民地的工業化。因為他所假定和預備的第二次大戰，就是在遠東與近東，爲了准備這個戰爭，不能不盡力促成印度的工業化。但他爲了使印度永久爲英國的殖民地，就把印度的工業化，整個的放在英國資產階級的手裏去。因此，印度的資產階級在大戰期間所興起的幾種工業部門，現在都爲英國資產階級所併吞，或成爲英國資產階級的附屬品了。有一位德國的勞働組合員說：「大戰之後！英國的資本家，已經把印度從前民族工業的大部份，掌握在自己的統治之下了。」

印度在殖民地中，是工業最發達的國家，他在戰時及戰後發展得特別迅速，國際勞工局，承認他爲世界第八大工業國。據一九二五年的調查，他全國的工廠，有一萬五千六百零六所，全國的產業工人，有二千萬之多。（另一說僅八百六十餘萬，）其工廠屬於政府者，六百七十七所。屬於公司者，三千二百九十二所。屬於私人者，一萬一千六百三十七所。其中僅在孟買有三十三所爲印人所經營，他如孟加拉及阿薩密的茶園，亦大

部分爲英人所經營，比哈等處的藍靛，麻打拉薩的咖啡，以及達拉王加爾的橡皮，孟加拉的大煤礦與黃麻工業，亦大都爲英人所經營與操縱。所以英國在印度的投資，實有驚人的數目。據一九二八年英國經濟雜誌的報告，印度總投資額爲五百七十兆金磅，其中英人所投的，佔四百七十兆金磅。

英國的資產階級，在印度經營工業，有什麼意義呢？自然，有很大的意義。我們曉得，帝國主義時代最重要的問題，就是投資，原料，市場，與勞動力等的問題。英國資產階級，在印度經營工業，就可以把英帝國主義這些很難解決的問題，得到很完滿的解決。因爲他既可以把他們自己過剩的資本變爲生利的資本，又可以利用印度賤價的勞動力，豐富的原料，與廣大的市場，發展他們的工業，甚至可以免除原料及工業品在英印間往返運輸的水腳與關稅，而獲得最大的意外的利潤。

英國在印度經濟的侵略，既已改換了局面，就是說，英國的棉紗工廠，既已由蘭開夏移至印度；於是英國爲防止別國的工業品侵入印度起見，遂於一九一七年與一九二一

年，繼續提高印度的關稅，以阻止非英國的貨物侵入印度，作為英帝國主義在印度經濟的藩籬。我們明白這點，就能明白英國在印度實行保護關稅的政策，不是為發展印度本國的實業，亦不是為有利於印度本國的資產階級；而是一方面阻止日美貨物的輸入，另一方面為保障他自己的財政資產階級在印度的工業利益。

現在讓我再拿印度機器的消費量，來證明印度的工業化。

據一九二三年的調查，印度機器的消費量，為一三九，佔全世界的百分之一，而日本則僅為一〇九，佔百分之〇八，我國僅為二〇，佔百分之〇二，可見在這時期印度的機器工業，是超過日本之上的。至一九二五年，印度增至二二五，仍佔百分之一，而日本則增至三二四，佔百分之一，五，我國增至五四，仍為百分之〇二。

現在再拿印度工業出產品的統計表，來證明印度的工業化

年 度	煤出產額	鐵出產額	鋼出產品	棉紗錠數
一九一三	一六·四六八	二〇七	三二	六·〇八四

一九二〇	一八・二五〇	三一六	一五九	六・七六三
一九二四	二一・五一四	八九一	三四〇	七・九二八
一九二五	二一・二四〇	八九四	四五六	八・五〇〇
一九二六	二一・二五八	九二七	四五七	八・五一〇

看了上面種種統計的材料，更使我們相信印度向工業化的路上走去，而且走得很快；不過印度工業化的結果，是破壞了舊有的手工業工廠，鄉村裏發生了人口的過剩，都市裏形成了失業的羣來，使印度的赤貧化與死亡率，隨着這工業化的發展而發展了。這種相反的現象，是英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政策所必然產生的結果。

印度人民的貧困與死亡，既成爲英國在印度資本主義發展必然的結果；那末，我們再來看印度工人的生活怎樣；印度爲英皇直隸統治之後，交通日開，貿易日盛，遂一躍而爲世界市場之一。及至戰後，更進而爲八大工業國之一。生活程度，因之大增。如食糧價格的指數，在一八七三年爲一百計，則一八九四年爲一百十四，至一九〇五年爲一

百十七，至一九一〇年為一百六十八，至一九一四年為二百二十二，至現在恐已達至三〇〇以上甚至四〇〇。印度的生活程度，如此逐年增加，所以工人的名義工資，雖則有些少許增加，而實際工資，則反日益減少。同時，因有整千整萬的農民，在英國經濟侵略之下，由鄉村破產出來，成為產業的後備軍。致都市中的產業工人，時有被廠主藉端開革，他們對自己的工作，因之毫無保障。我們現在引用一八九六年至一八九七年飢饉調查委員會的報告，作為上述的例證。他們的報告上寫着：「二十年來生活必需品的價格，雖日益飛騰，而人民的備資仍未能隨時增加，一逢飢饉，糧食的價格，固因而高漲，而備資則反因而減低。故在凶年，民無以為生。」

據最近以前各方面的調查，印度的紡織工人，每日平均收入的工資為六便士至八便士。如在黃麻工廠獲紅利到九成之多，而工人的工資，每週僅二先令至十二先令。煤礦工人每週亦僅七先令。而他們勞動時間，總在十小時甚至在十二小時以上。整個工資，不及英國工人七分之一。據孟買勞動局報告，工人的家庭有五人，每週不過十七先令五

便士生活費。工人的家屬，十分之九都是住在一間房裏。工人中百分之四十七是負債的，他們借債的利息，通常是年利七分五。工人嬰兒的死亡率，常在百分之六十以上。在一九二一年，竟達百分之八十二。這便是英國在印度工業化中所賜給工人的實況。

十二、英資本主義下的印度商業

自紀元前三百二十七年亞力山大以武力侵入印度，滿載印度的絲絹、香料、染料、及其他珍異的財寶回去以後，羅馬的商人，就時有來往於歐印之間，是為歐印貿易之始，所以印度的商業在二千年以前，即已進入世界的市場。當紀元後四五世紀，西羅馬帝國興盛的時候，印度的絲絹、香料、染料、及其他珍異之品，都聚集於羅馬京城，然後經阿爾卑斯山出來因河達北海，羅馬京城，因此成為歐洲商業的中心，與歷史上不朽的名都。及至六世紀，東羅馬帝國興盛的時候，所有由印度西運的財物，都由波斯灣上陸至君士坦丁堡，以分配於歐洲各國君士坦丁堡，亦因此成為歐亞二洲商業的樞紐。當

時有不少由印度回去的歐洲商人，著書宣傳說：「印度黃金遍地，珠寶充市。」引起全歐人民掠奪印度財富的野心。一〇九〇年至一一八九年，整千整萬的東征十字軍，就是抱掠奪印度及其他東方各國的財富為宗旨。他們奪回聖地耶路撒冷的口號和旗幟，不過是掩飾自己狎狹的真面目而已。因回教徒於一二四四年佔領耶路撒冷之後，歐印陸上的交通便生障礙，而歐印的貿易，亦即為回教徒所壟斷了。

自回教徒佔領耶路撒冷，歐印交通與貿易為回教徒所截斷與操縱之後，歐洲各國即欲別開生面，由水道直接與印度通商。那時的葡萄牙，是航海最盛的國家。他們繞非洲而達印度的計劃，經七十八年的試航，才於一四九六年五月抵達印度的南端古里。自此歐印的貿易權，遂操於葡人之手。葡京里斯本，亦因之成為歐洲商業的中心了。

自一五一九年至一五二一年，西班牙人麥哲倫環航地球成功之後，即大開由歐洲至印度的航禁，當時，西班牙人與葡萄牙人，是平分世界，共管海權的；所以首先在印度爭奪貿易霸權的，就是西班牙與葡萄牙，經數十年之明爭暗鬥，及至一五八〇年，葡荷

牙遂爲西班牙所合併，從此歐洲在印度的貿易霸權，才由葡萄牙人手裏轉到西班牙人手裏去。

西班牙人握有印度的貿易全權，爲時僅十五年，卽有荷蘭人於一五九六年到達印度，與西班牙人爭奪印度的貿易霸權。經數年角逐，所有西班牙在印度的貿易霸權，亦卽爲荷蘭人所奪。

但此時，英法亦已侵入印度，爲荷蘭人之勁敵，後來荷蘭人自知不敵，遂移其經營的目標於東印度羣島，嗣經英荷幾次的戰爭，荷人在印度的貿易權，卽爲英人所奪。荷人在印度所經營的東印度公司，亦於一七九四年自行解散。

自荷蘭的勢力被英人從印度驅逐出去之後，在印度競爭的對手，就是英法兩國，當時英法在印度是勢均力敵，旗鼓相當，真所謂棋逢敵手了。我們還記得英國的東印度公司，雖是萌芽於一六一二年，但是他正式成立，是在一六六〇年。法國的東印度公司，亦是比他後四年，在一六六四年成立，這兩個公司，都有他雄厚的經濟和軍事的力量。

他們兩公司在百十三年之久的競爭過程中，除了煽動印度封建諸侯的自相殘殺外，并各利用封建諸侯，攻打自己的敵人。除了在印度境內發生不斷的戰爭外，并在歐洲的大陸上，引起英法自從一六八八年起至一七六三年止的第二次百年戰爭，迄至一七五七年英法有名的普拉西大戰，英國把法國打得落花流水之後，法國才把自己在印度的貿易權利，讓給英國。而英國從此算是把在印度的敵人完全打倒，握住印度貿易的霸權了。

英國自一七五七年於普拉西一役，打敗法國，向印度政府獲得貿易的特權之後，即以武力積極的向印度內部侵入，引起不斷的戰爭，及至一八五八年才把印度完全征服，從此以後，印度的對外貿易即為英國所獨有。一八七一年印度出口的總值為五千七百萬磅，而其中輸入於英國者達三千萬磅，一八八二年印度的出口總值，為六千六百萬磅，而輸入於英國者佔二千五百萬磅，一九〇〇年印度的出口總值，為七千八百萬磅，而輸入英國者為二千二百五十萬磅，而在一九〇〇年，從英國輸入印度的貨物，佔印度入口的總值三分之一，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間，印度入口貨的總值二、三六七、五五三，三五〇盧比

，而其中由英輸入者，達一、三一六、〇四二、八七七盧比，佔一半以上，同年印度出口總值三、五七七、五四二、七八一盧比，而其中輸入於英國者達九七五、四三二、五八四盧比，在一九二六年印度輸入的總值中，英貨亦佔百分之四十九以上。在這些數字上面，已足以充分表現英國在印度對外貿易中的地位了；并足以證明英國在印度這種操縱與壟斷的貿易，是在英帝國主義經濟發展的範圍中，佔非常重要的地位；因為他們在這種操縱和壟斷之下的貿易中，是可以獲取更大的意外的超出由任何市場中所得的利潤。

假使我們研究一下英印間貿易的種類，那我們便分外的明瞭英國在印度貿易的意義了，我們曉得，印度是農業的國家，他所缺乏的，當然是工業品。英國是工業的國家，他所需要的，亦當然是各部門工業的原料與工人生活必需的糧食。印度所產的棉花，佔不列顛帝國總產額三分之一以上。小麥的產額，亦佔全帝國總產額^三二分之一。其他如黃麻，茶葉，染料，香料，橡皮等，尤為不列顛帝國之出產地。所以由印度輸入英國的棉花，小麥，黃麻，茶葉，染料，香料，以及其他各種原料和食品，都是英國工業上與生活上

所不可少的物品。英國在工業上最發達的，就是棉織品與毛織品以及鋼鐵製造品，如各種機器鐵路材料等等。這些產物，就是英國出口的大宗，而他輸出品最大的市場，亦就是印度，所以印度的商業，在英國的商業上或全部的經濟上，都是佔非常重要的地位。

英印貿易中有一點最足以暴露英帝國主義狎獮的面目，最足以制印度商業資本的發展，就是英帝國主義對印度用武力屠殺之後所訂立的不平等關稅，或稱貿易的特惠權。英帝國主義利用印度的關稅，一方面，阻止印度本國的商業資本主義，走進工業資本的路上去，使印人永遠做英國商業的買主，工業原料的供給者；另一方面，以繁重的土產銷費稅，毀滅印度的土貨使英貨暢銷全印，毫無阻礙，英國對印度土貨苛刻的條例，至今尙未完全廢除。如印度有名的土產鴉片，現在就是在這條件之下貿易的。印度各省出產鴉片的數量與價格，都是由政府確定，印度的政府，本着鴉片專賣的政策，每年按照各省的數量與價格，向各省縣收買一次，而各省縣的鴉片，除了賣給印度的政府以外，如欲販賣別地，須繳納極重的通過稅。在一九一三年，他徵收每箱鴉片的通過稅，爲一

千二百盧比，我們印度的鴉片政府貿易壟斷權所支配，僅爲一個例證，其他的印度土產，當然，亦是受同一或更甚的支配。

我們現在要發這樣的一個問題，就是英國在印度既以其強盜式的壟斷貿易，爲其奪取利潤的捷徑。那末，他在印度所得的利益怎樣呢？除了英國在印度各種投資上所得的利益不計外，現在就他在印度貿易中自一九〇一年至一九二三年的利益以千盧比爲單位列表如左：

年 度	所 得 利 益	年 度	所 得 利 益
一九〇一	一七三，二五七	一九一三	六〇二，二七五
一九〇二	二二一，八五七	一九一四	三七〇，五一七
一九〇三	二〇五，三四八	一九一五	四八，九七六
一九〇四	一四五，〇〇〇	一九一六	九三，六九三

一九〇五	二〇六，三〇〇	一九一七	二一五，三八九
一九〇六	二八四，七〇〇	一九一八	七〇，四九二
一九〇七	二五三，六三七	一九一九	一二〇，七四六
一九〇八	四一七，四四八	一九二〇	一，五二〇，〇〇九
一九〇九	二四五，二二三	一九二一	一，〇四六，〇四五
一九一〇	二七四，六八八	一九二二	七四一，三一四
一九一一	二八八，一一三	一九二三	五三五，五七三
一九一二	四〇七，九二六		

我們由上面表格中的數目計算，英國在印度這二十三年貿易之中。即已得八萬萬磅比以上的利益，足以表現英人在印度無情的剝削了。自一六一三年英東印度公司成立至現在所獲的利益，則更不堪統計了。

上面表格中的數字，除表現英人在印度無情的剝削之外，還表現英人在印度貿易中所得的利益，不是一直綫的上升，而是波浪形曲綫式的上升。這就是說，英帝國主義的經濟，不是一直綫前進的，亦是有時後退的。表格中的數字，證明英國對外貿易，在一四一年至一九一八年帝國主義大戰的期間，後退最厲害。同時，反映出印度本國的工業，亦在這個期間發展得特別迅速。可知帝國主義的戰爭，就是帝國主義自取滅亡，亦就是殖民地發展本國工業最好的機會。又在上表格中的數字看來，一九一九年與一九二〇年英國在印度貿易上所獲得的利益，是超過戰前二倍以上，這是什麼緣故呢？就是因為英帝國主義於大戰停止之後，對內拚命發展工業，對外拚命剝削殖民地，以恢復其帝國主義本身的力量，而預備第二次更劇烈的戰爭。但是，那表格中最後幾行的數字，又證明英國在印度由貿易所獲的利益，於一九二一年之後，逐漸減少了，這也是什麼緣故呢？也就是因為各帝國主義於大戰後幾年，拚命發展工業，無政府的生產，致生產品過剩。因生產品過剩，遂於一九二一年發生經濟的恐慌，各帝國主義的經濟，復由上升而

下降；所以帝國主義的經濟組織，是資本主義最後的階段，不能再向前有所發展。至第二國際的領袖考茨基，雖以他自己的天才，發覺未來的超帝國主義制度，亦僅爲他一種高尚的理想與願望罷了。

十四、英資本主義下的印度交通機關

我們在上面印度地理形勢一節裏。已經敘述印度爲地理條件所限制，交通非常不便，而那些交通上的障礙，只有在工業資本主義興盛之後，才能廢除。故印人常利用那交通上的不便，作爲反抗英人侵略的營壘，致英人於十七世紀與十八世紀上半期疲於征討，應付困難。英人爲了解除這些困難。乃不能不向交通方面發展。

因此，英國自一八四五年至一八四九年與北印度西克族第二次戰爭告終，以譚賀胥爲印度總督之後。對印度鐵路，郵電，運河等交通機關，卽不遺餘力的進行。而譚賀胥並親手規定東印度鐵路，大印度半島鐵路，及麻打拉薩鐵路等三大幹線。復由這三天幹

綫向各方建築支綫。

在一八五七年，印度已開車的鐵路，僅三百哩。及至一九二五年，他的鐵路長度，即達三八，二七〇哩，成爲亞洲鐵路最長的國家。在一九二三年，日本所有的鐵路長度，爲九，九七四哩，僅及印度的四分之一。而中國所有的鐵路長度，爲七，七五五哩，亦僅及印度的五分之一。

我們研研印度的鐵路，其中最足以驚動我們的魂魄，就是印度的鐵路，一方面，是集中於恆河平原及西北邊境，向我們的西藏侵入；另一方面，則以大印度鐵路計劃，企圖由加爾各答經緬甸侵入我們雲南，四川，與我們川漢鐵路相接，侵佔我們的西南與長江流域。所以英國在印度的鐵路，不僅是侵略印度的尖兵，而且是侵略我國的前哨。

英帝國主義，除了欲以印度的鐵路作侵佔我西南及長江流域之外，還企圖建築由南非洲的開普敦，經埃及的開羅，直達印度的加爾各答的大鐵路。使英國所有非洲，及中亞細亞，印度等處的殖民地，在軍事，經濟，政治上，完全聯貫起來。這條計劃中的大

鐵路，稱爲三C鐵路。後來英國這三C鐵路的大計劃，與德國由柏林經伯爾格來得直達巴格達的三B大鉄路的計劃，發生劇烈的衝突，就成爲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主要原因。我們從這段慘痛的歷史看來，更使我們明白英國在印度鐵路的意義了。

我們在上述中，既已明白英帝國主義在印度鐵路上其他的陰謀。那末，現在要把英國在印度建築鐵路及其他交通機關對印度本國的作用，分別來說一說：

他第一的作用，就是爲謀軍事上的便利，以防範并銷滅印度民族革命的運動，使印人永爲英人之牛馬。因爲印度的鐵路縱橫密如蛛網，各大城市皆可直達，而各種軍事上的通訊機關，亦應有盡有，所以無論何處，一旦發生事變，立刻可以集中大軍以撲滅之。

他第二的作用，就是謀英國實業的發展。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英國因有印度廣大的市場，暢銷他的貨物，及有豐富的材料，供給他工廠的製造，才能促進英國的技術，形成一七六〇年的工業革命，復因有最早的工業革命，才能構成今日廣大的不列顛帝國

。自英國在印度的鐵路四通八達之後，一方面，因運輸的便利，英國的商品可以到處流通，暢銷全國，使英國在印度的市場更形擴大，商業越發繁盛；另一方面，因交通便利，英人能深入內地，開掘礦山，砍伐森林，及採購各種原料和食料，使英國的工業得到更大的發展。如在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六年八年之中，因交通的便利，而其出口的棉花，增至兩倍以上，出口的谷類，亦增至三倍以上。在一八四八年，棉花棉紗及棉織品的出口總值，僅為三百萬磅，至一八五六年，即增至六百三十餘萬磅，從此可知印度的鐵路，是英帝國主義經濟發展主要的因素之一。

他第三的作用，就是投資問題得到解決。我們曉得，帝國主義爭取殖民地的意義，除了銷售商品供給原料之外，還要銷納其過剩的資本。帝國主義時期的特點，就在與商品不同的資本輸出。英國在印度建築鐵路，及其他交通機關與灌溉事業，就是消納他過剩資本的絕好機會，使不能解決的投資問題，得到完滿的解決。專就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一年間，英國投在印度鐵路上的資本，就有七十四萬萬六千八百八十餘萬盧比。合我

國銀洋六十萬萬元。專就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一年中，印度中央政府在鐵路上所得的純利計算，即有三萬萬三千八百九十餘萬盧比，合我國銀洋二萬萬五千餘萬元。合六分之一以上的利潤。此種鉅大的收入，實為英國國富之一，而英國亦祇有賴這種巨大的收入，才能彌補他貿易的入超。

此外水路的交通機關，在最初英東印度公司向印度發展的時候，英國就操運輸歐洲非洲與印度間貿易的貨物。後來他更進一步把歐非二洲與印度的自由貿易奪到他的手中去，從此印度的航運方面，全為英人所壟斷。因為他以武力強迫印度的政府，訂定航運的條約，凡印度所有的出口或進口，都要經過英國的船隻運輸；因此，印度內河或海外轉運貨物的水脚和備錢，都歸英國的船隻所有。印度對外的貿易額，每年約六十五萬萬盧比，運費以十分之一計算，亦六萬萬五千盧比。在一九二四年印度進口的船隻，共八萬零三萬六千噸，而其中英國的船隻佔五百六十四萬四千噸。英領印度的船隻佔十八萬三千噸，外國的船隻佔二百十四萬噸，而印度人自己所有的船隻，則僅為六萬八千

噸。故英國的船隻，載運印度的貨物，每年所得的運費，總在四萬萬盧比左右，英國這種無形的鉅大的進款，亦爲國富之一，用來彌補與印度貿易的入超。

十五、一九一六年印度立憲派的改良要求

英帝國主義自一九一四年親手燃起歐洲大戰的火焰之後，卽把他自己所有精神上物質上的力量，用在戰場上去，再沒有如從前一樣大的經濟力量，來束縛和阻止印度的商業資本走入工業資本的道路上去。印度的民族資產階級，就在這個時候，如雨後春筍般的長大起來。同時，印度的士兵被英政府調往歐洲作戰而裹屍疆場者，數逾百萬。印度人由他自己汗血換來的金錢，被英政府勒去消耗於戰場上者，亦達一萬萬磅之多。

因有上面種種的關係，遂引起印度內部極大的變化。一九一六年十月，印度立法院中立憲派十九名議員的改良要求，就在這個變化中產生的。我們現在把他們改良的條件和方式中最重要之點，提出來研究一下，使我們更明白他們所要求的有什麼意義，英帝

國主義那時在印度的政治是怎樣黑暗。

一、「所有中央及地方行政議會的議員，必須有半數爲印人，行政議會中的英籍議員，必須盡可能的從英國會受教育而會服務社會者之中派來。……至論印人之才幹，余等敢信「行政議會及其他機關服務而能勝任愉快者，大有人在」。我們在他們這段要求中，知道印度中央及地方行政議會的議員，多半是英人。且那些英籍的議員，從未受過教育，毫無政治知識與經驗，而是以剝削印人爲生的商人。同時，知道印度最高行政議會中之印度議員，以及其他各級議會中之印度議員，並非由印度受過高深教育及有才幹之人員中選出，而多半是自私自利，無民族觀念，國家思想，最庸俗而對英人最馴服之徒。

二、「印度所有各級立法議會中的議員，須以選出之代議士居實在之多數。英籍之議員，終不如印籍議員與民衆之接近，及對民衆利益之能維護與保障。……是以選民之範圍應予以擴充，以直接及於人民，回教徒及印度教徒之地位及勢力，都不可輕視，無論何處，雖人數不多，亦應使之有正當適宜之代表」。在他們這段要求中告訴我們的，

就是說，印度各級議會中的議員，並不是由印度人民直接選出，而多半是印度政府所指派。他們所代表的利益，亦不是印度人民的利益，而是剝削印度人民的英人的利益。而且那些議員，大部份是英國在印度無知識的商人，都存有種族畛域的見解。除英籍議員之外，亦大半是印度政府所指派。他們的選舉，僅有形式而已，不僅是被選的人，為政府所指定，即是選民的資格，亦為政府種種法令所限制，僅限為與英國在印度有共同利益的極少數的印人。範圍非常狹小，三萬萬二千萬人口中，有選舉的資格者僅百分之二而已。至散在各處之回教徒與印度教徒，當然，得不到他們自己正當和適宜的代表。

三、「議員人數，在最高議會，至少為一百五十名，在各大省至少為一百名，各小省至少為六十至七十名」。他們在這段的要求中，就是說，印度各級議會中的議員，不僅在質量上，要加以改良，而在數量上，亦須符合印度人民的比例。

四、「預算案上各款，一一要開列明白，經議會通過，此外應以財政自主之權。予諸印度」。在他們這段要求中，充分的證明印度過去各級議會，是都沒有代議制的實權

，而是印度各級政府的附屬品，是欺騙印人徒具形式的機關。至關於中央及地方的預算，及所有徵收的稅則，尤其是公債基金及利息法定的支出，英王與印度事務大臣，以及行政長官與司法人員的新俸等種種財政問題，是不能討論的。即使有一部份可以交會議討論，但總督省長亦都有不待議會通過，而自行頒佈成爲法令之權。因此，印度的財政，全操於英人的手中，任英人之意而支配了。

五、中央立法議會，對於印度統治有關之各種事項，俱應有權訂立法規。此外，對於各種事項，都應有權討論并通過之。地方議會對於地方統治，亦應如是。惟指導軍事以及外交宣戰媾和及在商約之外訂立其他條約等權，則應歸諸政府。而總督及省長爲保障安全起見，應有否決權，但須有某種的條件及限制。由他們這段要求看來，更足以證明印度總督及省長，是印度中央及地方的魔王，而各級議會，不過是他們的御用工具而已，如在一九二三年，印度政府提出增課鹽稅，及印度民政部經費要歸印度負擔兩議案，俱爲議會所否決，而政府仍悍然施行。不過我們認這種苛暴的政策，是帝國主義

對殖民地的家常便飯，不足為奇。最使我們驚異不解的，就是印度的立憲派，甘願把自己議會的金字招牌，投入黨抗裏去，而公開的向帝國主義投降了。承認指導軍事，宣戰媾和，反與外國在商約之外訂立其他條約等權，歸諸政府，并認總督及省長對議會否決之權。這除了表現他們自己卑鄙無恥與無能無勇氣之外，同時，反映出印度資產階級勢力的薄弱，還沒有到建立自己的政權時候。

六、一殘除印度事務大臣的參事會。印度事務大臣與印度政府間的關係，應與其他殖民地的事務大臣與殖民地政府間的關係無異。印度事務大臣之下，應附以永久的副大臣二名，其中一名為印人。印度事務大臣及副大臣的薪俸，都應由不列顛政府付給。我們還記得印度的事務大臣，就是東印度公司時代監督部長的化身，為英王統治印度的委託人，他的權力高於一切。參事會，亦就是東印度公司時代董事會的化身，由印度事務大臣委任十人至十四人所組成，其中有傀儡式的印人三人。參事會雖為印度行政上之最高機關，然僅負傳達不列顛帝國所有關於印度事務大臣及總督之手續。一切政治的設施

，財政的收支，都可以不待參事會的通過就得施行。因此，參事會的效用等於零。爲節省公帑，自當廢除。又因印度事務大臣常川駐英，與印度政府（即總督府）間的關係，極爲薄弱，且權威過大，一切均爲獨裁，成爲無冠之王；所以他們要求增設副大臣二名，更要求於二名之中有一名爲印度人，使印人有實際的參政權，得享受與英屬其他殖民地的同等待遇。而英屬其他殖民地事務大臣的薪俸，都是由不列顛政府預算中支付的，獨印度事務大臣的薪俸，由印度預算中支付，且其俸額超過世界上任何國文官薪俸的定額。他一年的薪俸，約等於一萬印度人的生活費。從此，可知英人在印度的剝削是無孔不入，無微不至。更可知英人對印度，是爲次殖民地的看待。

七，「在帝國無論何種聯邦計劃中關於印度的事項，須經過其選出的代議士通過，與其他自治屬地相同。」在他們這段要求裏，很顯明的證實了印度所處的地位，遠在其他英屬的殖民地之後了；就是說，英國在聯邦計劃中，關於其他屬地部分，都經過該屬地之議會通過；惟獨對印度一切政策，不經過其傀儡式的議會通過。

八，「應履行一九一一年八月二十五日印度政府所發的宣言，使省政府自治」。在他們這段要求中，又可以看出英帝國主義，最講實利，不講信義。過去對印度一切改良的諾言與宣言，僅是欺騙印人，作爲和緩反英的政策而已。

九，「聯合省以及其他大省，都應有一英國簡任的省長治理之，并有一行政會議。〔原來印度各省政府的組織，是殘缺不全，各有不同。小省治以行政長官，而行政長官又每兼數職。大省及聯合省，亦都半治以行政長官。至一九一九年印度政府法案更改之後，始有數省治以正式的省長。印度各省的行政長官，大都只惟利是圖的商人出身。他們既無政治的學識與經驗，又未受過高深的教育；所以他們對印度人沒有一點同情心，專橫自恣，爲所欲爲，形成殘暴狂妄的政治。我們現在把印人雷齊氏關於印度地方官吏的一段話拿來證明，他說：「印度民政部出身的官吏，專橫自恣，與古波羅門無異。凡稍有能自立的人民，卽爲所不喜。對於人民創造的淸神，每多方加以阻止；但他欲印度人民以嚴父慈母視彼，如其旨者愛之，悖者抑之。從此以往，民族精神，必有墜落之虞

；因此，我們對於印度民政部非常不滿。」

十，「應立許各地方政府，以完全的自治權」。這就是說，印度各地方政府，是官僚政治與獨裁政治合成的怪物。如印度縣知事的權限，他既掌行政的全權，代表英王及中央和省府的一切，又兼任司法官及警務官，并且兼任徵稅官，甚至兼管理印花執照及其他種種雜捐，實為一縣之魔王。印度人所有人類中應享受的天賦人權，則全受種種法令所剝削，無復存在。至印度最標榜的自治機關，如各級議會，亦已經在前面說過，是英人用以假借民意來欺騙印人，和綏印人革命運動的假面具而已。

十一，「亦應許印度人攜帶武器，其條件應與英人無異」。這就是因為印度的法令，獨嚴禁印人攜帶武器，而對英人，則不加禁止，使印人永久屈服於英人武力之下，一任其剝削與壓迫，而不能以空拳赤手反抗英人，以消弭印度民族革命于無形。

十二，「應許印度人加入義勇軍及印度所創立之領土軍中」。這就是說，英人為澈底消滅印度的革命起見，除規定種種法令，施以精神上物質上的抑制以外，並且以極嚴

格的法令，取締印人組織或加入義勇軍，或印度所成立之正規軍的資格，使成爲無組織無抵抗力，如一盆散沙而互相排拒的局勢。

十三，「印度青年在軍隊中應許其得爲委任職，其條件與施於英人者同。」這就是英人爲保持并擴大在遠東的一切權利，以及防止并戰勝其競爭者起見，不能不組織印度軍；但同時又怕印度軍隊之反叛，而施以種種苛刻的法令，如取消印度青年在軍隊得升委任職的資格，而規定於一定年齡以上之印度人，才有得委任職的資格；但印人只限於委任職，卽此可見英人之處心積慮，是在消滅印度的革命運動。而印度的革命運動，仍繼續不斷的產生，這也是出於英帝國主義的意料之外的事。

印度的立憲派乘大戰急迫的時候，向英帝國主義搖尾乞憐，提出上面種種軟弱無能庸俗卑陋的改良要求，以爲可以獲得英人的垂憐。不知這些改良的要求，還不值英人一顧，完全爲英政府所否決，致立憲派陷於失望的狀態。然而印度的人民從此之後，卽恍然大悟，知立憲派之無能，并知道希望英人由上而下的改良，決不會成功，乃掉轉頭來

，進入民族革命運動的大道上去。

十六、大戰前的印度民族運動

印度民族運動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社會窮困與失業激增。所以自東印度公司成立，從事榨取印人的血膏，夷滅印人的邦家之後，印度民族運動，即無日無時不在醞釀與發展之中，而與東印度公司經過二百餘年斷續的民族戰爭。自一八五七年至一八五八年在貴族領導之下的民族大革命失敗之後，即直隸英皇統治。當時，英皇維多利亞，為得一時的安謐，而諄諄以平等待遇印度民族為言；然而，他所謂平等待遇全屬空言，結果，引起印人失望與憤懣，形成一八五九年西頗亞之大革命。這次革命，雖為英人在回教徒幫助之下撲滅了；但抗英的潛勢力，仍然存在，加之印度陸上交通機關，已於一八四九年開始發展，印度的近代工業，亦已於一八八〇年開始發展。在這交通與工業發展的過程中，一方面，破壞了固有的手工業鄉村經濟，使城市與鄉村發生階級的分化，鄉

村裏發生大量的人口過剩，城市中形成了廣大的失業羣衆，而新興的民族資產階級，亦就在英領印度政府無情的壓迫之下，漸漸的發展起來。另一方面，因交通機關與現代工業的發展西洋文化不斷的輸入印度，產生大批無事可做而有民族思想的學生。同時，印度留學外國的學生，亦日益繁多，他們經過西洋文化的洗禮，深痛祖國的淪亡與英人的殘暴的壓迫，而聯絡區內的新興階級及知識分子，從事於民族解放運動。印度民族解放運動的總機關國民會議，亦就在一八八五年三月，爲印度民族解放運動所湧現出來。他每年底開會一次，討論一切關於印度民族解放運動的事宜。如壙張中央及地方之立法會議，及官吏之政試，應在英國與印度同時舉行，以謀印人在政治上得與英人享同等的待遇。這種組織在我們看來，僅可說是印度民族解放運動初期的，組織；因爲他的革命性很有限，他的要求，是憲法及在英國統治下的自治，他的成份，一百七十二人中，回教徒居其二，所有代表大都爲律師教員及新聞記者之流。

自國民會議成立之後，印度的民族解放運動，即繼續不斷的產生。英領印度政府爲

抑制印度民族解放運動，一方面，制定種種嚴酷的法令，使印人在殘暴的政治之下，對於印度及自己本身的問題，無權而且不敢過問；另一方面，煽動回教徒與印度教徒發生激烈的鬥爭，構成敵對的形勢。因之，當時回教徒的首領，力倡信任英國統治之議，回教徒遂處於國民會議敵對的地位。但國民會議抗英情緒，並不因此而低落。至十九世紀末年，印度因英資本主義經濟侵略的結果，不斷的發生飢荒，社會經濟狀況，亦引起激烈的變動，而印人的反英運動，因之日益高張。同時，非列賓爲求獨立而抗戰西美，南非洲爲求獨立而力戰英國，各處民族解放運動的潮流，日益高張。他如中日及八國聯軍諸戰役，皆足以直接或間接影響於印度民族革命的發展；所以當英皇愛德華七世卽位的時候，印度曾發生強烈的民族運動，而印度教徒與回教徒亦時起衝突，社會愈形不安。

一九〇一年秋，刻達爲印度總督，他認印度民族運動的重要區域，就是孟加拉省；所以他欲將孟加拉分爲數省，以便統治，并用以削減民族運動的勢力。他同時認印度民族運動的中堅人物，就是各大中學校的學生與教員；所以他改革教育制度，改組大學，

對於中學取嚴厲的監督，使印度教育，入於英化式奴隸式的教育，專注重於文字方面的訓練，而忽略於最重要的實際科學，以造成大批的依附英人爲生的員司及書記之知識份子，而阻止他們革命思想的發展。但他這種政策，結果引起印人的極端不滿。

及至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的結果，日本大獲勝利之後，印度的民族運動，即受其絕大的影響，好比打了強心針似的，蓬蓬勃勃的發展起來。一九〇五年的國民會議，在他的領袖提拉克領導之下，議決對印督分裂孟加拉省的計劃，採取排貨的辦法去抵制他。在這國民會議上，并議決對中央及地方立法行政會議的選舉，要求印度議員須佔半數，議會權限亦須擴大，印度事務大臣下之參事會，須有印度議員三人，英國各殖民地對於印人之待遇，不得有所軒輊，對於印督改革教育計劃，則更聲色俱厲的攻擊。此外，通過印度自治（斯瓦拉吉）議案，作爲政治鬥爭之標的；所以一九〇六年上半年期，印度各處尤其是孟加拉東部排貨的運動，高唱入雲，回教徒與印教徒亦日見接近，抗英形勢，至爲緊張。及至是年下半年，就因革命勢力的高漲，而分裂爲左右兩派，

成爲敵對的形勢；故年底的國民會議，亦因左右派的紛擾而毫無結果。至一九〇七年左派勢力日益擴張，民族運動益趨激烈，各地報章亦極力從中鼓吹，一般愛國志士，并謀另設學校，注重本國文學與實際科學，而將外國文字置於次要的地位。詎政府變本加厲，禁止印度各大中學校教授歐洲史。從這個禁令頒佈之後，印度的民族運動，更如潮湧，愈趨愈激。印督刻遑，亦就是在這衆怒沸騰的時期中，在倫敦被印度學生暗殺。然而，印度所有上面這種轟轟烈烈的民族運動，大都是受了日俄戰爭直接間接的影響。

所以俄國朱意伯克意曾說：「陰使日俄兩國打戰的，就是英國，因英國想藉此以安定其在東方的地位。然而，日本的戰勝，怎樣影響及於世界，是英國所夢想不到的。」另一位毛禮氏亦於一九〇五年說：「印度的不安。是在於學生方面特別猛烈，這個階級急速的走向對英政府反叛的精神。過去的十二年間，印度的政治變化非常的顯著；然而如完全歸結這種變化的原因，於政治煽動家的教唆，乃就大錯而特錯了。對於過去的舊現狀，卽有相當教育的印度人，也都抱不滿。」從這兩個有名的著作家的說話看來，很

明顯的知道了印度的不安與擾攘，是英帝國主義侵略和剝削，以及其種種政策與陰謀的惡果。

自印督刻遵於一九〇七年在倫敦被印度學生暗殺之事發生後，懾得英政府魂飛魄散，不得不採取剛柔並用的方法，來分化并抑制印度的民族運動。他一面運用政治的權威，制定暴發物取締法，祕密集會結社禁止法，叛亂防止法，及刑事修正法，以抑制民族運動；另方面頒佈賦予印人以極有限制的參政權，企圖收買并和緩印度的人心。

但是，英政府這種狡猾的陰謀，不僅不能如願以償，反而引起印人極端的憤恨與反抗。印度的國民會議，亦於一九〇七年十二月發表恢復祖國的宣言。從此「毋國萬歲」的聲浪，充滿於印度全境，在英帝國主義的肌體內發生強烈的震動，逼得英政府於一九〇九年，除了容納國民會議之要求，修正分裂孟加拉之案外，并對印度表示相當的讓步與零星的改良。按這次改良，是英政府於一九〇八年，依照印度事務大臣薩黎及印度總督米托的主張，而發表改革案；故稱爲薩黎米托改革案。并定一九〇九年開始實行。俟

此案，中央及地方的立法會議，都稍有擴張。地方立法議會中非官吏的議員居半數以上，議員有向立法院提出關於預算的動議，及關於公益事項的表決權。中央及地方的行政會議，印人得加入其中。印度事務大臣的參事會，亦任命回教徒與印教徒各一名為議員，并以英政府將來認印度自治，為此案之前提。這個改革案發表之役，雖有一小部份妥協的分子為其所軟化，但大半印人仍以刻違在英上議院說：「印人尙無實行議會政治之程度，行之不當，將益陷印度於不幸。」的話，以及印人在英屬南非洲受不平等的待遇；而憤火中燒，各壞怨恨。當一九一一年英王佐治第五蒞臨印度舉行卽位典禮的時候，羣情憤慨，又在各處激起熱烈的抗英運動，逼得英皇打消分割孟加拉的計劃，并將國都由加爾各答遷往德里。

及至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三年，意土戰爭與巴爾幹戰爭終發之後，英政府不僅不援助回教國土耳其，反且派遣大批軍艦至土耳其，實行威脅，激起印度回教徒反英的運動。加之土耳其受德，奧等同盟國的援助，而開始其大回教的運動。北印一帶因有贊明達

報主筆紮法阿里汗，及土耳其紅新月會會員的宣傳，印度的回教徒遂暗地與德聯絡，大作抗英運動。并於阿富汗之喀布爾組織臨時政府，作為抗英運動的司令台。

在這嚴重的過程中，還有一件轟轟烈烈的民族運動，值得我們注意，就是當一九〇七年雅利亞會會員雷意等，以反對分裂孟加拉之故，被逐出國，即在海外各處印人的隊伍中宣傳民族主義。同時，德里人哈爾達瓦爾，亦於是時開始其民族主義宣傳。一九〇七年刻遵之被刺，及一九一二年印督哈登色入德里舉行德里入都典禮時之遇炸彈，飽受虛驚，就都是他的黨徒所為。一九一一年哈氏逃亡北美，亦就在北美西克族中從事宣傳民族主義。一九一三年復在美國組織革命黨。一九一四年由北美返印的數千西克族，都曾受過哈氏深刻的宣傳。他們返回印度，就帶回了哈氏的民族主義，向廣大的印度民衆隊伍中散佈，深深的種下了印度民族革命的種子。

但是，印度的民族解放運動，在歐戰以前的時期，無論他如何激烈，如何起勁，而他們所要求的，大都不能超出自治的範圍之外。所以我相信，假使當時英政府允許印度

以自治，則印人即可相安於英國統治之下。因為，那時印度民族解放運動中的角色，就是從僧族貴族兩階級中出來的學生，教授，律師，以及大工商資本家。他們所要求的，只是民族自治政府的組織，和自由領土地位的獲得。而一般農工分子，雖處於極端貧窮困苦的地位，但是，因為沒有代表自己利益的政黨；所以他們那時對於政治鬥爭，還沒有表現自己主張的能力。

十七、大戰期中的印度民族運動

當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戰爆發之後，英帝國主義不僅不能以武力壓迫印度，反還要向印度徵調一百二十五萬大軍參加作戰，及一萬萬的鉅款補充軍費。且當時印度西北的西克人正在與英人作激烈的戰爭，而所有印度的回教徒，更因協約國攻打回教國土耳其之故，為宗教感情所驅使，而高唱自治，作種種反英的敵對行為。回教同盟的議長，亦曾稱「英國對信奉回教之國家開戰，實為遺恨」。要求英國於恢復和平之

後，對於回教徒威權之失墜，宜謀適當之措置。及一九一六年麥加主教對英表同情，亦引起印度回教徒的大憤，他們宣稱：「對英表同情者，乃全回教之公敵。」

所以這個時期，實是印度求民族解放的最好機會。可是，印度的政治家容納印度總督的勸告，停止民族運動。一九一五年印度的國民會議上，僅僅擬定了一個空泛不堪，毫不實際的印度自治計劃。一九一六年十月，印度立法會議中的民選議員十九人，更採取與虎謀皮的方法，向印度總督提出設立自治政府而毫不實際的建議十三條。這種不僅是愚妄，而且是謬謬。同年十二月，國民會議中的左右派與回教徒實行攜手的時候，亦正英帝國主義在大戰上疲於奔命的時候，本可一舉而達到民族解放的目的，給英帝國主義以致命的打擊；惟他們自己錯過了機會，在勒克諾所開的國民會議與回教同盟的聯席會議上，僅僅議決了建立自治政府的計劃。在所發表的宣言上，亦僅是要求印度在不列顛帝國中成爲自治屬地，與加拿大，南非洲，澳大利亞諸邦，享受同等的待遇，放棄了完全獨立的政策，而傾向於妥協與投降。是年十二月國民會議中的左右派與回教同盟三

派領袖所共同制定印度自治的方案如左：

1. 印度爲一自治國家。
2. 印度與英國自治殖民地享同等待遇，不得軒輊，并得派一代表駐劄英國。
3. 印度的統治權，應從倫敦移於印度本國。印度事務大臣下之參事會取消。又印度應有充分之代表，以計劃其本國改造問題。印度事務大臣之薪俸，與其他殖民地大臣同，須列入英國預算。印度大臣之於印度，應與其他殖民地大臣之與殖民地同。印度在立法行政以及財政上，俱應令其自主。
4. 行政長官的半數，必須由印度政府立法會議之印度議員中選出之。
5. 預算須經立法會議議決。
6. 印度志願兵中，印人應得爲高級官。
7. 印度政府對於地方行政，祇能處於勸助之地位，凡各地方團體有選舉議長之權。

8. 地方政府之行政權，屬於省長及行政會議，行政會議議員，應從地方立法會議非官吏之印度議員中選出半數。

英帝國主義既因忙於戰爭，無力東顧，且在軍事上和財政上，又都需要印度去供給；於是除制定防禦條例，以鎮壓印度民族解放運動之外，同時，採取公開欺騙的政策，來分化印度民族解放運動的勢力，收買并和緩印度的人心，獲取印度關於戰爭中各種物品的供給，以避免不列顛帝國的崩潰。這件事實的明證，就是一九一六年開帝國會議時，招致印度代表參加。帝國軍事內閣裏，亦有印度代表參加。更於一九一七年，由新任印度事務大臣孟德哥，代表英政府公開的向着印度的民衆，發表下列關於印度統治政策的宣言：

「英國此後對印度的政策，在於增加各官廳印度人員之額數，漸次擴充印度地方自治機關，使最後得在不列顛帝國中享受自治權利。」

孟德哥發表此宣言之後，并於一九一七年末一九一八年初，親至印度考察之後，復

與印督辰茲斐德聯名發表一個印度憲政改革的報告書，包括下列數點：

1. 印度全境地方政府的組織，應以地方自治原則為根據。
2. 各省應設立會議，議員多數由民選，并得享受若干限制行政機關之權。
3. 印度中央立法會議，須採兩院制。
4. 每屆帝國會議，須設一印度委員。
5. 俟印度有自治資格時，帝國政府應令其自治。

自孟德哥的宣言與報告書發表之後，印度的民族解放運動，就發生劇烈的分化。

小部分血氣方剛的青年，以他們自己敏慧的眼光，看破了這種宣言和報告書，是英帝國主義的緩兵計劃，而作繼續的反抗。并在在美國的革命黨以舊金山的卡達新聞社為根據，與德國聯絡，祕密派員運載武器回國，企圖一舉而達獨立的目的；他們雖則因德國的失敗而失敗了；但他們的光榮歷史，仍然存留着。而大多數的印度人連甘地亦在內，則為英政府所欺騙與收買，都希望以忠真的熱忱，博取英人的垂注，并充滿着戰後可以獲

得自治地位的希望。不惜以重大的犧牲，供給英帝國主義在大戰上所必需的各種物品，以作屠殺中歐人民的工具。

我們現在再來看鼎鼎大名的甘地，在大戰期中的態度與策略。他自戰爭爆發之後，即受印度總督的委托，由非洲回國，為英帝國主義到各處遊說。并代英帝國主義募款徵兵，盡忠報効。他以為印人對英國如此效忠，英政府將來對印度的待遇，可以改善。他於一九一五年四月，在法律學會年會席上，為英帝國主義作公開的宣傳，曾說：「英國有數種政治理想，良為余所寶愛而樂道，其中之一，就是英帝國之人民，各有其最自由的範圍，可以充分發展其才力品格，與本於良知之行爲。吾以為在英帝國則然，而在他國政府之下，或未嘗有之。」他這樣的推崇英帝國政治制度，不僅是表示他自己傾心服從英國，而且希望并引誘所有的印度人對英帝國，亦如他同樣的馴服與效忠。所以在大戰期中，甘地還是反動的主要角色。他希望戰爭之後，印度可以得到自治領土的地位，然而英帝國主義在戰爭中得到勝利之後，會怎樣加重壓迫并剝削印度，這是甘地所夢想

不到的。

十八、大戰後十年中的印度民族運動

我們在上節已經說過，印人在大戰時對英帝國主義的効忠，無非是希望印度於大戰後可以得到獨立或自治的地位。

但是，大戰結束以後，英帝國主義得到勝利的光榮，就忘記了這勝利是建築在千千萬印人的頭顱與財富之上，并忘記了他自己在大戰正酣之時公開對印人所宣佈的諾言。

我們現在來看英帝國主義於一九一九年所成立的印度政府法案怎樣。（這法案；又名孟太格辰茲斐德改革案，）他在這個法案上，雖然規定了印度中央議會為兩院制，總督府參事院八名議員中，加入印人三名，德里的立法會議，完全由印人充任，其中的議員，以七分之五為民選，其餘為政府所指派。此外，并規定一種憲法調查委員會，准於十年後調查印度自治情形，以作將來印度憲法改革的基礎。其實此種議案，英國仍未允

許印人以自治，印度之官僚政治，依然如故，印度之地位，亦依然如故。其所謂中央議會為兩院制，僅具形式，因總督有不待議會通過而自行頒佈實施，及對議會有最後否決之權，上院議員固都為官吏及總督所指派，而下院議員亦僅是為小數選民之代表，而預算案之討論與通過，仍受極嚴格之限制。至於地方政府，則採取兩重政權制，省務分保留及轉移兩項，保留部分，歸省長所管轄，而轉移部分，則付諸省立法議會處理。

自這場滑稽戲劇開幕之後，印人始知自己在大戰中的巨大犧牲，是完全受了英帝國主義的欺騙，自己對英帝國主義一切的希望，至此亦完全落空了。不僅國民會議與回教同盟反對此種改革，而貝山特之自治同盟，且認此種改革案無異陷印度於奴隸之境，而高唱革命之論。他們在這全國憤懣於失望之下，激起熱烈的抗英運動；但這次運動，當初還是很和平，他們最高的目的，是在使英政府反省，而給予印度以自治。但英政府不僅不允給印度以自治，而且懲治革命黨人的羅拉脫謀叛法，亦突然宣佈，剝奪印人之自由，予地方政府於必要時有逮捕人民之權，以抑制革命之行動。印人因之大憤，實行

消極抵抗，各處的革命羣衆，遂於一九一九年四月六日都聯合起來，作廣大的示威運動。德里罷市，并迫電軍工人罷工，英人對罷市罷工者開砲轟擊，甘地聽見德里鬧事，立刻就往德里彈壓他們，不料政府操之過急，半途拘捕他，把他解回孟買；於是到處皆起騷擾。其最著者，爲旁遮普之暴動，當四月十三日阿本拉維爾地方民衆集會，並無如何激烈行動，而英軍遊行開機關槍大肆屠殺，死亡之人數，達數千之衆，結果，使印度民族運動，更形激昂，如怒潮洶湧，蔓延及於全國，和平的反抗，變爲武裝的革命。此外文因英帝國主義在粟利錫地方開始磋商歐戰和約的時候，即主張分割回教主國土耳其，更激起印度回教徒的憤怒，而英帝國主義從前對印度教徒與回教徒之保證，以及所謂土耳其與聖地之安全，至此都自食其言，促成印回兩教之聯合。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回教哈利弗大會，甘地作主席，宣佈印度教徒，願把回教徒的事，當作自己的事；於是大規模之抗英運動，就一發不可復遏而。這次運動的意義，亦比前更爲廣深，由自治的要求，變爲獨立的要求。

一九一九年甘地的政治思想，還是束縛在英帝國主義利益的鐵桶之內，當他在恩拉柴會議時，他還力排衆議，主張與英政府合作，希望孟太格辰茲斐德改革案實施，并願英政府履行其對印度教徒與回教徒之保證，以及撫卹旁遮普與阿母拉雜的傷民，并懲處旁遮普與阿母拉雜兩地亂殺無辜羣衆的軍官。

及至一九二〇年土耳其慘酷的和約條款，及調查旁遮普與阿母拉雜軍官暴行的委員會，所定不公道的辦法宣佈之後，甘地才知道自己的希望，盡成畫餅。才曉得印度將永處於奴隸的地位。才曉得印人的血液，將繼續爲英帝國主義之營養品。乃恍然大悟，提倡不合作運動。甘地當時給在印度全數英人的書上會寫着：「計算到現在爲止，我會完全相信洛易喬治能履行他答應回教徒的話，且相信既發現旁遮普官吏的暴行，必將充分的賠償旁遮普人；但是洛易喬治的背約，和袒護亂殺的官吏，使我完全不相信政府，成爲不援助政府的國民。」甘地既已表示與英政府分離，而印度民族的領袖提拉克亦已死了，印人遂認甘地爲印度民族革命運動的領袖。而甘地亦遂因此與國民會議打成一片，

彼此發生嚴密的連繫。印度的國民會議，亦於一九二〇年十二月通過了甘地不合作運動的下列八大綱要。

1. 拒絕一切英政府所頒給之官銜爵位及名譽官職。
2. 戒絕飲酒。
3. 一切男女學生不受英教育，免為外人奴隸。
4. 設立學校及大學院，以印度國語及手工業為主要科目，以英語及其他歐語為次要科目。
5. 排斥英國司法制度，及英國式之法庭與律師。
6. 抵制外國布，復用印度土布。
7. 印人不再在英政府及不列顛軍隊行伍中服務。
8. 不納租稅。

自國民會議通過甘地上列八大綱要之後，適值世界經濟恐慌，及愛爾蘭獨立運動將

要暴發的時候，印度的民族運動，就好比野火般的燃燒起來了。以提倡國貨抵制英貨的口號叫出之後，三星期內，舊式的紡機，即製成三百餘萬架，外國棉織品的輸入，即減少百分之二十五，英國蘭開夏的棉業，因之大形恐慌。在教育方面，孟加拉之高等學校學生，減少百分之二十三，普通學校學生，減少百分之二十七。加爾各答大學入學與試驗之款，亦爲之大減。自動放棄官職者，逾二萬九千人。拋棄律師職務者，數見不少。民間訴狀自法庭撤回者數千件，在社會階級上的歧視，亦漸漸泯除。各宗教間亦日見接近。印度的不合作運動，自此愈形激烈。英國布匹被焚燬者不知其數。英人在印度所設的紡紗廠，關閉者亦時有所聞。逼得英帝國主義於一九二一年二月，根據孟大格辰茲斐德的印度改革案，而在德里成立印度諮詢院，因作和緩印度的人心。但諮詢院成立之後，仍不能減低印度民族運動之高潮。而是年十月全印度回教徒在亞格達巴所開的大會上，竟喊出：「建立印度合衆國」的口號，甘地亦於是年十一月十七日，在「少年印度」報上答覆讀者的文中寫着以下的話：「數年的經驗，使余恍然大悟，……余以爲現政府之

制度，爲一最不良者，非用特殊的力量而顛覆之不可；蓋此種制度之本身，實無可以改良之能力。」

這時印度的黨派，就在複雜的政治，經濟，種族的宗教，階級的基礎上反映出來。把他們各大小黨派的政治思想歸結起來，可分爲左派中派右派三大別：左派主張採取積極手段以暴動的方式推翻英國的統治而自主，這派的領袖人物就是哈爾達瓦爾；其他如波士及雷意，亦可歸於此派，繼之而起者，卽爲瓦哈雷尼魯；中派雖主張印度獨立，但不主張卽刻獨立。先鞏固民族的基礎，及先提高民族在知識及道德上之標準，以增進經濟上之效率，然後再謀獨立，這派的領袖人物，就是甘地與太戈爾；至右派則主張以和平之手段，達到自治殖民地的地位，并謀以緩和與消極之抵制，漸次奪取政權。這派的領袖人物，就是達斯，尼魯，哥廊爾，

當一九二一年英康惱脫公爵漫遊印度之時，甘地隨其至各處發表反英之演說。及至十二月英太子威爾根親王將遊印度的時候，印度的不合作運動，更如怒潮般的澎湃起。

了。至一九二二年一月，英太子到達印度的時候，這種運動的高潮達於頂點，赫得英政府手足無措，而甘地復採取不合作運動最後的方法，從事於國民反抗的運動，用和平方法，反抗英國法律與拒納租稅，并於二月六日致哀的美敦書於印督，謂如能於七日內變更政策盡釋政治犯，恢復集會結社，及言論出版之自由，則不合作之運動，可以展緩實行，以待協商安定時局之辦法。同時，警告不合作派黨人，誠其不可流為暴動。

但自甘地這哀的美敦書發出之後，印度各地的暴動，即應聲而起，赫得甘地寢食不安，立即掉轉頭來，幫助英政府制止各地的暴動。同時，又與國民會議中的議員集議，決定暫時取消不合作的反抗運動，待各地暴動不再發生的時候，再來恢復不合作運動。這就是因為甘地忘記了一切革命的成功與失敗，都是力的比較，他并不明瞭英帝國主義在印度的統治權，是不會因和平的反抗而自動放棄，他更夢想不到他自己會隨着革命潮流的低落而陷入囚獄。

當時，英政府已採取強硬的態度和高壓的手段，鉗制印度的革命。并於一九二二年

三月十日逮捕甘地，英政府逮捕甘地，表面上是架誣甘地在「少年印度」一報上發表四篇論文，激動羣衆仇英，及復使印度的回教徒，要求英政府撤回君士坦丁的軍隊，并承認土皇對於伊斯蘭聖地的宗主權；而其實就是因爲那時愛爾蘭的獨立運動，已爲英帝國主義殘酷的手段所解決，世界革命的潮流，亦由高張而下降，印度革命的勢力，亦由統一而分化，在這種種場合之上，燃起英帝國主義乘機逮捕甘地，消滅印度革命的野心。

與甘地同時逮捕的，還有一個夫人及友人巴克爾，當時孟買法院判甘地監禁六年，巴克爾監禁一年，罰金一千盧比。

我們現在來看甘地下獄後的供詞，便可知道甘地不合作運動的政策，與他平時所處的態度，他說：「我昔日固爲堅忍效忠，極願與政府合作之一人，今則一變而爲掉頭不顧，不願與政府合作之人矣。然余以爲英國政制大體完善，待遇印人之不公，僅爲大純中之小疵，去之如去贅疣。故對於治理印度之英政府竭誠效忠，惟力是視，雖中間或有批評其措施失當之處，而究不願其傾覆。一九一七年邱爾姆斯福（係一九一七

年孟太格調查委員會內專門委員)。在德里召集戰事會議發令募兵時，余雖抱病，然猶在開達招集徵兵，直至休戰爲止。我之所以爲此，無非希望吾國人在帝國政府之下，可與英人處於平等地位耳。而乃羅拉脫法安，突然宣佈，剝奪吾人之自由，繼之以旁遮普事變後，當局之屠殺虐待，余始覺首相對於印度回教徒之保護，所謂土耳其與伊斯蘭聖地之安全者，蓋將食言矣。然在一九一九年恩拉柴會議時，友朋雖屢致警告，而余仍排衆議，主張與英政府合作，以期孟太格邱爾姆斯福改革案之實施，并願英相履行其對印度兩教徒之保護，撫卹旁遮普之傷民，而使實施之改革案，至少能開印人生活之新紀元；但希望盡成畫餅，英相之保證既爲虛語，旁遮普之事變又加文飾。所謂改革案者，非但換湯不換藥，而且藉以吮吸印人之脂膏，使永處於奴隸之境而已。余因此乃知印度苟再屈服於英人統治之下，則今後政治上經濟上之絕望，必較前爲更甚。……其實，印度與英國同處於不自然之地位，欲消除此不自然之地位，惟有不合作之方法；故余之力倡此舉，自信對於英印雙方皆有莫大之貢獻。……」

甘地被捕之後，英帝國主義對印度猙獰的面目，完全暴露出來，自由黨政府的領袖路易喬治，於是年八月二日在英下議院有以下的演說：「英國在任何情勢之下，對於印度，決不放棄其責任，英國的統治制度，是一個鋼鐵鑄成的櫃子」。即此可知英帝國主義過去對印度所有的諾言，都是緩兵的計劃與公開的騙局罷了。

同時，不合作運動，自甘地被捕，即失却中心的勢力，內部起了極大的分化，一部分機會主義者，擁護達斯與尼魯魯為首領，而主張在政治上與英政府妥協，他們即於一九二二年在甘耶國民會議大會上，推翻一九二〇年國民會議所通過的不合作八大綱領，而回復到議會參政的路上去。他們欲襲取歐洲第二國際先生們的策略，作他們議會的政治鬥爭，在議會上否決政府的提案，事事與政府為難。但他們忘記了，印度議會與歐洲各國議會的權力，完全不同，印度的總督與省長，都有不待議會通過而頒佈施行，及最後否決之權。他們這一派後來就稱為改革派，或自治黨。

另一派，就是甘地的嫡派；他們仍然保持與英政府不合作的態度。這一派後來稱

爲非改革派，或不合作黨。但是他們因爲自己的領袖甘地被捕在獄，失了工作的重心；所以他們的工作，也便於無形之中停頓了。

及至一九二九年英工黨執政，而甘地又患腳氣病甚劇。英工黨政府爲和緩印度民族運動起見，即將甘地於是年二月釋放出獄。自甘地被釋出獄之後，不合作運動的工作，雖有復活的趨勢；但當時不合作黨與自治黨互相仇視與排拒，致兩黨的工作，均感極端的困難，嗣經回教首領愛理從中調和，及甘地絕食三週，表示懺悔，同時，自治黨亦因不滿意印度總督於是年十月二十五日宣佈對過激黨的取締法；因爲在那過激黨取締法上，有以「下關於改革派的文句：『凡改革派有反對英政府之主張及行爲，印度政府即指爲受俄國共產黨之唆使，而採取非常應付的手段』。至此，不合作黨與自治黨，都深知非兩黨合作，不足以抗英，兩黨就在這個場合上棄嫌修好，力圖團結，并聯合開會議決左列四條：

1. 爲抵制外國棉布起見，全體應服用本國棉織布。
2. 每月能紡紗二千碼者，始有選舉權。

3. 實行解放奴隸制度，以打破國民階級的界限。

4. 中央各州議會，當與印度國民會議協力，以貫徹所預定的目的。

此外，他們還注意印回兩教徒之實行攜手；因為過去的經驗告訴他們，祇有這樣，才能達民族解放的目的；但是，從此以後，印度的不合作運動，就被右派的自治黨所輾化，而走入妥協與調和的途徑上去。及至一九二五年六月，自治黨領袖達斯在達室林病故，自治黨的企圖，受了極大的打擊之後，民族運動的輪盤，才漸漸的向左轉去。同時，因英俄的交涉緊張，影響及於印度，使印度的不合作運動，又蓬蓬勃勃的發展起來。加之，英國以保守包爾溫政府，來代替工黨麥克唐納政府，對於印度的政策愈加反動，而印人的反抗亦愈加激烈，如一九二五年七月，印度的事務大臣巴君里特，在英俄會議上說：「英政府毫無放棄印度的意思。」并說：「印度的難關，在於印回兩教徒堅決的鬥爭。」他那個演說，更引起了印人的公憤。而不合運動，亦如火上加油，愈演愈烈，直至一九二六年老奸巨滑的歐文充印度總督，這種運動才稍見和緩。

印度在一九二六年革命潮流低落的時期中，革命勢力亦發生劇烈的分化。自治黨的領袖尼魯及其黨徒，充滿了對英妥協的論調，而國民會議在一九二六年葛哈提大會上，亦就公開的分成左右兩派而對立了。這種分裂的現象，一直囑到一九二七年下半年期西門委員組織之後，才重新聯合起來。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英政府根據一九一九年孟太格改革法案，任命西門等六委員調查印度的情形，作為一九二九年制定新憲法的基礎。當時，英政府以印度黨派分裂，革命低落，便鄙視并輕忽印度的資產階級；所以在西門委員內，沒有讓印度資產階級的代表參加，結果，引起了印度資產階級極端的憤懣。同時，印度在英資本主義下工業化的結果，農工的痛苦日益增加，革命的要求和力量，也日益擴大與強烈；所以印度資產階級，就聯合廣大的革命羣衆，對西門委員會作激烈的反抗與示威，甚至在右派自治黨的機關報上，亦這樣的寫着：「承認西門委員會，就是等於署名於自己死刑的宣言書上。」印度過去各對立的黨派，與國民會議中的左右派，亦就在這民衆熱烈反抗西門委員會

之下，而重新團結起來；所以在一九二七年底馬德拉斯的國民會議上，就能一致通過國民會議最後的目的，在獲得印度完全獨立之議案。這一次的決議，他們居然把以前的妥協傾向完全轉變過來，走向新的獨立的方向去，實是印度革命史上最寶貴的一頁。

自這個決議案公佈之後，印度要求獨立之聲，即轟動全球，當一九二八年二月，西門委員會在馬德拉斯登岸的時候，「西門！請回去吧！」的喊聲，彌漫於印度，革命勢力，更如風起雲湧，不可比擬。甘地亦就於此時因加爾各答暴動的關係而被捕入獄。後來以赴緬甸旅行為條件，始得釋放。

一九二八年下半年期，印度的民族運動，又因英政府挑撥利誘的政策，而起了絕大的分化。一部分革命的羣衆，於是年七月成立獨立黨。這獨立黨的首領，就是右派的領袖尼魯之子嘉瓦哈雷尼魯與沙巴爾。他們的政綱：在政治上，要求國家完全獨立；在經濟上，要求撤銷經濟不平等的條約，重要的產業及交通機關，收歸國有；在社會上，要求八小時工作制，失業救濟法與勞働法；改革土地制度，及解除農民負擔等等，竭力擁護

獨立運動。而另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則因革命勢力急速的發展，便掉轉頭來向英政府妥協與投降。當時，除了各省立法會議通過指派印度中央委員會與西門委員會合作之外，而自治黨與不合作黨以及其他所有資產階級政黨代表。亦舉行聯席會議，在這會議上議決將國民會議議長尼魯所起草的憲法草案，交西門委員會，預備做將來制定印度憲法根據。他這個草案，不是要求獨立，而是要求英國國會於一九二九年以前批准印度的自治。

是年十二月在加爾各答所開的國民會議，亦完全為右派自治黨所操縱，完全屈服於英帝國主義之下，並以尼魯憲法草案的報告書，來代替甘地不合作運動的綱要。這次會議中主要的議案如下：「本會議斟酌現在的情形，暫時採取尼魯的報告書中的主張，以建設自治聯邦為目的，而此種自治聯邦目的之到達，以一年為限，如至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不能得到英國國會之批准，或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即遭拒絕，則會議將恢復非武力的不合作運動，不納稅，不與政府以任何的幫助，並採取其他有效的行動。」

印度的國民會議，在這個機會主義的決議案上，顯然的已拋棄了一九二七年的獨立主張，而返還於妥協的自治運動了。結果，他既受那些主張與英國妥協到底的極端右派所非難，同時，為那些主張完全脫離英國而獨立的左派所攻擊。因為那個決議案的實際上等於向英帝國主義投降，他們放棄了獨立的要求，對英完全妥協，并承認了英政府在外交政治上，有指揮印度軍隊之權。

在這自治黨與不合作黨，日益右傾，而革命民衆的思想與要求，日益左傾的場合上，具有廣大以網的印度獨立黨，遂得到一般下層羣衆的同情和擁護。在一九二九年，該黨的勢力，遂如雨後春筍般的發展起來，民族運動的主流，亦就從自治運動轉變為獨立運動方面來。該黨的首領嘉瓦哈雷尼魯，亦就在這革命羣衆的擁護之中，於一九二九年被選為國民會議議長。英保守黨包爾溫政府，亦就在這印度革命潮流高漲的時候而坍台了，繼之者就是工黨麥克唐納爾的政府。

此時，印度「母國萬歲」的呼聲，既已震動天地，而西門委員會自一九二九年四月

歸國之後，又無聲無臭不願給印度自治。甚至連那個由印度立法會議所指派的印度中央委員會，偕同西門委員會到達倫敦之後，亦毫無所作用，徒呼奈何。而甘地觀此情形，乃於是年一月在全印會議委員會上攻擊英政府失信，主張堅持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卅一日起，開始不合作運動，并堅持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非達到自治目的不可。當然，這種要求，不是甘地一人，而已成爲印人普遍的要求了。同時，又因一九一九年印度政府法案修改的期限，和一九二八年國民會議規定尼魯憲法案所批准的期間，一日一日的逼近了，而英帝國主義對印人欺騙的陰謀，亦一天一天的暴露出來了。印度的問題，即因此入於最迫切而最嚴重的時期了。

我們現在再來看社會帝國主義的首領麥克唐納爾，怎樣來應付這個嚴重的局面，他就是襲用英國曾經對付愛爾蘭民族運動的傳統政策來對付印度：他一方面來進行一九一九年所規定的統治制度的改革，表示相當讓步，以和緩印度的人心；另一方面以最殘忍的手段，對付印度手無寸鐵的革命羣衆，并制定苛刻的法令，限制印度民族革命的運動；

此外採取挑撥離間威迫利誘的種種方法，來分化印度的革命勢力，在工人與農民的中間築成不可超越的牆壁，使他們各個孤立，不能共同作民族革命的運動，同時使印回兩教徒對立，並使其互相仇殺，不能共同作民族革命的運動，一九二九所謂孟買的宗教衝突，就是麥克唐納爾這個政策具體的表現，因為麥克唐納爾是英帝國主義象養出來，受過第二國際社會主義訓練的工人領袖，他很明顯的知道，在殖民地革命運動高漲的時候，只有運用欺騙和分化以及高壓的種種政策，始能發生效力。

我現在還可以寫出英工黨政府下的印度總督歐文在一九二九年的宣言，作為例證。他在他的宣言上說：「英政府政策之目標，已見於一九一七年八月的宣言中，欲規定自治機關逐步的發展，以求印度有自治政府之實現，成為大不列顛帝國中一完整的部分。余奉英王喬治陛下諭旨，陛下欣然意欲一九一九年國會所定計劃，應用作使英屬印度可獲得在英屬自治領土中適當地位之方法。英政府願印度在充分時期後，在帝國以內可獲得與其他自治領土同地位。余代表大不列顛政府聲明，印度憲法之自然結果，即為獲

得自治領土地地位，……英政府以爲要注意下述兩項：（一）尋求了解英屬印度方面對此問題之最良方法。（二）保障在此方法中，勿忽視英印兩方間將來較爲密切關係之較大問題，欲期達到的方法，就是採取西門爵士所舉之手續。英政府於西門調查團及印度中央委員會將報告書提出發表之後，即根據此報告書與印度開始磋商，并即邀請印度各黨派與各方面之代表，以及印度各邦之代表赴英，各別的或聯合的與其會商一切。

在歐文這個宣言上，一方面明明白白的取消了印度獨立的意義，一方面承認了五里雲霧中的印度自治；所以發表之後，引起英印兩方極大的騷擾。英保守黨機關報對這個宣言，有以下的攻擊：「如果這個宣言，就是變更印度政策的意旨，保守黨馬上就要提出對政府不信任案；因爲這個宣言，將爲促成印度自治的動機，不但^委不利於印度，而且不利於英國」。同時，印度事務大臣彭恩亦在議會上說：「這個宣言，是西門委員會所不願與聞的」。這就是無形之中把歐文的宣言取消了。自印度事務大臣彭恩把印督歐文的宣言作爲廢話之後，印度反英的情緒，日形惡化，「毋國萬歲」的聲浪，震撼全印。

國民會議亦議決反對英閣員的言論。印度總工會，更主張建立印度的共和國，同時，印督的火車，亦在德里的旅途中被革命民衆所炸。及至歐文所召集的圓桌會議破裂之後，印度之革命運動，更爲普遍，更爲深入，而是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在拉侯爾所開的國民會議，亦就通過甘地以下重要的提案：

1. 懲辦十二月二十三日謀炸印督火車的人犯。
2. 大會取銷承認去年之尼魯的報告。
3. 確定「斯瓦拉吉」，作爲印度完全獨立的解釋。
4. 請各議員退出議會，并加以抵制。
5. 核准全印度國民會議委員會於必要時的地點，并進行不納稅運動以及文明的反抗。

十九、一九三〇年來的印度民族運動

一九一九年印度政府法案上所訂於一九二九年末，即允許印度試辦自治，及一九二八年印度國民會議要求尼魯憲法草案於一九二九年底批准的期限，居然過去了，而印度地位毫無改變。昔日所謂一九三〇年開始半自治，又完全被欺騙了。於是，印人深切的覺悟，印度欲達自治的目的，除了自己的努力，及以革命的方法，推翻英人的統治，再沒有別的方法了。而印度國民會議，亦因此即於一九三〇年一月二日議決一月二十六日爲印度的獨立節。

甘地從前給印人的標語是：「可能的話，就在英帝國主義圈內進行；如不獲已，則於英國圈外行之」。他們現在就到了圈外進行的時期了。所以這時甘地對廣大的羣衆演說：「印度除實行獨立之外，已無可採的手段」。

英國印度副大臣羅希爾子爵，於是年一月杪在工黨會議中發表與甘地完全相反的演說，他說：「印度完全獨立之說，是愚蠢的。……英國現在在領導印度入於自治之途徑，倘現在驟然放棄印度，將與印度以禍患。工黨之宗旨，不能被愚蠢的議決案或其他方

式的宣傳所轉移。……」他這廖廖數語，把英工黨的猙獰面目，完全暴露之後，印度革命的怒潮，即奔騰澎湃起來。而且表現着開始向新的方面發展，就是他們運動的目標，從自治轉移到獨立，運動的方法，從和平反抗，轉變到武裝革命。同時英政府壓迫印度革命的慘劇，亦從此一幕一幕不斷的展開了。

關於這種情形，威爾士在他印度狀況一書中，比喻得很對，他說：「英人統治印度，恰如騎着一隻怒象，為馴服這隻怒象，不能不加緊鞭策，可是，加緊鞭策的結果，使這隻怒象越發狂躍起來，現在想安然離開象背。已經是不可能了」。

我們現在再來看他們一九三〇年所表演的種種惡劇罷。一月十二日，英政府搜查國民會議，捕去職員數人。一月十五日。國民會議即通過予甘地等決定開始非武力反抗運動時期的議案，并同時通告各地黨部的黨員，準備以盡可能的方法，一致援助并參加非武力反抗的運動。因此，甘地等便於一月十六日開始工作，他於一月十六日，在「少年印度」日報上，發表一篇宣言。為一月二十六日印度獨立節，勸告全印度人民，於是日

舉行慶祝大會，并勸告各派黨徒與教徒，必於是日從事紡紗織布等工作。同時，又命令各處，關於是日慶祝之情形，詳細報告中央辦事處，以便檢查全國民衆的力量。

從他那篇宣言發表之後，各地革命的行動，便開始發展。一月十九日，印度西部馬拉亞的農民，爲反對強迫工作制度，拒絕納稅，而與警察大起衝突，結果捕去農民十八人。

一月二十六日，印度議會開會，各黨派的議員一致拒絕出席。同日各地慶祝獨立的民衆大會，更形熱烈。「恢復母國」之聲，震動全印。同時，不合作黨發表以下的檄文：「今日獨立節，爲印度國民會議於一月二日大會所議決，曾通告各地革命同志，均於是日舉行盛大紀念，喚起同胞，共同奮鬥。當大會通過獨立節之後，英政府曾下令禁阻，并派武裝防禦。但我輩革命同志，負此大會使命，仍以最強毅之決心，督率全黨同志，領導全國民黨，在此根本覺悟下，犧牲奮鬥，完成今日之燦爛紀念日」。

甘地復於三月二日向印督提出最後通牒，并限三月八日以前，完滿答復，否則，開

始不合作運動。他在那通牒上寫着以下的要求：

1. 實施完全禁酒法。
2. 地租至少須減輕百分之五十，且課稅亦須得議會同意。
3. 廢止鹽稅。
4. 軍事至少須減輕百分之五十或五十以上。
5. 實施對外國棉布之保護關稅。
6. 政治犯，須全體釋放。
7. 被驅逐之印人，須准其回國。
8. 自刑法中刪去關於煽動及禁止集會的條章。

甘地這些條件，在英帝國主義侵略和剝削的眼光看來，當然是認爲大逆不道。乃即運用其高壓的政策，於三月七日藉違反公共場所講演的名義，將甘地最有力的黨徒凡拉海斐特爾拘捕，判徒刑三月。因此，甘地的非武力反抗，便於三月八日轟轟烈烈的實行

了。

三月八日，甘地預定全印度總罷工的時期，是日全國響應勢如潮湧。至三月十日，孟加拉及鐵達格爾罷工的人數，達二萬人。巴拉克坡爾區罷工的人數，亦達二千以上。加爾各答自從獨立運動開幕之日起，即有四萬工人從事罷工，後來增至二十萬，并與警察發生衝突，而受傷者數人。孟買的紡織工人，亦抱有長期罷工與抵抗的決心。而孟買國民會議中的職務處，於獨立運動開始後，即招募「鐵軍」，「後備軍」「雜軍」，三種義勇軍，作堅持到底之戰爭。當時并有二千學生開示威大會，與警察發生衝突，結果，學生受傷七人。德里各界民衆，亦組織廣大的示威運動，反英情緒，極爲高漲，并於拉賀爾等處與警察發生衝突。甘地更於三月十一日，開始招募義勇軍，作軍事的反抗。并於十二日親率義勇軍到各處宣傳獨立運動。他所經過的那地亞德，拉，阿美達巴德，等處，均受民衆熱烈的廣大的歡迎。所有各地的村長徵稅員警察等，都自動辭職，商人罷市，學生罷課，工人罷工，甚至投効義勇軍作種種獨立的運動。甘地於四月五

日率領黨徒，行抵海濱，六日即率黨徒至丹狄海灘，自製食鹽，破壞政府食鹽專賣法。廿地這種獨立運動，博得廣大民衆的同情與援助，各地罷市罷工罷課，即風起雲湧，全國響應，驚動了英帝國主義的魂魄。

英帝國主義爲保持在印度的統治權，便採取積極的高壓政策，并頒佈極苛刻的新聞條例，取締獨立運動的言論，令各報館繳納五萬元的保證金，各地報紙，因之大都停刊。四月十四日，更藉破壞鹽律的罪名，將印度國民會議的主席嘉瓦哈雷尼魯拘捕，并搜查國民會議辦事處，致軍民大起衝突，傷警察十人，民衆十八人。自嘉瓦哈雷尼魯被捕消息傳達各處之後，各地民衆尤其是孟買與加爾各答的民衆，他們抗英的運動，愈益擴大。四月十七日，孟買發生羣衆大暴動，與武裝警察衝突。十九日，孟買拉的齊他崗地方的不合作黨黨員百餘人，襲擊并焚毀警察局，軍械庫；同時，破壞當地路軌，與軍警發生強烈的衝突，擊斃英少佐一名，弁兵一名，印度兵四名。四月二十日，孟買拉省議會議長甘格來，青年大會會長勃拉都爾，青年同志會會長木克基，工人大會會長卡克拉

互擊四領袖被捕。四月二十一日，孟買議會議員孟希，亦以破壞鹽律被捕。二十二日，前進報社被搜查，并拘捕該社編輯蔡克拉瓦底。同時，孟加拉和平反抗會祕書及甘地之子亦被捕。四月念四日，立法會議議長辛姆拉，亦因反抗政府對政治犯的待遇而自動辭職。白沙互，拉荷爾，買索爾等處的人民，亦因反抗政府逮捕政策而發生暴動。四月卅日，英政府閣議通過逮捕甘地的議案，五月五日甘地便為拘捕。

自甘地被捕後，他的黨徒即在各處鳴甘地被捕的警鐘；因之，反英空氣，頓時瀰漫印度全境。六日晨，德里市民舉行大示威運動，搗毀警察總監汽車，與警察衝突，雙方死傷多名。印度北部各大城市，亦一律舉行大罷工，所有銀行，商店，公司，亦一律歇業。旁遮普，拉荷爾，究拉達爾，及加爾各答，均有盛大的示威遊行，與警察發生流血之戰爭。而孟買之市民大會，參加的羣衆，竟達十餘萬人，并舉行罷市、罷工、罷學、及排貨運動。五月八日，孟買的斯代拉貝發生極嚴重的羣衆運動，焚毀縣公署，警察局，及無數酒店。結果，被警察局開槍擊斃二十五人，傷數百人。同時，甘地的繼承者回

教徒領袖狄亞白基，亦因率領義勇軍襲擊達拉沙鹽場而被捕。

至此，英政府乃變更策略，一面，對革命派加重壓迫，另一面，對資產階級及地主等，則採取欺騙的政策，以期分化印度革命的勢力。因此，印督歐文於五月十二日發表下列的宣言：「英政府雖感於目前時局的紛擾，但已決定仍堅持本年十月二十日，在倫敦召集關於印度事務之會議。

從他這個宣言發表之後，印度反英運動愈鬧愈凶，從和平的反抗，轉到武裝的革命。而英帝國主義對付印度革命的方法，則亦從逮捕政策，變為屠殺政策。五月十八日，非武力反抗的義勇軍，統率人民數千人襲擊互達拉鹽場，被警察開槍轟擊，死傷數百人，奈杜夫人及甘地的秘書伯雷，亦均於此役被捕。同時，更搜查國民會議總部，逮捕國民會議代理議長那力們。

六月一日，白沙互發生暴動，與軍警衝突，死七人，傷九人。同時，有義勇軍一萬五千人，謀襲攻達拉沙鹽場，并通告孟買工人，一致反抗鹽律。

六月三日，西北邊境阿福利底族，有槍械整齊的紅衣軍三大隊，侵入白沙互，與英軍發生激戰。同時，加爾各答附近的未達坡地方，亦發生暴動，警察死者一人，失蹤者二人。

但是，當時最足使英帝國主義手足無措，便是印回兩教徒合作的運動。孟買的回教徒，以其領袖狄亞白基被捕，即於六月三日一致的決議，接受甘地的不合作宣傳，并通告全印回教徒聯合印度教徒，一致的反英及抵制英貨運動。六月四日，印回兩教徒舉行遊行示威。六月五日孟買的民衆，爲紀念甘地一月徒刑的屆滿，而舉行盛大的示威運動，罷工的人數，達六萬五千，停工的紗廠，達二十處。六月六日，白沙互山中的紅衣軍，更英勇的攻擊白沙互，英國的駐軍，利用空軍，拋擲炸彈數千枚，鏖戰竟日，始將紅衣軍擊退。據英軍官報告，紅衣軍數約萬五千，槍械約半數，即此已足以表現紅衣軍的勢力了。

六月二十八日，孟買更有廣大的羣衆示威運動，與警察發生強烈的衝突，結果民衆

死傷五百餘名。

英政府在這緊張的局勢之下，利用其強大的海陸空軍，對印度的革命羣衆，作無情的殘忍的屠殺與壓迫，并宣佈嚴厲取締反英運動的法令。更將尼魯，及女領袖門西，喀普洛，三人拘捕。

印度革命運動的高潮，終於在這種殘酷的屠殺與嚴重的壓迫之下而降低了。當然，這種降低，是暫時的。

果然，孟買的羣衆，遂於八一節舉行盛大的示威運動，與軍警發生衝突，死傷之數達三百餘人，被捕一百八十人。這次大屠殺，引起各地民衆激昂的反抗。同時，國民會議執行委員會，亦議決抵制英貨到底，并發通告激厲所有機關及民衆，排斥英貨，抵制立法院及官吏。此外，并撤告全國人民，提回英銀行中及郵政儲金局的存款，對英國的航業及保險等，亦不予維持。

八月四日，在聯合省內畢利亞地方，有印人一萬五千舉行反英大示威運動，結果，

被警察擊斃五名，傷數十名。繼續這次而起的反英戰爭，便是西北邊境白沙瓦地方亞夫里族的武裝革命運動。亞夫里族，是回族中最強悍的部落，在印度歷史上反英最堅固的團體。據西門的調查，他從英統治印度起，武裝反英的事件，不下百餘次，平均計算，每年都有一次。所以他們這次革命運動，是有很深長的歷史，并有蘇俄及阿富汗的援助。英政府用盡了殘酷的方法，經過數月的激戰，才能把他們征服下去。

雖然，印度革命運動的高潮，在英帝國主義殘酷的屠殺與欺騙間種種的政策之下而下降了。但是，他們革命的情緒，是仍然存在着。在一九三〇年十月末，太晤士報的通訊員說：「雖然，在實際上已滿足了罷工工人的要求，可是在近兩月來我們的心緒，却經常的在疑懼驚慌的狀態中」。這就是表示印度革命運動的潛勢力，仍然很大，并且有且夕暴發的可能。果然，是年十一月末，在那格浦所舉行的印度工人職工代表大會常會上，除了把職工運動中的右派領袖周施及加門享爾驅逐出去之外，并議決抵制英政府派遣印度調查工人問題的委員會，脫離國際聯盟下的國際勞動委員會，加入太平洋職工同

盟秘書處，拒絕尼魯憲法草案，否決了右派分子所提召集亞洲職工同盟大會討論議案。

經過這次印度職工代表大會常會之後，印度的職工運動，就發生極大的分化。由職工大會裏驅逐出去的右派分子周施及加門享爾等，組織他們自己的工會，去依附英帝國主義，作印度職工運動的漢奸。同時，印回兩教徒，亦在英帝國主義挑撥離間收買利誘之下，發生分化作用。印度革命的統一職線，從此就為英帝國主義的奸計所破壞，而印度之革命運動，亦因此陷入危機。

英帝國主義既已用盡了殘暴的手段，把印度的革命運動壓迫下去了，就根據西門委員會的報告，而召集御用式的印度憲法問題的圓桌會議，來進行鞏固英國在印度的統治權。這個御用式的圓桌會議，是從一九三〇年十月二十日至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九日，在倫敦聖哲姆斯宮開的。在這次會議上的御用人物，不僅沒有經過印度人民形式上的選舉，而且全數是王公地主和著名的英國走狗，連印度資產階級的國民會議，也沒有一人參加。與其說他們是印度的代表，不如說是英國在印度資產階級的代表。在這幕滑稽戲中

所唱的主要歌曲，不是自由領土的要求，而是藩屬加入英領印度，為英帝國主義造成整個的統治權；所以這次會議的結果，除了鞏固英國在印度的統治權外，印度人民得不到一點實際的利益。

我們為明瞭這次御用式的圓桌會議的內容，首先來分析這次會議的御用人物，其中可分為以下三種人物：

一、印度各王公的代表十六名，其重要者，如巴洛達王，比如納爾王，巴提拉王，格爾阿爾王，區城奴會議員亞木德汗，哈拉德巴德王國大臣哈伊達利，買索爾王國首相伊斯梅爾等。

二、英領印度各省的代表五十名，（後來又增加數名），其中都是印度教徒與回教徒徒中極右的份子，與英帝國主義最忠實的走狗。其重要者，如亞嚒汗，沙石特里，莎浦爾，賈格爾，沙巴拉陽夫人，納瓦志夫人等。

三、英本國的代表，其中屬於工黨者，為麥克唐納爾首相，桑客卿樞相，印度大臣

威其德本，外相托馬斯，及拉賽爾伯，斯密斯等，屬於保守黨者，爲皮爾卿，莎阿亞，賽托蘭德夫人，阿里斯坦列氏，屬於自由黨者，爲李丁額，羅向莎格巴德，哈米爾頓，愛伊莎克夫德等。

我們現在再來看這個圓身會議中的聯邦結構委員會，於去年一月十二日，所發表的報告書怎樣，他的要點如左：

一、印度聯邦行政大權，賦與英皇或英皇的代表總督，另設內閣，由總督任命，并規定其任期。

二、內閣輔佐總督，備其諮詢，閣員可受總督命令，組織政府，但其存在，須得立法院的信任爲條件。

三、從來英國議會所行使的印度統治上的一切權利，及責任，不能即時賦與印度，必須設一過渡時期。在此過渡時期內，國防及外交關係的政務之責任，由總督負之。此外交關係，係包括與印度聯邦範圍以外的印度各邦的關係。

四、在過渡期中，在上述政務以外，所發生的某種特別事件，亦由總督負責辦理。

五、總督爲完成自己的任務，得自由行動，且爲施行其決定應賦與必要的權限。

六、假設萬一印度聯邦憲法有被破壞的時候，應賦與總督以充分的權限，使其能執行英政府所頒發命令的政務。

此外，關於立法機關，亦主張採兩院制，上院議員額數定爲一百名至一百五十名，下院定爲二百五十名，至於任期與選舉法，亦有所主張。

英首相麥克唐納爾，并於去年一月十九日最後一次會議上，提出一空泛不堪，毫無內容的議案，要求大會通過，作爲這御用會議的結束，其大意如左：

「英印圓桌會議，曾收到各分組委員的報告，及其附屬的種種記錄，合此兩者，即可作爲印度憲法最有價值的材料。因此等報告，關於主要的基礎案件，各方意見已有極一致之點。今後精細的研究各種較小的問題，預料必有多大的希望。而且本圓桌會議研究的諸問題，今後更感覺有刻不容緩而速即實行的必要。在此項研究工作

中，對於姆斯爾曼，西克及其他下層階級與少數民族問題，爲求獲得安全保證的途徑，實覺有使之包含憲法條文中的必要」。

這次圓桌會議的成份，既完全是統治階級及其走狗，當然他的工作，除了鞏固英國在印度的統治權之外，絕對不會給印度人民以任何實際的利益，至於完全樹立或自治領，則更談不到；所以自去年一月間，這個不好的消息傳至印度之後，即引起印度民族資產階級極端的不滿，而印度的民族運動，亦就在印度資產階級領導之下，恢復轉柔，逼得總督歐文設種種方法誘惑在獄的甘地，與甘地訂立以下七條協定。

- 一、停止非武力抵抗運動。
- 二、停止排斥英貨，不能以此爲政府鬥爭的武器。
- 三、釋放非武力反抗之政治犯。
- 四、允許鹽區居民（指貧民）製鹽自食，并販售於其村內。
- 五、允許監視外國布疋及酒店，但不能有暴動行爲。

六、撤消非武力反抗期內頒佈之法令。

七、不干涉英貨之買賣。

甘地及其黨徒，根據這個協定出獄，麥克唐納爾政府，又想籠絡甘地及其他國民會議的先生們，於去秋在倫敦又舉行第二次圓桌會議。在這次會議中，英政府除了加請甘地及印度民族運動中重要的人物外，還有各黨派的人員參加，其被請出席的人數，有一百〇八人之多，在會議中組織辦理聯邦憲法，及辦理少數民族權利的兩組委員會，甘地即為這兩組委員會中的委員之一。甘地與他一個兒子一個秘書及萊德女士，（係已故英海軍上將史萊德之女）奈都夫人，馬拉維雅，與巴台尼一行人，於九月十二日到達倫敦。十三日與英相麥克唐納爾會晤，十四日即出席聯邦結構委員會，（即上述辦理聯邦憲法，與辦理少數民族權利兩委員會）。他在這個會議上演說，表示他最大的志願，乃在見大不列顛與印度間成一自由平等的合夥，并說他這次來英，擬盡力尋找英印間妥協之點，英政府可不必以他欲妨礙權威為慮。他宣讀印度國民會議在喀拉奇通過完全獨立的決

議案之後，即可接受距會議完全獨立主張不遠的整理，惟這種整理，須符合他使命中所定的根本原則。他認英相的宣言，與印度國民會議的要求，相距太遠。而國民會議所企求的，是兩民族間成立一種合夥。如合夥能夠成立，則兩國必能和諧相處。英國必不願印度肩任過重的担負，印度亦不願拒絕彼所應盡的責任。這就是他第一次聯邦結構委員會上演說的要點。

甘地雖立在英帝國主義的面前，把印度國民會議完全獨立的決議案，自動的拋棄了，要求成立英印間的合夥；但是，從英帝國主義利益的立場上看來，那裏會慨然允准甘地成立英印間的合夥呢？甘地真是夢阿。麥克唐納爾雖則假惺惺的唱過五里雲霧中的印度自治的老調；但他在會議上所努力的，正是鞏固并擴大英國在印度的統治權。是想將英屬印度及各王公國聯合為一整個的印度聯邦，而受不列顛帝國的統治。這個會議，是於去年十二月十四日閉會，結果，僅僅議定下列殘缺不堪的新聯邦中央議會制度的草案：

一、聯邦中央議會，為上下兩院制。

二、上院議員定爲二百名，下院爲三百名，聯邦中各獨立王公國所選出之議員，數在新議會中佔上院全數之四成，佔下院全數之三成。

三、上院議員，均由各地方議員選舉之，下院議員的選舉，採大選區，由有資格
的選民選出一部份，其餘由地主實業家及勞動者選出之。

我們現在再來看英相麥克唐納爾，在末次會議上的演說，他說：

「依英政府之意見，全印聯邦，乃真正解決困難之唯一方法。英政府贊成負責中央政府之原則；但附以過渡時之保留與保障。西北省與辛德皆將改爲獨立省份，各方面都勸英立即實施印度各省負責政府之完全計劃。而圓桌會議，亦欲有包括一切憲章；故在此方面，僅作一部份之進行，但非各代表所歡迎。英政府在此環境之下，不欲對此作一部份之解決，惟情勢或有變遷，目前遑作不可挽回之決定，實非必要。最爲各省與中央進行之阻礙者，卽爲民族問題之僵局。但政府不願承認此問題之一時的失敗，有終久性質，若印人自己不能解決此事，則

英政府不得已唯有適用臨時計劃耳。印度將來憲法發展中之第二步驟，須來自圓桌會議委員會。該委員會，將在印度進行工作，並與英政府作極密切之接洽，所有財政的問題，以及印人參政制度，皆將由此委員會處理之。此次大會，雖未實現民衆之全部願望；但較諸一年前之地位，已大有進步。現雖未得完全解決方法；但英政府願不斷的努力工作，務使彼此經營，獲有成功之結局。」

這第二次英印圓桌會議的結果，實使印度的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代表，以和平反抗運動，可以達到自治地位的希望，完全落空了。甘地及其他代表，既不得要領，受了欺騙，乃怏怏然返國，企圖恢復他們不合作運動。關於此點，甘地曾有明白的表示，他說：「這次會議，依余觀之，直可謂爲完全失敗。故余祇可適返故鄉，竭力從事於印度國民會議力量的表現」。又於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孟買說道：「上次奮鬥，印人曾與棍棒相抗，此次奮鬥，或將與槍彈相抗」。可是英帝國主義在印度的陣勢，早已佈置完畢；故甘地於返國後僅數日，即爲印度政府所逮捕，其妻子及重要黨徒，亦都先後被捕。

國民會議主席小尼魯，亦早在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爲歡迎甘地回印而被捕，最近英政府復通令各地交通機關，禁止國民會議員乘搭車輪赴德里開會，并謂國民會議代理議長奈都夫人，亦已於日前由孟買乘車赴德里之時被捕，這些象徵，都是顯然預告印度民族大革命之來臨，和英帝國主義採取高壓手段之必要了。

二十、甘地主要的社會政策

甘地於一八六九年十月二日生在印度加細亞伐省之普爾班達地方，他的祖父及父親，都曾任財政要職；所以家頗豪富，而居最高等級的地位，他十二歲與伽士圖爾貝女士結婚，一八八八年遊學於英國倫敦大學，習法律并研究基督教的著作，及西力一般的文明。他於一八九一年畢業返國，即在孟買充任律師。

那時，甘地看見在非洲十餘萬印度的僑胞，被白色人侮辱與虐待，處於極可憐的地位。甘地爲這些受苦的僑胞表極深切的同情，并憤恨不列顛帝國之下有一塊地方對印

人作化外的種族看待，他僅於二九三年赴南非洲，用全副的精神，爲受壓制與窘逐的僑胞辦理訴狀。往返印度與南非洲之間有十餘年。歐戰起後，他本着印度國民會議議長拿列治提倡自治的主張，而創設印度自治協會，自爲會長。但他在歐戰期內及戰後幾年，還是效忠英政府的主要角色，直至一九二〇年，他才開始他的不合作運動。而他提倡不合作運動最大的原因，就是在表同情於受壓迫者及受痛苦者。安尼魯曾說：「甘地反對英政府，他的最緊要的訴辭，就是英國壓制貧民，他在處處所眼見的飢民，與所眼見的活骷髏，很激動他。他因爲想拯救他們而日夜不安。」安尼魯又說：「後來甘地的不合作運動，到最熱烈的時候，他向英政府提議，若是英政府能爲印度貧窮者謀救濟，他就不辦這件事，願意同英國官吏合作。」所以甘地社會的政策與不合作運動的觀念，最深的基礎，就是建築在人道主義上面。這是同印人所受的痛苦有極大的關係。且在他多次傷心的閱歷中激發出來的；但我們研究印度實際的情形，與民族解放實際的道路。當然，是要比甘地所研究，以及所採取的更進一步。

我們現在來看甘地最主要的社會政策怎樣：

甘地第一個主要的社會政策，就是廢除階級制限。因為他看見印度亡國的主要原因，就是階級形勢的敵對，與階級利益的衝突。按印度古代傳下來的主要階級有八十四個，次要階級有數千個。并有佔印度全人口五分之一的巴里亞人，被視為賤族，被拋棄於化外，與其他階級的人不能為伍，不能同桌飲食，不能同井汲水，不能同居在一個村落，不准他們的孩子入學。就是在無產階級當中，亦有很多不同的階級，上級的人不肯同下級的人在一部機器上和坐在一條凳上工作。甚至於說下級人的影子，亦能污辱上級人的身份。印度這種遺傳下來的惡風習，造成今日的惡命運。那些上級的印度人，沒有料到自已把巴里亞人當作奴隸，而自已就完全變作不列顛的奴隸。巴里亞人受印度人的虐待與壓迫，與印度人受英國人的虐待與壓迫，是沒有什麼原則上的不同。所以印度要脫離英帝國主義的統治，必先要把自由平等給與自己的被壓迫階級。因為不能保護內部的弱者與無告者，則民族解放運動的力量，是無從團結的。不能團結整個民族的力量，

則民族的解放就沒有成功的可能。

甘地因爲有上面種種的認識，他爲了要統一民族解放運動的戰綫，所以就解放巴里亞奴隸的工作，當作他全部政治活動中主要的觀念之一。他對印度教徒曾說：「必要推倒不可摩（賤族）的惡習，然後才能解放印度。」他又說：「我請巴里亞人投入不合作運動。」這就是說，欲求印度民族的解放，必先要解放巴里亞人，以不合作反對英人的統治，必先要造成全印度各個不同部份人們的合作。甘地爲求各個不同的階級合作，他自己就親身接近巴里亞賤族，而他自己所穿與所吃，亦完全巴里亞化，成爲巴里亞賤族的朋友與首領。這件反對奴隸制限最能動人的工作，就是甘地全部政治活動中最正確與最偉大的表現。

甘地第二個主要的社會政策，就是介紹紡車，恢復舊有的手工業，作爲抵制外貨的工具。因爲把印度弄到這樣普遍的窮困，就是英國強迫消滅從前很盛行過的印度家庭手工業。我們要曉得印度的農民，因季候風及雨季的關係，耕種的時間是很有限制的，在手

工業未消滅之前，手工業是所有農民的主要副業，他們除了耕作時間之外，男男女女在家裏織布，以所得的款項補助他們農業的收入。此外，在城市與鄉村中，還有千百萬專賴自己的手藝爲生的手工業者。自手工業在英人壓迫之下消滅之後，那些專以手藝爲生的手工業者，則失掉自己兩手的本事，成爲鄉村裏的僱農或城市裏的流氓，而那些以家庭手工業爲副業的農民，亦因之收入大減，陷入窮困，甚至自甘暴棄，習於懶惰。結果，把印度所出產大量的棉花，送往英國或日本紡織，使印人每年不能不買外國的布疋。每年輸入的布疋，約值六萬萬盧比，較之棉花的出口價值大得多。印度人雖則種了很多的棉花，反每年要花費六萬萬盧比，購買外國的布疋。這種輸出生貨與輸入熟貨的現象，就是印度窮困與滅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因此，甘地認花於軍隊上的大宗款項，固然足以使印度民窮財盡；但還不及消滅家庭手工業的那樣厲害。他說：「我曾走過印度，無處不聽見人民傷心的苦不忍聞的叫喊，……全國都是無錢，無處不是人們訴苦，說無錢購買必須的衣服和食料。」他又說：「

買外國衣料的錢，十個之中不過有兩個是到工人的手上去，其餘八個是到了資產階級的手裏去的。但是，無論什麼人買印度手織的衣料，所花的錢，却都是直接到了織布和紡紗工人的手上去，沒有一文錢到資產階級手上去。」所以甘地認紡粗布穿粗布，是印度民族的聖典。而介紹紡車，恢復舊有的手工業，亦就是真正解放印度的鎖鑰。

甘地是視工廠和機器，為社會的大禍。他說：「我們若只靠機器紡織的布疋，我們就危奪取貧人之所需。不然，至少也增加機器布的價錢，多加織布廠，也不能解決此問題。要耽擱很久才能塞滿厝，而且不能分給六萬萬廬比於我們的家庭，多加織布廠，只能發生集中錢財和勞工。既是這樣，只使紛亂更甚。」他又說：「在孟買紡織廠的工人們，已經變作奴隸了。在廠作工的婦女們的情形，令人害怕，我不能不說我們印度，與其增加工廠，不如送錢到曼哲斯得用薄布，我不怕人當我這話是邪說，我們用曼哲斯得布，不過躁蹋錢罷了。如在印度再造出一個曼哲希得，錢雖然在國裏，却要犧牲我們的血。因為我們的道德基礎，暗中被毀了；所以我們對於印度增多紡織廠和紡織機，是不

甘地這種經濟的計劃，在一般的說來，是開歷史倒車。但是，在印度特殊的情形之中，亦有他相當的價值。因為印度不管城市或鄉村裏失業的人數，都非常之多，如同我國目前一樣。如能恢復舊有的手工業，雖不足以抵抗外貨的侵略；但確實可以減少印人的懶惰與失業。甘地說：「一百個印度人中，有八十個每半年都是被強逼變作無業的人，惟有把已經廢棄的手藝恢復轉來，他們才能夠有新的財源。一日印度人無工可作以謀生，一日必要死於飢餓。」他又說：「我們若為印度的挨餓羣衆設想，必要介紹紡車到他們家裏去，使他們每日紡織，作為一種聖禮。那些明日要餓死的人，今日的衣料還要別人做。而印度的婦女們，更因為無事可做，他們的道德一日墮落一日。」因為甘地深信只能用紡車來織布，才能恢復印度的健康，所以他又提出用外貨是反對國產的大罪。他說：「假使我穿隔壁紡織家所織的布，在我既有衣穿，在他也有飯吃，如我不穿他的布，反去穿英國最新的布，要他飢餓，豈不罪惡麼？……連一尺外國布入印度，就是從

挨餓的印度人嘴裏搶去一頓飯。」

甘地爲了恢復舊有的手工業，爲了獎勵手工業者紡織土布，爲了抵制外國布的輸入，乃提出抵制和燒毀外國布的口號和政策。甘地認爲燒毀外國布疋的意思，就是印人表示懺悔自己以往的罪惡，亦就是燒毀印人好用外國美貨的好尚；所以那種抵制和焚燒洋布的政策，不是怨恨或懲罰英人，而是懲罰印人自己。與印度仇英的觀念，完全無干。甘地又認抵制和焚燒洋布的政策，並不是抵制所有的外貨。他說：「印度並不願閉關自守，不同外國貿易，凡是貨物只要不是布疋，是外國所製造好過我們的，我們必定很感謝的購用。我只排除全數有害於國產的洋貨，這是很重要的分別。」關於焚燒洋布的政策，甘地又在答復太戈爾及其他友人，問爲什麼要焚燒貴重的洋布，而不分給貧人們穿的文上寫着：「印度無衣穿的人們，所最要的是工作，不是這種貴重的衣料，我一定不肯給他們以這樣珍貴的衣料，去羞辱他們。……印度有千百萬穿破衣及無衣可穿的人們，但他們并不要振濟，要的是工作。……我們假使把這樣華麗的綢緞分給貧人們穿，就

是一件罪惡，就是好像把不用的很值錢的梳妝所用的刷子給他們；所以我們盼望焚燒洋布繼續辦下去，把這個政策傳播至各處，等到所有外國的衣料都燒化爲灰。不然，都送出印度國境，才停止不燒。——當然，甘地這種觀念和思想，不是從天空落下來，而是英資本主義在印度侵略政策之結果。因爲英資本主義要把印度當作自己原料的來源，及商品的銷場。而有系統的把印度的舊有手工業消滅了，使印人不得不用英國的布疋。同時，把印度許多種稻的田地，都改種棉花，使千百萬手工業者，及計不勝計的小農和佃農，都破產了陷於窮苦飢餓的地位。所以甘地反對機器及厭惡資本主義的政策，就是千百萬窮苦受挨餓的手工藝者及農民的呼聲。因爲甘地看見機器，不僅不能改良印度工人的地位，而且把工人的地位弄得更壞。甘地在回答太戈爾的弟子羅摩漢特爾的問話上說：「我并不是反對所有的機器，而是反對以機器節省人力的瘋狂思想，致千萬人無工作，倒斃在街道上。我要爲全人類求工作求生活，我不願幾個人犧牲了社會以自富。現在機器正在幫助小數的人，以犧牲羣衆而過活。這小數人利用機器的動機，不是人道主

義，而是貪得無厭。我要盡我的力量，攻擊這樣的事。」可知，甘地是與其他的革命領袖一樣，判斷每種製度的良否，所用的標準，全看其是否有利於羣衆。所以他除開幾種歐洲實業家所用以致富的機器之外，是不在反對之列。例如他對縫衣機器，不僅不反對，反且認他是家庭實業的一種利器，有助於家庭經濟的發展，幫助貧人們謀生。

自甘地看來社會組織好壞的試金石，不是聚在小數人手裏的資財，而是在大多數人羣中個個都有可靠的生活。他曾寫道：「一國的秩序的試驗，不在乎幾個擁有百萬家資的人，而在乎羣衆裏無挨餓。」他又說：「……從前歐人用人力耕田，他們現在用機器，一個人可以耕種大批的田，使地主們發了大財。……從前人們露天作工，他願意作多久就作多久，現在幾千人聚在一處，在工廠裏作工，他們不能不冒性命的危險，替擁有千百萬的富翁作最危險的事。……」

甘地根據他自己上面種種的見解，就認定若如拿一個用英國的主義和方法產出來的印度政府，來代替現在的英國政府，是不會產生什麼有價值的利益；所以他很希望印度

完全脫離歐洲的文明，恢復印度到耕而食織而衣的舊社會。

我們現在來看那些反對甘地這種守舊思想的人們怎樣說，帶有國際主義色彩的太戈爾說：「甘地的嘗試，使印度同西方分離，是精神的自殺。西方爲人類爲人道主義奉行一個重大的使命，若嘗試用人力同西歐分離，是一大錯。無論那一個民族絕不能與其他諸民族分離而能夠完成自己的解放。根據印度的自由和獨立，於拒絕無論什麼外國事物，是辦不到的。」另一個印度資產階級的代表尼魯，他盼望西方文化侵入，使印度的貿易與實業興旺，增加印度本國資本家的財富，而堅決的反對甘地這種觀念。他曾說道：「甘地成功，就是反動力成功，諸反動力嘗試達他們所謂民族獨立，其實是意在他們的專橫。」

我認爲甘地這種抵制外貨，焚燒洋布 反對機器等種種觀念，是與印度所有古老傳統的思想 and 學理有密切的關係。是發生於拯救窮苦和慈悲憐憫的倫理和宗教的理據之上。他這種政策和觀念，雖則是誤解了經濟發展的規律，有洛特主義的傾向。（洛特是英

國的工人，於一八一一年引起反對機器的流血暴動。可是，從印度民族生存的問題上，以及印度經濟的地位上而論，其中確有莊嚴的真理存在。但我們研究印度抵貨的方法，當然應比甘地上面所採取的方法，更進一步。因為根本的問題，不是在紡車，而是在推翻英國的統治，實行關稅的自主，和改造整個社會的組織。

甘地第三個主要的社會政策，就是使數百年來格格不相容的回教與印度教發生緊密的聯繫。我們曉得征服的回教徒與被征服的印度教徒，一向就是仇視與對敵的。於十七世紀哀克班帝時，雖曾力圖兩教徒的和睦。但終未得什麼結果。從來回教徒即時常結好於英人，以保全自己較高的地位，如在一八五九年西頗亞革命及歐戰之時，回教徒都處於反動的地位，與英人同一鼻孔出氣。及至一九一九年，英人在歐戰時對印度教徒及回教徒所有的諾言，完全廢虛之後，才引起印回兩教徒同樣的憤激，甘地即利用這個時機，使這兩教合作，共同反對英國。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回教哈里佛大會開會時，甘地當主席，很熱心的幫助他們要求，宣布奉印度教的人，願把回教徒所要求的事，

當作他們自己的事。甘地在這一次大會上，就把兩教的聯合打下一個很深的基礎。因為甘地深信欲與英國不合作，必先全國的印度人自己要合作。甘地這樣聯合印度人爲一，而一致反對英國，確是甘地最偉大的政策之一。

雖然，現在這兩教還有互相仇視之事，甚至有時有流血之事發生；但比甘地未發起兩教聯合運動之前，確好得多了。回教諸領袖不僅同甘地攜手，而且成爲甘地的信徒。甘地在他關於兩教聯合演說和著作中，是主張兩教同享絕對平等的權利。他說：「我向來不曉得一個奉印度教的人，同一個奉回教的人，有什麼分別。自我看來，同是印度母親的兒子。我曉得奉印度教的人數較多，人家都相信他們的知識較高。所以奉印度教的人應該喜歡傳授知識給他們回教的同胞們。到了奉印度教的同奉回教的相處，如親兄弟一樣，那時候才能有真正的一致，那時候印度才能有自由的破曉。」

我們明白甘地這種政策，就知道雖則兩教的聯合，僅是部份的而且是暫時的。而甘地這種偉大的運動，確有歷史的意義，在印度的歷史上佔最重要的一頁。

甘地第四個主要的社會政策，就是不合作運動，但這不合作運動，不是甘地所手創，而是印度所常用以作政治鬥爭的利器。如二三年在班拿勒斯所試行的不合作運動，以反對英政府的不公道，全市鎮裏的店舖，都閉門，人民都不作事。但人民絕對的服從他們自己的領袖的訓條，嚴守紀律。這次舉動很有成效，使政府讓步，取消了不公道的稅捐。一八〇年買索爾也曾發現不合作運動的嘗試，直接反抗買索爾的封建主，間接反抗英帝國的侵略。關於這次不合作運動，英國的代表有以下的報告：「人民離開村莊不耕不種，把官吏都閑走了，無論什麼稅都不納。但是，無論什麼地方都不鬧事，也無人用兵器。人民們都聚在樹林裏，所吃的東西，都是晚上從鄉村裏送來的。他們很曉得有許多方法可以反抗政府，而其中最常用最有效的，就是完全不同官吏們合作。」廿世紀之初，英政府想重新劃分政治區的時候，買孟的人民，亦曾在一位偉大的印度思想家兼政治家，高斯指揮之下，宣佈抵制英貨，不與英國官吏合作。太戈爾最早的自由歌，亦就是在這時作的。他勸印人用全副的力量，性命，財產，以求印度之自由。那時，孟買的

民家，很聽他們的詩人和政治領袖的話，男男女女都把自己所穿的英國料所製表的衣服脫下，來焚燒了。同時幾乎所有印度本國的官吏，都不去辦公，抵制英國的行政官吏。

然而，不合作運動，及至甘地領導的時期，始有真正政治的表現。甘地以不接受英國政府所頒給的官爵，不進入英國式的法庭，另設學校使學生不進入英人所設的學校，不購買英貨，不派代表至立法院，印人不再在英政府或不列顛軍警行伍中服務，及不納稅等種種方法，不與英政府合作，造成廣大的無暴力抵抗。這就是說，用印度人的純粹精神力量，反對英國的兵力壓制，以使印度脫離英國的管轄。不過我們在這裏要記得，甘地這種不合作的消極舉動，是於一九二〇年才開始的。因為他一向是忠於英國政府的，即在歐戰後英政府就延履行在歐戰時的許多答應的時候，甘地還相信英政府不過要展緩，遲早總會履行。甘地對英國這種希望，直到一九一九年路拉特法案宣布，及旁遮普慘案發生之後才打破。

甘地的不合作運動，第一，是受托爾斯泰不抵抗主義的影響。第二，是受印度宗教

及古學中的仁愛和平的影響。第三，是因英國武力壓迫的嚴重。使他信深無論什麼武力暴動，政府都能用軍隊壓倒。但軍隊不能阻止和平的不合作。因此，甘地非武力反抗的策略。第一步，是印度人辭却所有榮銜的名譽職。第二步，是召回全數印度官吏，離開職守。第三步，是所有印度人的警察和軍隊辭職。第四步，是普遍的「不納稅」。

甘地規定自己的不合作運動的界說，他寫道：「我的不合作的意義，必要不用武力，既不是示罰的，亦不是報復的。既不根據於惡意，而欲行懲罰。亦不根據於怨恨而或行報復。……我們的主動，所以成其為有道德和平的奮鬥；因為我們用仁愛代替這個主動的根基。……」他又寫道：「不合作，是一種舉動，意在請英國人用有禮的條件，同我們合作。不然的話，請他們退出印度。這個舉動，是要安置我們兩國的諸多關係於一清潔基礎之上，要規定這許多關係，使其同我們的自重和體面相安。」甘地又在規定自己的愛國主義的界說上寫着：「我的愛國主義，就是人道主義。因為我是個人，又是愛人的，所以我愛國。我的愛國主義，不是專愛本國的，我並不為印度出力。」

傷害英國或德國。在我的生活計劃中，不容帝國主義。」

我們從上面看來可知甘地不合作運動，是純粹消極的與完全避免武力的政策。我們亦是愛和平者，很希望能夠用甘地的方法，解決印度與全人類的問題。但是，英國征服和統治印度，都是依靠他的武力；所以印度欲求獨立，亦須如美國用武力得獨立，愛爾蘭用武力得自由。這是歷史的事實，不能否認的。而且經過這次日本帝國主義對我東三省用武力進攻和佔據之後，使我更不相信印度或全人類能夠用甘地的方法，得到完滿的解決。並且使我從此相信所有被壓迫的人們，只有用自己的武力，能夠解決自己的痛苦。

二二、印度民族運動的前途

我們從上面印度歷史中的各種事實看來，知道印度的民族革命運動，已由自治運動，轉入獨立運動，從非武力的和平反抗，轉變為激烈的武裝革命。但是，印度民族革命的途徑上仍隱伏着不少的危機。

我們曉得革命的成敗，是與領導這革命的領袖所採取的政策有莫大的關係。印度革命最高的指導機關，是國民會議。在這個會議中的領袖人物，就是甘地，彭迪尼魯，加瓦哈雷尼魯，奈杜夫人，瓦拉海彼得，馬拉維雅，狄亞白里，諸人，而其中尤以甘地與加瓦哈雷尼魯，彭迪尼魯三人佔首要的地位。

我們在上面曾經說過，甘地在大戰期間，是印度親英的領袖人物。大戰後一九一九年，甘地在恩拉柴會議上，還是主張與英政府合作，希望孟大格，辰茲斐德改革案實施。但是，英國對印度的政策，並無何種變更，同時，在阿母拉查，旁遮普，不斷的發生慘案，革命的潮流，一天一天的高漲與擴大，才於一九三三年三月捲出了甘地的不合作運動。甘地不合作運動的目的，只在獲得自治，與南非洲，澳洲，站在同等的地位。不合作運動的手段，亦是消極的抵制與非武力的反抗。他全部的政治思想，我們在上面亦都已寫過，無須來重述。

就他所提出的各種方案及政治思想看來，他一方面，想接受農工羣衆，的要求，另

方面，又想不放棄與英妥協的政策；所以他的主張，僅是一種玄妙的復古的理想，僅是向英帝國主義乞憐的辦法。他是懼怕革命運動的高張者，他是要把他不合作運動，放在英帝國主義鐵桶之內去進行；所以當一九二二年上半年，革命潮流極爲高漲的時候，他就轉過頭來壓抑民衆的革命情緒。他是始終反對以暴力推翻英帝國主義在印度的統治權；所以一九三〇年印度革命運動緊張的時候，他在「少年印度」報上說：「……余非愛武力反抗勝過或超過世間一切，余之進行此種運動，實出於愛印人亦出於愛英人，余願非自己痛苦，以求改變英人之意見，而不願傷害之。」同年四月廿四日在「少年印度」報上發表抗英運動的意義。曾說：「此次之抗爭，非欲實現獨立，而在使人民實現自治」他在革命運動最高張，而英統治權危在旦夕的時候，竟在領袖的地位，發表這樣放棄獨立運動的言論，使熱烈參加革命運動的民衆，如同冷水潑背，這實是無異直接抑制印度革命的運動，間接鞏固英帝國主義的統治。但是，我對甘地這樣嚴峻的批評，是春秋責備賢者的意思，並沒有絲毫的惡意。

奈杜夫人與狄亞伯里等，僅是在甘地非武力反抗的政策之下，指揮義勇軍，領導民衆，努力反抗鹽稅，及其他種種不合作運動而已；所以他們的目的，亦只在努力排貨和實現自治政府，對於獨立運動，亦始終沒有決心。

嘉瓦哈雷尼魯，是獨立黨的領袖，也是國民會議中左派極力擁護獨立運動的領袖。但是他的資望還較甘地爲淺，沒有左右印度革命傾向的能力。同時，他亦受着他的父親彭迪尼魯主張自治的影響；所以他對印度獨立運動，亦有時軟化與放棄。如一九二八年參預各黨聯席會議中的妥協議決案，以及一九二九年署名贊同印督歐文十一月二日的宣言，便可以知道他革命的言論雖然激烈，而革命的行動亦有時發生矛盾。

彭迪尼魯，是印度有名的律師，他是自治黨的領袖，也是代表國民會議中的右派，主張自治懷疑獨立運動的領袖。他的態度，時常傾向與英政府妥協，反對武裝革命。

我們現在再拿孫中山先生關於東方革命的策略，來與印度的革命領袖甘地的策略比較一下：中山先生在大亞洲主義上說：……「不過對於歐洲人祇用仁義去感化他們，精

在亞洲的歐洲人都和平的退回我們的權利，那又像與虎謀皮，一定是做不到的，我們要完全收回我們的權利，便要訴諸武力。……」甘地的主要策略，可以從他一本小冊子上的比喻中看見，他說：「不要生氣，應加以憐憫，須認盜讎是他的病態，窗戶洞開，自己的寢舍，也應改變一下，萬事的設備，皆爲他利便，這樣假使先前的盜賊重再光臨，形狀變了，他必稍覺恐慌，然而結果他仍盜去貨物。但自此以後，他的內心必起一種動搖，於是想打聽主人（被盜者）的情形於村中，因而知其主人寬大深厚的慈悲而爲所感動，後悔自三過失之念，隨之而生，終於歸還所盜去之物而求救，他的盜心，就這樣矯正過來了。」他又在不用武力，是成功的第一條件上寫着：「倘用武力反對政府的代表們，或反對不肯加入我們運動的人們，就是我們的退步，就是無用的踐踏無辜的生命。所以凡是熱心想不合作早日成功的人，則完全守秩序是第一的本務。他又說：「我的不合作的意義，必須不用武力。既不是示罰的，亦不是報服的，既不是根據惡意欲行懲罰，亦不是根據忿恨傷害仇敵。」

上面孫中山先生與甘地兩個主要策略比較的結果，更足以表現中山先生的崇高與偉大了。我相信而且堅決的相信印度的甘地，如果讀到中山先生關於東方革命（印度當然在內。）正確的偉大的策略，真會汗流夾背，慚愧無惶。因為印度的革命，只有採用中山先生的策略，才能成功。決不能在英帝國主義鉄桶之內求獨立或自由，更不能用那惡絕緣，斷食、齋禱、苦行、犧牲等宗教式、或盜心矯正的理想，求獨立與自由。印度這些缺乏堅定與勇氣的領袖，就是印度革命前途的最大危機。

我們現在再來看一看印度社會上的情形怎樣。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印度三萬萬二千萬的人口中，有四十五種不同的種族，四十餘種不同的宗教，一百七十餘種不同的語言，二千三百餘種不同的階級。在這種複雜情形之中，當然是沒有共同的觀念。既然沒有共同的觀念，所以他們的力量，就因相拒而相消了。這就，是說他們種族間宗教間，及階級間的利益，是互相對立甚至互相衝突，不相往來，不通婚媾。復因他們經濟地位的對立，各種利益的衝突，反映出政治組織的不同。如國民會議中左右派的對立，以及

自治黨，不合作黨，獨立黨，農工黨，共產黨，相互間的對立與鬥爭。而英帝國主義爲分化印度革命的勢力，復拚命的從中擴大并加深他們相互間的裂痕，使他們彼此間的衝突更形惡化。結果，不僅分散了革命的力量，而且給英帝國主義以進攻的機會，和不許印度實行自治的口實。這也不能不算印度革命前途的危機。

印度革命的勢力，雖已逐漸膨脹，革命的客觀條件，雖已逐漸完成，但是還沒有真正能領導和擔負這革命的政黨；所以過去印度的革命，是好比失却指南針的海船，在茫茫大海中不知去向似的。同時，因印人一般的文化，至爲低落，識字者僅佔全人口百分之六，而此少數的識字者，又都爲城市之居民，二萬萬以上的鄉村農民，則仍因知識的幼稚，度其不識不知的生活，沒有根據自己的經驗，來認識和尋找自己的出路；所以每一次革命發動之後，遇到英帝國主義的壓迫和利誘，卽自行瓦解。據西門委員會的報告稱：「印度三萬萬二千萬人民中，尙有二萬萬人民之思想與生活，仍在古代社會拘束之中。」此外，英帝國主義爲阻抑印度的民智，而拚命維持印度各邦王公貴族的封建勢力

；所以印度的社會，除一部分都會，漸進於工業狀態外，其他各地方，至今尚在封建狀態之中，致他們在主觀方面，沒有參加目前民族運動做政治鬥爭的要求。這種種，也都是印度革命前途的危機。

印度的民族運動，雖因英國在印度工業化的結果，工廠數達一萬五千餘所，工人日益增加，數達二千萬之多，以及鄉村裏因工業化的影響，而農民日益貧窮，人口日益過剩，作為民族運動廣大的基本勢力。但是，這廣大的無產階級與農民，既無強固的組織，又未受過教育與政治訓練；而過去之民族運動，又都偏於政治方面，其運動的方法，亦都是各走極端，或用不抵抗主義，或用暴動形式來解決民族問題；至於社會以及經濟各方面，多未顧及，一般民衆對於此種運動，既無相當之準備與了解，而在農工經濟生活上，又無相當之改進，以及改進之政策；所以往往革命發生之後，一遇到強力的壓迫，即自相瓦解，而完全失敗。

英帝國主義對付印度民族革命政策，是以他統治印度數百年的經驗，復加以繼續不

斷的改革，以期適合於新的變化與發展。他現在一方面，用盡了種種殘暴的方法，摧殘并壓迫印度的民族革命。另一方面，用各種零星的改良政策，來破壞印度革命運動的統一戰線。這就是說，他對印度的革命份子，則用強硬的手段，加以屠殺與壓迫；而對妥協的富裕分子，則用零碎的改良政策加以收買。所以印度的大工商資產階級及王侯與大地主，在自利主義之下，有且夕變為英國的附屬品轉來壓迫革命的危機。

我們從上面看來，印度民族革命的危機確是很多。但這種危機決不能阻止印度民族革命的發展。因為印度的民族革命，是英帝國主義在印度三百年來侵略并剝削的結果。很明顯的，英帝國主義的侵略一日不停止，印度的民族革命也就一日不會停止。而且在目前民族革命的階段上，因為共同的敵人英政府存在，民族利益超過階級利益的時候，不管英政府怎樣在他們中間挑撥，而那種利益不同的各階級勢力，是仍然可以結成聯合的戰綫，一致的反抗英帝國主義。同時，中國的革命勝利，與蘇俄的勢力深入中亞，均能策動印度民族革命，并使印度的民族革命，成為世界整個民族的問題之一部份。

現在，各帝國主義者正在預備第二次的世界大戰，將來戰爭中主要的角色，就是英、日、俄、美、法、德、意等國。我們不管將來這個戰爭中的組合怎樣，但總是給印度民族革命成功的絕好機會。因為印度與英國的關係，已到了如周爾格所說：「殖民地就如果實，成熟則離枝而落地。」的時期了。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一月出版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印度之研究（全一册）

（實價大洋六角）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干卓

校訂者 鄧文儀

出版者 拔提書店
南京國府路

發行者 拔提書店
南京國府路

代售處 各埠各大書店

#7

104021